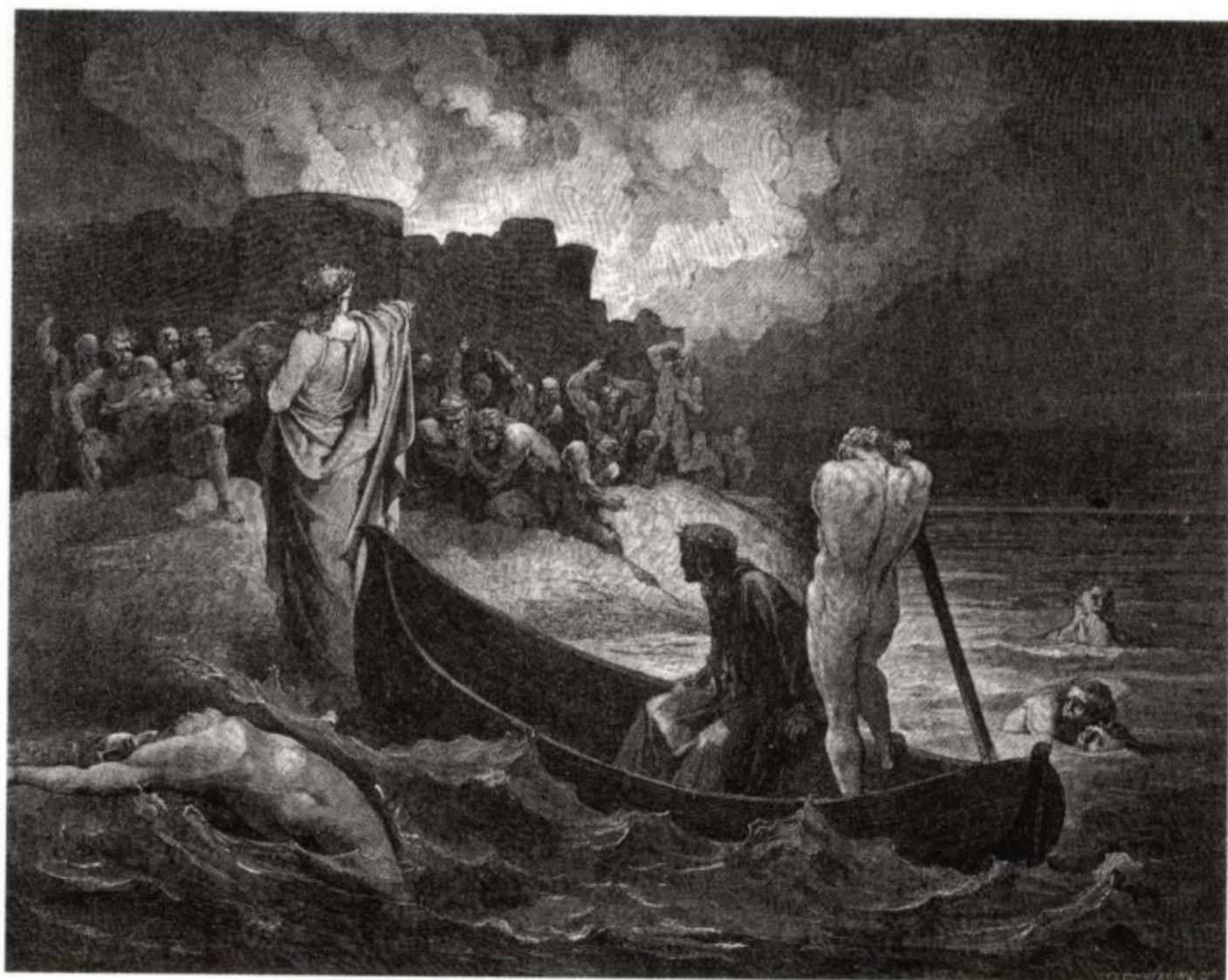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债与偿

[加]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著 吕玉婵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新平知覺
PDG

精典文库 KLASSICS

债与偿

PAYBACK

[加]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(MARGARET ATWOOD)

加拿大国宝作家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暂搁小说之笔，
以缜密思虑探究人类自古至今“欠债”行为的最新评论力作！

曾几何时，从房贷到车贷，从卡债到国债，人们举债度日，即使债台高筑、信用破产也无所惧。

曾几何时，勤俭不再是美德，量入为出已成消失的生活艺术，世界陷入万劫不复的无底钱坑中。

连动债引发金融体系崩解、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际，加拿大国宝作家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以其先见之明，抛出她对人类债务问题的真知灼见。阿特伍德谈古论今，从宗教、文学以及社会结构等层面探究此主题，下笔风趣，充满想象力，一语道破债就像空气——我们视为理所当然，直到事情发生问题。甚且提醒世人，连身躯都是借来的我们，享尽资源后该如何还报自然。

阿特伍德宛如百科全书般旁征博引，为我们爬梳各个脉络，信用卡、食罪、星舰迷航记、当铺与课税历史、雷纳德小说《黑道当家》与但丁的《神曲》、基督与浮士德，不啻魅力十足的说故事家！——《出版家周刊》

本书读来妙趣横生，机锋处处，充满智慧，尤其对欠债在我们的文化、观念、经济、生态，甚至未来所扮演的角色，分析精辟，直探底蕴。——《华盛顿邮报》

阿特伍德提醒我们，债务不只是政治经济问题，也不光是企业 CEO、国家领导人、风险基金经理人或抵押贷款人的事，它是文化问题。在众多对金融市场失序的评论中，少有人从借贷背后的文化观念角度出发探讨此事。本书所揭露的，当然不是艰涩的学术论点，而是阿特伍德洞悉恐惧世情后给世人一记当头棒喝的思想结晶。——《芝加哥论坛》

上架建议：文化评论

ISBN 978-7-305-06853-9



9 787305 068539 >

定价：20.00 元

债与偿

Payback

Debt and the Shadow Side of wealth

Margaret Atwood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债与偿/(加)阿特伍德(Atwood, M.)著;吕玉婵译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 - 7 - 305 - 06853 - 9

I. ①债… II. ①阿… ②吕… III. ①演讲—加拿大—现代—选集 IV. ①I71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9951 号

Margaret Atwood

Payback: Debt and the Shadow Side of Wealth

Copyright © 2008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 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published in 2010 by NJUP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 - 2009 - 284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 版 人 左 健

书 名 债与偿
著 者 (加)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
译 者 吕玉婵
责任编辑 李雪梅
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6.375 字数 112 千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305 - 06853 - 9
定 价 20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 - 83594756
电子邮件 Press@NjupCo.com
Sales@NjupCo.com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献给格雷姆和杰丝，
以及马修和格雷姆·德·扬格

目 录

一 古时候的公平/1

二 债与罪/35

三 债的故事/71

四 灰暗的一面/109

五 还 报/145

后记 & 致谢——那些没说清楚的事/183

一 古时候的公平

加拿大自然作家塞顿(Ernest Thompson Seton)二十一岁生日时,有人送上一份奇特的账单,原来他父亲记录了他童年与年少时的每一笔花费,其中包括医生接生费用。更奇怪的是,塞顿据说还付了这笔账单。我本来认为塞顿的父亲行事古怪,现在倒不免质疑,要是原则上来说,他是对的呢? 出生为人,光就此一事实,我们是否就亏欠了某人、亏欠了某事呢? 如果是的话,欠了什么? 亏欠谁? 亏欠什么事情? 还有,应当如何偿还?

写作此书的动机是好奇,我的好奇心。我对某一主题的了解甚少,因而对它产生了好奇,我希望透过撰写此书来探索它。那个主题就是:债。

本书不谈债务管理、睡眠债、国债,不谈每月的预算管理,更不去谈债务其实是好事,因为借了款,钱会增加。购物狂或判断自己是否为购物狂的方法也不包括在内。以上题材,书店与网络所在多有。

本书也不探讨更恐怖的债务形式：赌债加上黑手党报复；轮回报应，自食恶果，来生转世为甲虫；捻着八字胡的债主，以欠缴房租为由，胁迫美女发生非自愿性行为的通俗闹剧。不过，或许涉及此类话题。债，是人类的观念，因此也是想象出来的观念，本书探究这项观念如何反映并且扩张人性无餍的欲望与残酷的恐惧。

另一位加拿大作家麦克劳(Alistair MacLeod)说：作家，写出他们担忧之事。我添一句：也写出他们不解之事。就我所知，本书主题是最令人烦恼、最令人困惑之事：金钱、故事与宗教信仰的独特交叉连结，往往挟带着爆炸性的威力。

成年时所不解之事，在孩提时期即开始迷惑我们，至少这确实是我的亲身体会。我成长于一九四〇年代末期，在当时的社会，永远不该对三件事提出问题。一是钱，尤其不该过问某某人赚多少钱。二是宗教，打开宗教相关话题，等于直接开始评判异端，甚而会出现更可怕的结果。第三件事是性。我与生物学家同住，教科书散落一屋子，我可以翻书查看与性有关的事物，起码了解了昆虫的交配行为，因此我对昆虫产卵管毫不陌生。孩童面对不可闻问之事，感到十分好奇；而我的这份好奇，集中在另外两个禁忌领域上：财务与宗教。

首先，这两个领域看似井水不犯河水，各有所归。上帝之事，目不可见；而凡间之物，具体有形。后者化为当时多伦多为数不多

的物质利益,也以金钱形态呈现,而对财富的爱,是万恶的根源。然而,在我阅读无数次的漫画中,有唐老爹(Scrooge McDuck)这号人物。这位富翁与狄更斯(Charles Dickens)迷途知返的知名小气鬼施顾己(Ebenezer Scrooge)同名,施顾己性情暴躁,一毛不拔,行事往往偏离正道。而唐老爹财大气粗,在庞大的财库里装满金币,与自己收养的三位外甥在其中泼洒钱币,仿佛身在泳池之中。钱,对唐老爹与年幼的三胞胎小鸭,不是万恶渊藪,倒是令人开心的玩物。以上观点,何者为是?

没错,生长在四〇年代的我们,小时候通常都有点零用钱。我们不该谈钱、过分爱钱,却被期待在年纪轻轻时要学习管理金钱。八岁时,我得到第一份支薪工作。在此之前,我认识金钱的方式很有限。我每周得到五分零用钱,这笔钱能买到的蛀牙,比现在可买到的多许多。一分钱的硬币如果没有花在糖果上,就存在原用来装立普顿茶叶的锡盒内,盒面有鲜艳的印度花纹,还画有大象、华贵的蒙纱淑女、缠头巾的男子、寺院拱顶、棕榈树、蓝到不存在的天空。硬币一面沾了茶叶,一面是国王的头像。我对它们的喜爱,取决于它们罕见与美丽的程度:英王乔治六世(当时在位的国王)是常见的流通货币,在我势利的小天平上属于低阶,而且,他没蓄胡留鬓。不过,毛发较茂密的乔治五世硬币还有若干在流通使用,运气好的话,我还能有一两枚髯毛满脸的爱德华七世。

我明白这些硬币可换取货品,例如蛋卷冰淇淋,可是并不觉得

它们比我童年时使用的其他货币单位，如：香烟包装附带的飞机图卡、牛奶瓶盖、漫画书、各式玻璃弹珠，来得更高级。无论何种货币单位，原则一概相同：罕见与美丽程度增加其价值，兑换率由孩童自订，只是讨价还价的场面层出不穷。

有了工作，一切变了。我每工作一小时可得二十五分，好大一笔钱啊！更何况工作内容只是在雪地里推婴儿车，只要将活着、没冻僵的娃娃送回，我便得到这二十五分钱。就是在人生的这一刻，任凭上面人头为谁，一分硬币终于与其他一分硬币等值了。我因而学会了重要的一课：在复杂的金融圈中，美学考虑很快就会无效，真是可惜啊。

然后我收入丰厚了，有人告诉我，我需要银行账户。于是，我自立普顿锡茶盒毕业，获得一本红色存折。人头硬币与弹珠、牛奶瓶盖、漫画书、飞机图卡之间的差异变得清清楚楚：弹珠不能存入银行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被鼓励要存钱。金钱累积到一个危险的数额，比方说一块吧，我就将它存入银行，一脸严肃的银行柜员会以笔墨记录金额。一串数字下来，最后一个称为“结余”(balance)，我不明白这个词，因为还想象不出一座双杆天平。

每过一阵子，红色存折多出一笔不是我存的数额。有人告诉我，这叫“利息”，是在银行存钱所“赚”来的，这一点我也不了解。额外多了笔钱，自然引起我的兴趣，而这铁定是它之所以叫做“利息”的缘故。可是，我明白那笔钱其实不是我赚的，我并没有推着

银行的婴儿在雪地走动。

那么,这些神秘金额打哪来的?牙仙子取走脱落的乳牙后,会留下五分镍币,那些钱一定与五分镍币从同一虚幻之地产生,那是某个非人所创造的国度,不可能找出精确的位置,我们却都必须假装相信它的存在,否则以牙换币的交易就行不通了。

无论如何,枕头下的镍币如假包换,银行利息也是,你可以提领现金,换回一分硬币,再换成糖果和蛋卷冰淇淋。可是,想象怎么产生出实物呢?从《小飞侠彼得潘》(*Peter Pan*)一类的神话故事,我学会一件事情:停止相信童话,童话便死了。假如我不再相信银行,银行也会幻灭吗?依照成人的观点,神话虚假,银行为实。可是,这是真的吗?

于是,我开始对财务产生迷惑,直至今日尚未得解。

过去半个世纪,我长时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往各地。我总会阅览广告。在五〇年代,束腹与小馆子的广告不可胜数,另外还有体香剂与漱口水的广告。目前这些都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疾病的广告,心脏病、关节炎、糖尿病等等,还有助人戒烟的广告。而电视连续剧的广告总以一两名女神般的人物做主角,不过这种广告偶尔是宣传染发剂与润肤霜。有一种广告宣传你沉迷赌博时可以去电的事务所。还有,协助处理债务的广告,此类广告不知凡几。

其中一则上面有个笑容爽朗的妇人，带着一名稚童，标题写着：“我现在能处理了……催款电话不再来。”另一则写着：“冥币买不到幸福，债务可以管理。”又有一则说了句轻松的俏皮话：“债后有人生！”第四则犹如鸟嘤：“从此可以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！”提供了与童话相同的信念，煽动你将账单塞入地毯底下，假装债已经付清了。第五则广告质问：“有人紧跟着你吗？”它贴在公交车尾，更令人觉得不祥。这些服务承诺，不会让沉重难荷的债款烟消云散，却会帮助你整合债务，一分一毛地偿还，同时学会戒掉让你一开始负债累累的虚掷习惯。

为什么这种广告比比皆是？因为欠债人数比以往更多吗？非常有可能。

在五〇年代，有束腹、体香剂广告的时代，广告业者显然认为，顶着便便大腹到处乱走，让四周环境臭气熏天，是想象中最令人焦虑的事情。身躯可能会离开你，所以必须控制住身体，不好好控制住，身子可能会出门活动，替你招来与性有关的奇耻大辱，这在大众交通工具上可是绝不能提的。现下世道不同了，带有性暗示的诡异表演是娱乐工业的一部分，不再是非难与内疚的主题。除非罹患常见于广告的某种疾病，身体也不再是焦虑的主要震央。烦心之事反而是你账簿中的支出栏。

这是有道理可循的。第一张信用卡在一九五〇年问世。一九五五年，加拿大家庭平均负债所得比是 55%，二〇〇三年为

105.2%。自此以后,比例节节攀高。在美国,二〇〇四年的比例是114%,换言之,成千上万的民众寅吃卯粮,许多政府也在同样的处境下。

以个体经济层面来看,有名友人告诉我,十八岁以上的人普遍负债,尤其是大学生。信用卡公司以学生为目标,学生兴冲冲跑去消费至额度上限,从不停下脚步计算后果,接着就是背负起无能偿还的债款,而且利率相当高。既然神经科学家目前告诉我们,青少年的大脑与成年人的大脑差异甚大,实在无法计算“长期先买后付款”的数学题,这种情况应当被视为剥削孩童。

在天平的另一端上,金融世界最近动荡不安,原因是一座与“次级房贷”有关的债务金字塔垮了。多数人对这座金字塔的结构了解不深,这一点归结出一项事实:若干大型金融机构兜售房贷给无法负担月费的人,接下来,将这种骗人上当的债务装入硬纸箱,上头贴了让人心动的标签,有的机构与投资团体以为它是值钱的,于是买了下来。这与推销青少年使用信用卡的策略一样,不过震撼程度强了许多。

我的美国朋友写信来:“原先我与三家银行、一家贷款公司往来。一号银行买下其他两家,现在努力要买下破产的贷款公司,今天早上却发现,原来仅存的银行也同样岌岌可危。他们现在试图与贷款公司重新协商。问题一:如果公司即将破产,却想买间把无力偿还的消息刊在头版新闻的公司,为什么呢? 问题二:如果每个

贷方都破产了,借方是否就摆脱了困境? 美国人爱赊欠,他们的苦恼是无法想象的。我猜想,中西部的街坊看起来就像我家乡的街坊,空荡荡的房子,草长到膝盖,藤蔓爬满了墙,没有人愿意承认其实自己拥有这个地方。我们垮了,要自食其果了。”

这封信让人联想到《圣经》,不过我们还是不免搔首抓耳,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? 为什么会发生? 我常听到的答案是“贪”,也许说得对极了,却还是无法揭开其中更深一层的秘密。让人苦不堪言的这个“债”,究竟是什么? 它就像空气,充塞在我们四周,只有供应出了问题,我们才会去思考它。我们诚然明白一起享受的浮力少不了它,时运好时,靠着它漂浮,仿佛坐在打足氦气的气球上,越升越高,气球越变越大,最后,啪! 某个扫兴的家伙拿针一刺,我们向下坠落。可是,那根针究竟是什么? 我的另一位朋友过去常坚持,飞机之所以能保持在天空中,只是因为人类不顾理智,相信飞机能飞,一旦没了共同的错觉支持,飞机会立即笔直落地。“债”是否也一样呢?

换言之,债之所以存在,也许是因为我们想象它存在。债是想象之物,我想探讨它的类型,以及它对生活现实的冲击。

我们现阶段对债的态度,深深镶嵌在整体文化之内。灵长动物学专家德瓦尔(Frans de Waal)曾说过,文化是“威力强大的变更基因,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,切入人类存在的核心”。不过,也许还

有更基本的形态正在修改。

我们来做个假设。有一排总汇自助餐，上面有个牌子写着：“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”，人类一切作为，好事坏事丑事，都可以在这个总汇中找到。这些行为不会出现在标示“蜘蛛”的自助餐中，所以我们不会长时间吃青蝇；这些行为也不会出现在标示“狗”的自助餐中，所以我们不会到处在消防栓上留下腺体气味的痕迹，或是把鼻子塞进腐败的垃圾袋中。我们人类的总汇自助餐中，有些位置确实摆放了食物，我们跟所有物种一样，受到食欲与饥饿左右。桌上其他菜肴还包括较为抽象的恐惧与欲望，如：“我想飞”、“我想与你性交”、“战争统合部落”、“我怕蛇”、“我死了会怎么样？”。

不过，桌上的事物样样以人类基本典型为基础，不然也是与其相关，包过我们所欲、所厌、所喜、所恶、所爱、所恨、所畏在内。有些遗传学家甚而会谈论人类的“模块”，仿佛我们是电子系统，有大面积的功能电路，可开亦可关。我们基因的固定神经线路之中，实际上是否有一部分是这种组合型的模块，目前仍有待试验与讨论。无论如何，我提出一个假设：可辨识的行为模式越古老（也就是我们表现的历史越长久），它对人性的重要性就一定更高，它出现的文化差异就越多样。

我不是提出一组如锡板浮雕般永远不变的“人类天性”；对位基因学家指出，基因可以被表现，或者说“被打开”，也可由各种方

式遏制,取决于所处的环境。我仅想表达,在生活周遭,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基本行为变化无穷,而少了与基因相关的配置(你可想象成建筑的砌块或基石),根本不可能发生改变。在在线游戏“无尽的任务”(Everquest)中,玩家必须从剥兔皮的工人做起,进行贩卖与交易,与其他玩家通力达成团体任务,并且攻击他方的城堡,一路往上攀到拥有城堡的骑士地位。假使人类非群居动物,也无阶级意识,这类游戏根本不可能出现。

在我们四周,环绕着繁复的债务浮雕,有什么相对应的古老深层基石,凸显了它的花纹? 我们为何会不顾沉重的偿还压力,而乐意接受以未来交换眼前利益的提议? 难道只是因为程控了我们的行为,我们于是抓住机会摘下累累的果实,尽量狼吞虎咽,而不去瞻望可能无果可摘的未来? 嗯,有可能是这样的,七十二小时不喝,或者两个星期不吃,你大概就会没命了,所以假如现在不吃几颗沉甸甸的果子,六个月之后,你不会在此恭喜自己拥有自我约束的能力,并且享受晚到的喜悦。就此层面而言,信用卡几乎保证能为贷方赚钱,因为“当下把握”可能演变自某一时代所采取的行为模式,而那个时代,人类以狩猎与采集维生,距离有人想存退休金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。一鸟在手,的确胜过二鸟在林,塞进嘴里的鸟,价值尤其高。不过,这是否只是短期收益伴随长痛而来的情况? 债,是出自一己的贪念? 还是答案更慈悲,它是出于自身的需求?

我假定还有另一块古老的深层基石：人有公平的概念，少了它，债务与信用结构无法存在。以理想的角度而言，这是值得赞扬的人性。公平是“善有善报”的光明面，没有它，我们不会认同有借有还的公平性，也不会有人居然傻得出借物品给他人，还抱着物归原主的期盼。蜘蛛成虫不会相互均分青蝇，唯有群居动物对于分享乐此不疲。公平的黑暗面是不公，所以如果你做了不公平的事情，又没有遭受惩罚，要不就洋洋得意，要不就心怀罪恶感；而一旦我们遭受到不公平对待，则会怒不可遏，寻求报复机会。

四岁左右的孩童，还要很久才会对复杂的投资工具产生好奇，才会开始了解硬币和钞票的价值。不过，此时他们已经开始会说：“不公平！”在睡前故事中，坏人显然得到报应时，他们心满意足；假如报应没有来，他们焦虑难安。宽恕与慈悲，如橄榄与鲱鱼，要到更晚才会有需要。倘若文化不利于这两项特质，小孩子不会学到。然而，对幼童而言，将坏蛋放进钉子密布的桶中，滚滚滚，滚到海里去，这行为恢复了宇宙和谐，拔除了眼中刺，小家伙在夜里于是睡得更安稳。

随着年岁增长，孩子对公平的兴趣开始复杂起来。到了七岁，他们开始经历有律法存在的阶段，常对大人提出的规定其公平性争辩不休，更常为不公平的规定争吵。在这个年纪，公平也出现了有趣的表现形式。举个例子，在八〇年代，九岁孩童之间有种奇怪的老规矩，规定如下：搭车时盯着窗外看，瞅见福斯金龟车时，要捶

打同车孩童的手臂,并且大喊:“打金龟子,不能还手!”第一个看见金龟车,表示你有权力打别的小孩,而且还补上一句附带条款:“不能还手!”意谓他或她被取消了还你一拳的权利。假如在你大喊保护魔咒之前,对方来得及大喊:“还手!”那么他就有权回敬你一拳。在此例中,钱不是要素,你无法以钱换取免挨一拳。我们讨论的是对等原则,一拳铁定要还以一拳,除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插入“失效”条款。

据悉个体结构是依照种系发展史而演化,也就是说,个体的演化反映出物种的发展生物学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金龟拳规矩中有“报应律”的基本形式。“报应律”出自有近四千年历史的《汉谟拉比法典》(Code of Hammurabi),在《圣经》中被阐述为“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”,大致的意思是: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依据金龟拳规则,除非率先迅速施展防护魔法,否则一拳得要以一拳相抵。放诸四海,我们可以在合约、法律文件中发现此类保护,条款开头有类似以下的措词:“尽管上述条款规定……”

可以白吃、白拿、打人却不付出代价,有谁不爱呢。我们都知道,上述权利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,除非赶紧认真胡诌几句符语。不过,我们如何知道一拳可能招来另一拳呢?是早期的社会化吗?比方说,在幼儿园中,我们为了培乐多黏土玩具与人争吵,接着说:“梅兰妮咬我。”于是学到了社会化。或者,这个本能电烧在人脑的样板上呢?

我们来检查最后的论点。“债”(你欠我某件东西,东西到我手中之后,你我才算扯平)这类的心理建构存在,要有若干先决条件。如同前述,其一是公平的概念,随之而来的是等值的概念。我们都时常使用内心得分表、嫌隙簿记本,或复式会计程序,两方加总相同需要什么条件呢?如果钱宁有三颗苹果,苏西有一支铅笔,能否接受以一颗苹果换一支铅笔?或者还差一颗苹果、一支铅笔才能对消呢?这全取决于钱宁与苏西在各自交易物上所加诸的价值,而价值仰赖于他们的饥饿与(或)对沟通工具的需求程度。在一场双方感受到公平的交易中,两边扯平,互不相欠。

即使无机的大自然也力求均衡,否则将是不动的静态。孩提时期,你或许做过一项基本试验,将盐水与清水各自注入可渗透薄膜的两侧,让氯化钠往清水移动,计算两侧咸度相当所费的时间。长大成人时,你可能不难发现,将冷冰冰的脚放在伴侣温暖的腿上,自己的脚会越来越暖和,同时,伴侣的腿则益发冰凉。(假如你在家尝试这项试验,请别说是我要你这么做的。)

许多的动物具有分辨“大于”与“小于”的能力。狩猎为生的动物势必具备此能力,因为咬扯大于咀嚼能力的食物,简直是致命行为。在太平洋沿海地区,老鹰如遭相对过重的鲑鱼拖入水中,可能会因此而丧命,因为它们朝鲑鱼猛扑之后,除非站在坚固的表面上,否则无法松开鸟爪。假如你曾带幼童去动物园,在大型猫科动物围栏前,可能会注意到,中型体积的猫科动物,例如印度豹,不怎

么留意你，却虎视眈眈觊觎孩童，因为小孩在它们眼里是食物的分量，而你不是。

估量敌人或猎物的能力，是动物王国中常见的特征。不过，灵长类在分配可食用的美食之际，有潜能判断分量多寡与价值高低之间的微妙差异，这令人觉得颇为可怕。二〇〇三年，《自然》(Nature)杂志刊载一篇文章，报道德瓦尔(任职于美国艾莫里[Emory]大学耶基思[Yerkes]国家灵长动物研究中心)与人类学者布洛斯南(Sarah F. Brosnan)主持的实验。首先，他们教导卷尾猴以小卵石交换黄瓜片。接下来，同样以小卵石交换黄瓜片，其中一只猴子却得到了葡萄，猴群认为葡萄更为珍贵。德瓦尔表示：“你可以连续重复二十五次，他们拿到黄瓜片，开心得不得了。”若以葡萄取代，那么付出了相同的工作分量，有只猴子却拿到更肥厚的薪水袋，收到黄瓜的猴子便恼了，开始往笼外扔石子，最后拒绝合作。假使有只平白无故得到一颗葡萄，多数猴子会发脾气，还有几只会罢食。卷尾猴拉起了示威线，可以的话，搞不好会举起标牌，上头写着：“葡萄分配管理不公！”科学家教导了它们交易行为，也使它们明白小卵石与黄瓜的兑换比率；不过，愤慨却是自然而生的反应。

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陈凯世(Keith Chen)，也以卷尾猴做实验，发现到可训练它们利用硬币般的金属圆片作货币，圆片与卵石的概念相当，而且还会发出亮光。他表示：“我的根本目标是，

判断人类的经济行为之中,哪些层面属于天生固有,位于大脑深处,在岁月更迭之后保存了下来。”不过,为什么停在交易这类明显的经济行为上呢?群居动物之间必须合作,以谋求共同的目标,譬如卷尾猴杀了松鼠来吃,譬如黑猩猩杀了夜猴来吃,群策群力的成果必须以收受者认可的公平方式分配。公平不等于均分,举例而言,一个十岁大、九十磅重的孩子,盘子上装了与二百磅重、六呎六高的人完全等量的食物,这样公平吗?狩猎维生的黑猩猩中,性格或体格最强者通常得到较多,不过参与狩猎的每一只起码都会分到一份,成吉思汗发放征杀掳掠战利品给麾下军队与盟军,也是依据类似原则。如果你发现胜选政党利益分肥并且徇私,而露出惊讶之色,不妨记住一点:假如不分配,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,那些家伙不会站在你这边;再不济,也得给他们几片黄瓜,同时还要避免给他们敌手葡萄。

在黑猩猩的群体中,假如没了公平,有成员会造反,最起码它下次未必会参与集体狩猎。灵长类是群居动物,社群结构复杂,彼此相互影响,社群地位很重要,因此它们非常注重适合每一位成员的做法。反过来说,它们也十分注意高傲的上层地位的成因。简·奥斯汀(Jane Austen)的小说《傲慢与偏见》(*Pride and Prejudice*)中,德波夫人盛气凌人,属弱肉强食阶层的顶端,拥有敏锐又准确的阶级判断力,与卷尾猴和黑猩猩的例子相符合。

黑猩猩的交易行为不局限在食物,它们经常互惠,或是从事交

互利他的活动。猩猩甲协助猩猩乙，一起联手对付猩猩丙，希望自己也能蒙其利。如果猩猩甲有需求，猩猩乙却未及时现身相挺，猩猩甲会乱吼乱叫，大发脾气。这看来与一本心底的账本有关：猩猩甲很清楚猩猩乙亏欠自己，猩猩乙也很明白这点；黑猩猩之间俨然有“信用债”存在。同样的机制也出现在柯波拉(Francis Ford Coppola)的电影《教父》(*The Godfather*)中：某人的女儿遭破相，他去向黑手党老大求助并如愿以偿，但明白这项恩惠日后得以悖德的方式偿还。

一九九五年，美国学者赖特(Robert Wright)出版《性·演化·达尔文：人是道德的动物？》(*The Moral Animal: Why We Are the Way We Are*)，当中提到：“交互利他行为大概不仅造就了人类的情绪结构，也构成了人类的认知结构。心理学家柯斯麦(Leda Cosmides)已经证明，当谜题以社会交换形式呈现时，人类善于解开难解的逻辑问题，尤其是当游戏的目的是要找出是否有人作弊。基于这一点，柯斯麦认为，在心智器官中，有组‘骗子侦查’的模块负责交互利他的行为。无疑还有其他模块尚待发掘。”我们确实希望每项交易与交换都是公平无私，至少对方能秉公相待。假定“骗子侦查模块”有一组并联的模块，目的是用来判断“公平公正”。幼童在操场上常常大喊：“骗子不发财！”没错，我们严厉裁决骗子，从而影响他们未来的成功。可惜，还有一点是对的，唯有失风被逮，他们才会遭受我们的裁决。

在《性·演化·达尔文》中，赖特叙述了一组计算机模拟程式，它在七〇年代赢得美国政治科学家阿瑟洛德(Robert Axelrod)提出的游戏。这场游戏目的是测试最适合的行为模式，程式会与其他程式连续相遇，存留到最后的程式为赢家。当某组程式首度“遇上”另一组程式时，它必须决定要合作、侵略、欺骗，还是拒绝参加游戏。赖特表示：“这场竞争的环境巧妙反映出人类的社会环境，也反射出人类演化之前的环境。这是一个微型社会，有几十个个体经常互动，每一程式能‘记住’其他程式在前次偶遇时是否合作，因而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。”

赢了竞赛的程式叫做“以牙还牙”(tit for tat,此语起源于 Tip for Tap, tip 与 tap 都曾有撞、推、打的意思，因此“你打我，我就打回去”)，“以牙还牙”程式的游戏规则相当简单：“与任何程式首次交锋，它会采取合作。此后，它采取其他程式在前次交会时的选择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”这个程式终究胜出，因为它从不重复受到伤害，如果对方背叛它，下次它会拒绝合作。它与坚持欺骗与剥削到底的程式不同，不会疏离多数的他者，不会不知不觉中被挡在游戏之外，也不会参与逐渐扩大的侵略行动。它以清楚的以眼还眼规则参加游戏，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(这与“己之所欲施之于人”的“黄金律”[golden rule]不同，遵循黄金律难得多了。)

在“以牙还牙”程式胜出的计算机竞赛中，有一条既定的前提：

每一组参赛程式拥有相同的可支配资源。如果以友善态度面对第一次接触,之后再以对方的手段来响应对方,也就是以德报德,以怨报怨,唯有在公平竞赛的情况下,这条策略才会胜出。每项竞争程式都不允许拥有较高级的武器系统,一旦某一参赛程式被允许采取优势,具备成吉思汗的双弯弓、双轮战车或者原子弹等,那么“以牙还牙”便会失败,因为拥有技术优势的玩家能消灭、征服对手,或以不平等条款强迫交易。事实上,这是亘古以来都在发生的事:赢得战役的人制订法律,而且,所制定的法律将不平等奉为主臬,证明自身处于社会结构顶层为合法。

童年时,我遭遇过“善良又严格”的以牙还牙,只是它套上了文学的外衣。一八六三年,英国历史学家金斯莱(Charles Kingsley)出版童书《水孩儿》(*The Water Babies*)。清扫烟囱的童工汤姆穷困无知,遭受剥削与苛待。有天他沉到河里,发现自己长了鱼鳃,犹如蝶螈,可以游来游去。经历一连串死后的冒险,他在尝试与错误中学习,成了金斯莱眼中维多利亚时代理想的基督教徒。他的主要指导者是两名威力无穷的神奇女子:一是喜欢抱小孩的及人仙子,她相貌美丽,奉行推己及人的黄金律;二是严刑峻罚却又公正公平的报应仙子,她模样丑陋,宛如正义化身的保姆。在维多利亚时代,读者可能将二者视为慈悲与正义的具体表现,甚而将前者看作诗人华兹华斯(William Wordsworth)笔下滋养万物的自然之

母(“绝不背叛爱她的心”),后者除了是达尔文理论中积极强硬的自然之母,又带了一点拉马克(Jean-Baptiste Lamarck)的自然理论,强调行为造就了一个人。(金斯莱与达尔文为友;《物种起源》(*The Origin of Species*)问世后四年,《水孩儿》便刊行,是响应该理论的早期文学作品,甚至提倡“智能设计论”[Intelligent Design],如果伊甸园与诺亚必得消去,起码可从报应仙子来了解自然与人为秩序。)

以目前的术语来说,及人仙子是“以牙还牙”采取的第一着棋:合作,而拿着桦条的报应仙子是表现恶劣之后的下场。举例来说,向来调皮的汤姆,在海葵嘴中放了小石头捉弄它,因此其他水孩儿从报应仙子手中收到糖果,而汤姆则得到一块小石子。

故事末了,答案揭晓,两位女性为同一人。在麦克唐纳(George MacDonald)的《柯迪》(*Curdie*)系列丛书中,有一位相去不远的女子,她年轻又苍老,友善且骇人,象征基督教的恩典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,果然对神奇女子青睐有加。这位双面女郎引发数个问题,我常常怀疑为何两种化身都是已婚身分(还是说她们与幼儿关系亲密,若为单身女子,难以得到尊重?)。还有,及人先生与报应先生在哪里呢?大概躲到酒吧,逃避成群结队的幼童,不去听甜蜜过头的哄骗,也不去想可怕的桦条惩罚吧。我肯定他们的太太(们)至少自己或与他们一起生了后代,否则就不会出现崔佛斯(P. L. Travers)书中的魔法保姆玛丽·包萍丝(Mary Pop-

pins), 玛丽显然是及人仙子与报应仙子这对双胞胎的直系子孙。不过, 上述问题定将永远没有解答。

我倒想问问, 为什么金斯莱笔下慈悲正义的角色是女性呢?

事实上, 金斯莱的双面正义女使者有几位老祖宗。我想模仿《星舰迷航记》(*Star Trek*), 透过跨空间引擎, 来一段时空之旅, 回到过去, 久远的过去, 回到万古之前的中东世界。我追寻的是一张图像, 一组星座的图像。它是天平座, 以今日的星座学来说, 统管九月二十三日 to 十月二十二日。关于它的名称, 有个解释: 它在秋分上升, 此时昼夜等长, 而天平是测定等量的工具。另一个解释疑点更多: 它在收获季节出现, 农人在此时测量要上市的农产品重量。

不过, 很有可能还有另一个起源。亚述等民族使用古老闪语系中的阿卡德方言(Akkadian), 在这个语言中, 这群星座叫做“蝎螯”(zibanitu), 因为它在天蝎星座之前上升, 被认为是该星座的前一部分。不过此字亦可表示“秤”, 蝎子上下颠倒的形状与古代称重装置类似。现在这组星座只有一个名称: Libra, 也就是拉丁语的“秤盘或天平”, 常见的图示……猜猜看是什么? 就是秤盘或天平, 有一根悬吊在中央杆或链上的横木, 横木两端各悬吊着秤盘。这是唯一一组非以动物或人像示意的星座图案, 只是常常由一名少妇拎提, 这名女子往往被认为是宙斯与忒米丝之女: 亚丝特拉

雅。忒米丝与亚丝特拉雅皆为正义女神，亚丝特拉雅又代表处女星座，因此在处女天平星团中，可见一名少妇拿着双杆秤，被视为正义的化身。

从忒米丝、亚丝特拉雅到报应仙子，俨然一脉相承，不过还有其他世代出现。再回到时空旅行，这回去古埃及，寻找作为称重装置的天平。在以神话为基础的绘画艺术中，秤或天平是最早出现的活节机械装置。墓穴中的“棺文”上，有许多秤的图画。“棺文”是护身符与咒语，写在棺木或纸莎草纸卷上，目的是协助灵魂在死后顺利前往埃及冥府。

灵魂的旅程中，头一站是玛提府。到了这里，死者的心脏放到古埃及用来掂量黄金珠宝的双杆秤上，测量重量。玛提即“两个玛雅特”之意，“两个”并非表示还有另一个邪恶的相对人物，而是力量加强为两倍的意思。至于玛雅特，她是位女神，偶尔被画成两位女神或是一对双胞胎，年纪十来岁，肩上有翅，头饰上有鸵羽，是主司心脏称重的神祇之一。另一位是豺头的阿努比斯，负责实际的称重工作。最后还有朱鹭头的托特，托特是月神，在遵循阴历的社会中，又是时间之神，也司理计量、数字、天文与工程技术，除此之外，还是个神通广大的书记或文书官。在称量心脏的场景中，他往往带着蜡板、手拿尖笔现身，好像现实世界的称金过程，有名书记会到场记录测量结果。

有时候，一边的秤盘上坐着一个小型的玛雅特，当作秤量心脏

的砝码，不过更常出现的是她的羽饰。假如心脏与玛雅特等重，那么灵魂可以继续前往下一个阶段，与装扮为冥府之神的俄赛里斯相会并合而为一，然后被分派至适当的阴间位置，拥有再生的可能。（还好，埃及的内棺又称为“生之器”，棺木称为“蛋”，因此可以像鸟一样自死亡中破壳而出。）

然而，假使心脏比羽毛重，它会被扔给可怕的鳄鱼头神吃掉。如同多数的神话或宗教，人类总有办法避开审判的心惊时刻。你可以事前对心脏施展特别咒语，迫使它无法泄漏你的秘密。心脏想必是乐于配合，因为保守你的恶行歹状对双方都好；鳄鱼吃下心脏是双方最不乐见的。相反的，不忠的心脏可能会告发你，就是这份不确定感，古埃及人必然一心牵挂着亡殁后心脏称重的戏剧场面。

很有意思，纵然在亘古以前，人类也认为心脏会受到嘉行恶状的影响，如同少年格雷那幅如恶棍般的画像。其实，记住品行好坏的不是心脏，而是大脑，不过我们不会相信。没有人送给情人一张图片，上面居然画着弓箭射穿的脑子；失恋时，我们也不会说：“他伤了我的脑。”也许因为大脑虽然高踞控制塔，心才是我们可以感受来响应各种情绪——歌手史汀（Sting）唱得好：“让心跳停止吧（Be still my beating heart）。”（而非大脑停止转动。）

为什么用玛雅特当作称心脏的砝码？玛雅特是神，却不负责特别的功能或范畴，例如写作、创造或饲养动物，她的任务更加伟

大。“玛雅特”的意思是真理、正义、和谐、自然宇宙的治理原则、日月季节年岁等时间的宏观进展。此字也代表个人对他人的适当举止、正规的社会秩序、生人亡者之间的关系、公正的行为道德准绳、万物真理；以上概念全收在一个短字内。它的反义字是混沌、自私、虚伪、恶行，也就是推翻天道模范的一切行为。

宇宙有根本的平衡通则，人类应依循行事，这概念几乎普世皆有。中国文化有老子阐扬的道；印度文化有报应轮回。就算不是现世报，那么往生之后会得到报应，再不然就在下辈子。一报一还，这条对等的宇宙秩序法则，保证了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。

在以狩猎与采集维生的社会，盛行巫师，却也有一套法则存在，悖道而行会破坏自然世界的和谐，导致凶年饥岁。捕猎时，不能滥杀，同时得感谢动物牺牲自己当食物。假如杀生时不存敬意，不遵守风俗公平分配猎获物，动物女神将拒绝给你动物。

保护动物、狩猎活动的神灵显然是女性。在古代希腊化世界，人民将持银弓的亚提密斯视为动物女神崇拜；多位凯尔特族女神与野生动物有关；在加拿大北部，伊努特人敬畏海底女神努利亚留特，她会依据人民是否实践懿行，而给予或保留海豹、鲸鱼、海象。新石器时代初期，人类以为婴儿是妇人独立所生，由此可知为何野生动物的繁殖力也由女性神祇专司。此人物并非半裸的娴静少女，性情凶暴，发起怒来，毫无怜悯之心。

不过，古埃及人开始记载复杂神话时，已经是农业社会，不倚

赖野生动物过活，而以管理畜群与庄稼维生，于是他们有众多兽头神明，这些动物泰半不是被猎捕的野生猎物，而是母牛一类的家禽家畜。狮头女神赛克美特是一例外，她的名字意谓“威力强大的女性”，一方面负责战争、毁灭、瘟疫、暴风雨，一方面又职掌医者、治疗、防邪，让人第一眼看了觉得大惑不解。只要明白赛克美特也是玛雅特的保护者，她的破坏行为目的是报复悖德的举止、恢复事物的正当平衡，那么上述的双刃清单就有道理可言了。她是以牙还牙的行动者；玛雅特不同，她不执行行动，却代表衡量的准则。

太阳神拉为世界取了名字，世界因此而诞生。赛克美特与玛雅特一样，是他的女儿，又称为“拉的炽烈之眼”，能以眼睛察觉不公之事，主持正义。（此概念也存于《旧约圣经》中，上帝之眼无所不视，往往专注在恶行而非善为之上。）不过赛克美特的活动只限于此生，玛雅特却是无处不在，不可或缺，少了她，万物不复，因此在死后的试验中，必定以宇宙秩序的本质来当作秤量心脏的砝码。

西方人通常自知传承了希腊世界、罗马人、以色列人的哲学观点，而非古埃及的后裔。实际上，比起埃及，希腊的天道传统还多了几分困惑与奇异。希腊化世界有数名正义女神。头一位是忒米丝，意为“次序”，与玛雅特象征的几点概念相同，属于早期统治人间、与凡人亲近的泰坦神族。宙斯与奥林匹斯诸神推翻泰坦神族之后，忒米丝安然渡过转变时期，在奥林匹斯山取得一席之地。她的预言从不失误，预知能力来自于她可洞悉宇宙形态的天赋。在

某些故事中，她与宙斯生下一名女儿，取名为戴克，也就是“正义”之意。这里的正义概念与埃及合宜平衡的正义不同，属于处罚型的正义。戴克天性好斗，瓶画中可见她拿着木槌打人。

另一种正义由女神奈米西丝代表。她常被当作报应之神，名字的大概意思是“应得之物的分配者”，因此实则主司公正分配、运数否泰，最重要的配备是命运之轮、长剑、树鞭（类似报应仙子的桦条）。第三位象征正义的女神是亚丝特拉雅，忒米丝之女，代表的正义与玛雅特较为相似，是真理、正道、合宜的正义。由于人类品德变得太过低劣，她再也无法留在人世间，于是化为处女星团；我先前提过这位女神，她在天空拿着天平。

宗教似乎有以下规则：从更早发展的宗教撷取你所需要的，再点点滴滴融合进自己的宗教，其余的则弃之不理，或予以妖魔化。罗马的正义女神尤斯提西亚，获得了亚丝特拉雅的天平、奈米西丝的宝剑（南亚两河流域的太阳神萨美许可能一度也曾拥有这些对象），以天平衡量正义，以宝剑执行天道。尤斯提西亚也得到一面眼罩，可以不受被告的社会地位所影响。她偶尔手持象征真理之光的火炬，拿着枝条捆绑而成的罗马束棒，表示拥有公权力。她仅有两只手，无法同时掌握每一对象，因此在欧洲、北美的法庭外，她的雕像选择拿取其中几件，通常是天平与宝剑。

尤斯提西亚自前辈神祇手中继承了多款配件。然而，她不裁决亡灵，却管辖法庭；不称量心脏，却权量眼前的证据。不过，在罗

马时代，她存在于寓言中，而不是闻之生畏的神圣女神。古埃及人当真相信有个玛雅特存在，特别深信赛克美特，认为这些神明可干预此生或来世，导致极端的影响。尤斯提西亚则只是雕像一尊，象征一条原则：在人类的法庭中，人类执行她所代表的正义，依据的是人类自订的法规。

此生处处讲求正义，来世呢？希腊与罗马时代对来世的描述，既可怕又反复不一，不过在阴冥地府中，俨然继续审判灵魂、赏善罚恶。不过，死，一点也不有趣。古希腊史诗《奥德赛》(*The Odyssey*)中，亡故的英雄阿基里斯告知来访、仍活着的奥德修斯，人世贱奴一日，远胜阴间称王。没错，有人死后遭受惩罚，不过对正直的人而言，快活的天堂根本不存在，没有花园、竖琴、处子留给他们，极乐之地大概是一片无趣的日兰花田野。至于人生在世的否泰，那是命运女神的职掌，众神也无能违抗她。在古代希腊化世界，人民对于恶行严厉要求以眼还眼、恶有恶报，却不热中善有善报，在人民的期待中，义举最好的报偿大概是变为一株树吧。

要寻找更接近埃及心脏称重以及玛雅特的概念，我们得快转时间，来到基督教时代。“玛雅特”一字包含的概念近乎希腊字“天道”(logos)，至少有些应用是相同的。这个字不是转轮，不是天平，也不是老子的道，而是一个字，或许应该说，它就是那个“字”。它藉由《约翰福音》著名的开场进入了基督教世界：“太初有道(logos)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”但是它不是古老的字，它与“玛

雅特”类似，既是神也是字，包含了万物的真理、正义及道德基础。

基督教本身没有女神，但有女圣徒数名，多半在图画中捧着自己的断肢残体。她们或能为你招夫君、弹钢琴、寻失物，却不具备重要力量。圣母玛利亚的能力最强，但她能做的却只有为人求情，而不执行母狮般毁灭性的复仇行动。

基督教没有低阶神祇，唯有天使，一般留着长发，不生须毛，当中显然没有女性。在最后审判中，与耶稣相似的俄赛里斯主持重要场面，接管灵魂称量任务的却是天使长米迦勒。他与玛雅特同样具有翅膀，经常提着天平现身，此外也继承了罗马的正义宝剑。在埃及，称量心脏的场景中有记录者，天使加百列就是这位“书记天使”，负责登录更新上帝的总账本，在最后审判中再制作这些记录。

也许报应会更早到来。假如天国现在开庭，曾于俗世穷困潦倒的拉撒路(Lazarus)，此刻会伏在天国栏杆上，看着奢靡的富人戴夫斯在地底深处被油炸得滋滋作响。因此，幸福受难的账本是持续在计算着的。伊斯兰教也有一副最后审判使用的正义之秤，称为“弥赞”(mizan)，取善行劣状相互较量轻重。还有，天使的记录本不光是一本，而有两本，“拉奇”(Raqeab)记录右方的善行，“阿提”(Ateed)登载左方的劣行，手中有了这两本簿子与其中的记录，便没有余地使用政治人物的老借口：“我记不得了。”

从埃及女神玛雅特、赛克美特，到罗马女神尤斯提西亚、天使

长米迦勒,再到报应仙子,历程漫长。倘若,人类创造的行为模块变形,果真只出自“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”总汇自助餐,那么这些超自然人物个个都表现出先前讨论过的内在模块:我们所谓的“公平”、“平衡”或“交互利他”。种善因得善果,种恶因得恶果,也许那只是我们希望相信的概念,并且认为有人或某事会负责扯平积分。

除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例外,我讨论的正义之神清一色都是女性。为什么?玛雅特与忒米丝一类的早期女神,属于近东与中东地区“大地之母”时代,当时,主掌自然万物的神祇之首是女性,其他的女神至少是大地之母的后裔。不过,女性神祇为首的时期之后,严苛的厌女思想出现,并且持续了数千年之久,男神取代女神,女性地位降级,成为从属的角色。然而,代表正义的女性人物却存续不移,持久的原因为何?

假如我们是灵长动物学专家,我们会指出,黑猩猩其实往往由母系长老拥立国王,唯有它们的支持,男性尊王才得以保持权力地位。此倾向在埃塞俄比亚高地的狒狒之中尤为显著。狒狒家族是母狒狒、它们的孩子、它们捡选的公狒狒紧密结合而成,母狒狒如果不同意公狒狒是家族中唯一雄性,公狒狒便无法保持地位。假使我们是人类学家,我们可能会指出,以狩猎采集维生的群体中,例如伊罗奎族(Iroquois),家族之间分配猎物时,女性长者拥有强

大的决定权,因为她们不单熟悉相对的社会地位,也熟悉相对的需求。假如我们是弗洛伊德派学者,或许会谈起儿童心灵发展:第一份食物来自母亲,正义惩罚、公平均益的第一课也学自母亲。

不论理由为何,起码在西方传统,正义之神继续穿洋装,这点可能解释了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何以穿戴可爱的红袍假发。

我想再次穿越时空,回到一出戏剧中去,这出剧纪念一个重要时刻:主持正义的任务自神通广大的女性手中移转到男性主导的法庭系统,自此恒久没有改变过。这出戏剧是《复仇女神》(*The Eumenides*),《奥瑞斯提亚》(*The Oresteia*)三部曲的最后一出,剧作家是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(Aeschylus),地点在雅典,上演日期是公元前四五八年,时值我们称为“古典时代”的希腊历史时期。

戏剧题材取自麦锡尼与麦诺斯神话时代初期的故事,探究特洛伊战争的未了余波。在三部曲的首部中,国王阿伽门侬为了召喚有利于船只驶向特洛伊的顺风,牺牲了女儿伊芙吉尼亚。当他自战场返家,妻子克莉坦那斯塔杀了他为女儿报仇。在第二出剧《祭奠者》(*The Libation Bearers*)中,阿伽门侬与克莉坦那斯塔两人的儿子奥瑞斯提先是流亡在外,乔装返家以后,在姐姐伊莱克特拉鼓励之下,杀了母亲。这个故事描写的是以牙还牙型的血仇,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阐明过原则:“血债血偿”。奥瑞斯提亏欠了为父复仇的血债,于是弑母清偿了该债。

不过,在古典时期之前,根据古老传统,弑母是滔天之罪,比克莉坦那斯塔杀害阿伽门侬更罪大恶极,因为后者与前者无血缘关系,更非前者的母亲。奥瑞斯提于是欠下了另一条债务,依里尼斯(the Erinyes,意为盛怒者,即为罗马人的“复仇三女神”)要求他以自己的鲜血偿还。复仇三女神比奥林匹斯诸神更年长,为大地与黑夜之女,外貌骇人,性情残暴,复仇心强,负责纠缠谋杀亲属、破坏亲属关系的人,如奥瑞斯提,逼得他们神经错乱、自我了结生命。

在《复仇女神》一剧中,复仇三女神紧追奥瑞提斯至阿波罗神殿,阿波罗涤清他身负的血罪,但复仇三女神不接受这项裁定。奥瑞斯提于是前往雅典。此案复杂,关乎父亲性命与母亲生命的轻重,阿西娜女神自认无法胜任法官一职,便组织陪审团,交由十二位雅典公民审理此案,决定性的一票则保留在自己手中。陪审团正反立场各半,阿西娜则投票支持父子关系,除了提出男性独立孕育子孙、女性仅为培育者的概念,还引用己例当作基本证据:她从宙斯额头迸出时,已经发育成熟,宙斯是她生命唯一的孕育者。(她忘了提一件事,她自身神话的开始,是因为宙斯吃下她有孕在身的母亲,才使得她进入宙斯的头。)

雅典人的裁定让复仇三女神蒙受羞辱,这三位母系女神来自古老的年代,神通广大,却遭到以男性为导向的后起之秀罢黜,这位年轻女神不但未当过母亲,甚而声称非母亲所生养。她们威胁要诅咒雅典蒙灾召祸。阿西娜谄媚行贿兼行,哄骗她们留下来当

雅典的宾客，表示她们依然拥有力量，受到人民敬仰，并且将会喜爱她们幽暗洞穴的新住处。

复仇三女神得到新的名号：优曼尼德斯（the Eumenides），意为“亲切的人”。在剧中，她们原本“面目可憎”，气味令人作呕，外形如兽，一口獠牙，长着蝙蝠翅膀，血红眼睛滴出分泌物，而后化身一变，成了模样优雅又庄严的“严肃女神”，瞬间的改变，让现代人联想起女性杂志中“化妆前与化妆后”专栏。如此乔装一番，大概也拔去獠牙，以小片美妙布幔遮掩蝙蝠翅膀，原本怒气冲天的三女神在欢乐的行进乐声中，前往舒适的地底神龛，往日的原始女神被逐出了视线以外。不过，阿西娜指出，血债血还的报仇无法全然抹消，因为正义必定永远需要恐惧的支持。陪审团审判与诉讼通则建立，执行方式更加开通文明，损害将以货币而非鲜血偿还，连绵不绝的深仇血债、永无止境的冤冤相报于是终止了。

说起为“从今以后”所建立的审判庭，阿西娜表示：“我将挑选最优秀的公民，他们发誓秉公裁决，使人民明白此项诉讼的真理何在。”《复仇女神》一剧对正直与公道的称颂令人佩服，不过，古代的公平概念是任何法律系统必要的深层基石，法律系统却不因此个个必然公正。古典时期的雅典，唯独对雅典男性公民，才会实施公平的审判，准许最高的特权，他们拒绝奴隶与女子拥有公民权利，并以严刑峻法管理他们。

即使如此，纵然女性数千年来被排除在法庭之外（无论是任职

法官、律师或陪审员,甚至在许多案件中不被视为可靠的成年目击者),象征正义的寓言人物依然是女性。使用天平的女性先驱长久一脉相承,存留者刻下依然站在法庭外,高举着天平。

到目前为止,我讨论了公平原则,少了这份原则,借贷制度无法成立。我还探讨了象征正义的女性人物,如玛雅特、忒米丝、亚丝特拉雅、尤斯提西亚、金斯莱的奖善罚恶双胞胎仙子等等,另外谈到了天平的历史,此种以他物为测量基准的双臂装置,可用来判断公平与否。在古埃及的来世中,称量心脏的基准是正义与真理的概念,概念中包括了宇宙和自然世界的正确秩序。在基督教系统中,天使长米迦勒以行为当作砝码称量灵魂。回到我孩提时期拥有的银行存折,红色的提款与黑色的存款相互衡量,结果的数字称为“结余”,此字又有平衡之意。古代埃及的天平称量道德的良莠,如同天使长的天平。存折结余虽然只与数字有关,一般认为滥花导致赤字出现是不当的,对你是坏事,你做的也是坏事。

下一章章名为“债与罪”,我将提出一个问题:负债者是否有道德缺失?是否当真有罪?是的话,罪有多深?原因何在?还有,负债者是孪生关系的一半,另一半是债主,我也要问问:债主是否也有罪?

二 债与罪

近来,有人这么说:“债,是新式脂肪。”让我听了深自反省,不久前,脂肪还是新式抽烟;而在那之前,抽烟还是新式饮酒;又在那以前,饮酒是新式嫖妓,而嫖妓是新式的债;可见我们一直绕着圈圈打转。此类事物有一共通点:各自在某时期被视为恶劣无比的罪孽,经历一段时间后,虽非完全无伤大雅,至少也算时兴。我省略迷幻药物没提,然而它也适用以上说法。

我们俨然正迈向一个时期:债,前不久才经历无伤且时兴的时代,现在则返归为罪孽,甚至还出现以债务为主题的电视节目,气氛宛如常见的信仰复兴布道会。当事人泫然落泪,描述漫无节制的购物癖,症状发作像不知着了什么道,眼前所见皆模糊不清,坦言都是挥霍无度才让自己负债,走投无路,夜不成眠,于是说谎、欺骗、偷窃样样来,频频以不同户头的支票互轧头寸。家人与爱人也出面投诉负债者的恶行毁了他们的生活。主持人这时语带同情却严厉地再三劝诫,像个神父般提振当事人信念。有那么一刻他良心发现,表示后悔,并承诺永不再犯,接着被迫进行忏悔仪式:咔嚓

咔嚓，用剪刀剪断信用卡。再来，当事人将受辅导严格控制花费；最后，假如一切顺利，债务将分期偿清，罪孽得到宽恕赦免。翌日新的一天伊始，主角黎明起床，生活虽变得更难过，却更具清偿能力。

曾经有段时期，我们一开始便采取滴水不漏的预防措施，以避免负债。这种时期史上出现过好几次；如我先前所言，债，时而流行，时而过时，今日受人景仰的挥金君子，明天则沦落到遭人鄙夷。不过，我心之所念的是一九三〇年代的经济大萧条，是我父母年轻成家时所经历的年代。我母亲有四个信封袋，里头放了父亲的月薪，以签条标示：房租、日常杂货、其他必需品、娱乐；娱乐代表看电影。前三只信封优先配给，若无余钱置入第四个信封，我的父母即无电影可看，而改去散步。

我母亲有本账簿，记了五十年。我注意到，他们婚姻初期（三〇年代末、四〇年代初）偶尔会欠账，这里欠十五块，那里赊十五块，或者借小额银行贷款，这家贷十五块，那家借十五块。想想也非小数字，当时一个月的面包钱是一块二毛，牛奶则是六块。赊债总在几星期内偿清，顶多两三个月就还了。偶尔，上面出现一条奇怪项目：“书”，二块八；“奢侈食物”，四毛。真想知道什么是“奢侈食物”，我猜是巧克力。母亲告诉过我，当他们意外收到巧克力，会将每块一分为二，如此两人皆能尝到所有口味。这叫“量力而为”，根据债务电视节目所言，这是一门失传的艺术。

既然这章标题为“债与罪”，我现在要回忆我首次将两者结合的时机。事情发生在一座教堂，确切地说，是发生在联合教堂主日学校。我父母担心我过早面对纷乱的宗教观点，我却不顾他们不安，坚持去上课。只是，宗教早就让我一头雾水了。当时，在我居住的加拿大，以纳税人税金成立的学校分为两套系统：天主教学校与公立学校。我就读公立学校，换言之，属于“基督新教”，因此我们在课堂上花很多时间祈祷，读《圣经》。统领我们的是英国兼加拿大的国王与女王肖像，他们戴皇冠，佩勋章，别珠宝，从教室后方慈蔼地看着我们。

既然课堂教了宗教，我到主日学校胡闹，算是补充知识。照例，我不免感到好奇：主日学校中，难道找不出比普通学校更丰富的宗教知识吗？不可能。《圣经》中最引人兴趣的部分，包括了性、强暴、残害儿童、断人手脚、大屠杀，还有砍下敌人小孩的头，收集放在桶中，以及切碎小妾的身躯，当作战帖四处发送。结果，教师故意回避了这些内容。倒是我花了许多时间为天使、绵羊和长袍上色，吟诵有关小蜡烛让漆黑小角落发光的赞美诗。

你听了肯定吃惊，我可是得过《圣经》诗文背诵奖。《主导文》(The Lord's Prayer)是其中一首，里头有句话说：“免我们的债(debts)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”然而我哥哥在圣公会(Anglicanism)男童合唱团唱歌，圣公会以不同说法表达同一个句子：“免我们的侵犯(trespases)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侵犯。”“债”一字，直言

不讳，一针见血，与以葡萄汁代替葡萄酒的简朴联合教堂十分相衬。“侵犯”则属圣公会的用字，拗口难读，适合啜酒的圣餐式与风格更加华美的宗教体系。不过，这两个词当真意指同一件事吗？我想不透。“侵犯”是踩上他人的资产，尤其当外面还立了个“不得擅自闯入”的标牌。“债”则是欠账。不过，一定有人认为两者可互换。然而，在我幼小混乱的宗教观里，有件事却再明白不过：无论债或侵犯，都不是我们想要的。

从四〇年代到现在，搜寻引擎有如天赐般问世。我这阵子在网海中搜钓，寻找《主导文》诗行两版翻译间的差异。假如你亲自搜寻，会发现威克里夫(John Wycliffe)在一三八一年的翻译中，使用了“债”这个字，丁道尔(William Tyndale)在一五二六年问世的版本则采用“侵犯”。一五四九年，“侵犯”又出现在《公导书》(English Book of Common Prayer)中，不过在一六一一年英王詹姆士钦定的《圣经》译本中，该字又回复到“债”。《拉丁武加大译本》(Latin Vulgate)使用意为“债”的拉丁文。不过，有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在耶稣所讲的闪语系亚兰文(Aramaic)，“债”与“罪”为同一字，因此，可以译为“免我们的债/罪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/罪”。甚至译成“我们有罪的债”，不过尚未有译者决定如此翻译。

继续搜索网络，你会发现几篇说教似的部落格文章，作者最后通常会说，《主导文》提及的债与(或)侵犯，是精神的债与(或)侵犯，实则是罪：上帝将按我们宽免他人对自身所犯之罪的比例，赦

免我们的罪。

部落格格主讲道说教,警告我们别天真犯错,以为文中讨论的债是实际的金钱债务。以下节录一篇部落格文章,作者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欧碧奇(Jennie C. Olbrych)牧师,服务于麦克雷兰镇附近美丽又古老的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;我会知道教堂美丽又古老,是因为网站上有照片。此篇文章切中要害,言辞中肯。

“在此我想起《主导文》,”欧碧奇牧师说,“……想起金融债务偶尔成为罪的隐喻——免我们的罪、侵犯、欠债,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、侵犯、欠债……”

亏负巨款,在现今屡见不鲜。今年六月,消费者欠债达二兆五千亿美元……平均每一家庭亏欠近一万两千元信用卡债。如果你拥有房子,便会明白签下房贷或巨额票据的严重性……你要是想太多,便会无所适从……

我曾在另一教会服务,请一对夫妻前来接受牧师咨询……他们吵得面红耳赤……过程中,我问他们负债多少,竟然有将近七万五千美元的卡债……他们年收入在五万上下,因为债务而束手无策,不敢期待有还清的一天……有个万事达卡公司的人之前一直骚扰他们,想想看,假如他出乎意料来电说……我们将注销那笔债务,他们一定如释重负。或者有人来电说……银行将一笔勾销你的房屋贷款……或学生贷

款……或公司贷款……我们将注销欠款……你大概会想……这种事情太美好了，不可能是真的，一定是不合法的……大概是银行出错……也许先确认结余……等账单寄来……寄来明细更好……无债一身轻……可喜可贺！你难道不会将美国运通卡、威士忌或银行捧上天……因为债务实在是一种奴役行——

好了，你们有人讲求实际，肯定会说：唔，那主意很棒没错，可是根本行不通，因为整个体制会垮掉……假如每个人的抵押借款都可以一笔勾销，银行体系铁定会瓦解……有人得付钱……你这么想是对的……

无贷无欠很美妙——不过，更美妙的是，精神上也无贷无欠……

好，扼要归纳重点如下：金融债务是罪的隐喻；负债的恐惧与重担；金融债务突然一笔勾销的喜悦；在实事求是的世界，实际上不可能发生那类事情，因为“整个体制会垮掉”；提出债务是奴役的概念。如果前后呼应，我们会得到更简明的等式：金融债务不光是罪的隐喻，它就是罪。如同在原始的亚兰文中，债与罪即为一体。

现代传教士适时打住嘴，不说债主真正的正直做法是直接烧毁账本。不过，我们有充分理由信仰耶稣，意即我们应该赦免债务，一如我们宽恕其他罪行。他不光采用对他而言意指二者的字

眼,也熟谙“摩西戒律”(Mosaic Law)。根据该律,每七年宣告一次豁免年,所有债务在此年应一笔勾销。《申命记》第十五章第一节说:“每逢七年末一年,你要施行豁免。”第二节表示:“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;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,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”

你可能会问,这些情况下,为什么还会有人出借财物给他人呢?大概因为借贷行为是发生在小群体中。你无须销去外人亏欠自己的债务,只宽免团体成员所赊欠的,在这团体中,人际关系紧密纠缠,与隔壁邻居的关系是一辈子的,借方可能在来年无意间成了贷方。我母亲在新斯科细亚的小小区长大,常常说:“村子里,人人都知道你的事。”生活在这样的地方,拥有好名声非常重要,没人想被认为欠钱不还,否则下次需要一杯面粉、一颗蛋时,可能就会借不到。因此,被宽免的债务终究还是以某种方式偿还,只是不是还钱就是了。比方说,经济大萧条时期,在新斯科细亚的乡村地区,有闲钱的人寥寥无几,我的曾祖父在当地行医,起码还能收到鸡或木材当医药费。我母亲说,他们厌倦了鸡,但绝不会表现出冷漠。

都市理论大师雅各布(Jane Jacobs)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《生存系统》(*Systems of Survival*)中,提出一项理论:人类获取财物唯有两条路,就是夺取与交易。雅各布表示,在累积资产的行为

中,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属于这两种项目,而且绝不该混淆两者,应格外小心避免一领域的专家职司另一领域。举例来说,警方属“夺取”部分的监护者,持有我们准许此类监护人所拥有的武器;他们不该同时成为商人,否则结果会出现行贿、勒索保护费等腐败行为。

采用雅各布的两组项目分类,“夺取”之下,会出现狩猎、捕鱼、采集、战争劫掠、武力占据领土、抢劫、强暴、逼人为奴,还有在人行道上找小铜板,或者我更喜欢做的:找回形针。在“交易”之下,会出现以物易物、买卖、媒妁婚姻、销售规则协约;不过后面几项偶尔属于“夺取”,习称炮舰外交。当我头一次阅读此书,便一心一意想找出与这两个项目结构不符的交易。一开始想到礼物,它必然非属夺取或交易。其实不然,礼物符合“交易”,虽然没贴上定价,卖了它既不得体也不吉利,但仍有一条互换规则在执行:起码,得到礼物,总得道谢作为回报。此外,你自己也欠了一份礼,就算不是欠送你第一个礼物的人,至少也欠了别人。艺术天赋之礼则是如此运作:艺术天分无法购买,而是赠与或授予而得,更进一步的灵感则透过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而生,假如你够幸运,这份灵感也藉由你的作品传递给他人。

但是,借入与借出呢?借贷行为似乎存在灰色地带,既非“夺取”,也非“交易”,依照最后的结果来变化性质。借贷如神话中的谜语:前来我这里,不赤裸,不着衣,不上路,不离道,不走路,不乘

车。出借的物品或金额不是夺取，也非交易，处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。假如贷方为借贷物强索高利贷等级的利息，其交易行为近乎窃盗；如果物品或金额从未归还，这也形同偷窃，遭窃者为贷方，在此情况下，属“夺取”，而非“交易”。不过，如果物品出借后归还时附带合理金额的利息，这显然属于交易。扣押人质也是处灰色地带的交易：算盗窃或夺取，也算交易。

然而，还有一种暧昧的金融约定：抵押日后可能将赎回或买回的对象。或者，在不购回的情况下，扣留此物的人可予以保留。押当是古老的习俗，比方说，在《申命记》第二十四章第六节提到，“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作当头，因为这是拿人的命作当头。”《申命记》多半论述支配公平的法律，对行为的容忍程度设下限制。不取磨石，意为不可取走某人谋生必需品，理由很明显，取走了，他将永远无法了清欠你的债，取回磨石。因此取走他人主要工具作典押品，恶劣程度与偷窃一样，假如取了小型家用磨臼，无异于取走一家子口中的面包。

此种中间形态的交易依然与我们息息相关。我们称抵押物品为“典当”，在称为“当铺”的场所从事此行为。一如处于清楚分类之间灰暗地带的任何事物，当铺四周也弥漫阵阵硫磺烟。

我的阿姨乔伊斯·巴克豪斯现在高龄九十五，住在新斯科细

亚,讲了以下与当铺有关的故事。

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,我哥哥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时期出生。当时,新斯科细亚到蒙特利尔的火车有情人节之旅特价,票价十块。阿姨与一位女性友人各自凑足十块,前来蒙特利尔协助我母亲照料新生儿。她们抵达时,我母亲还在医院,因为我父亲还未收到月薪支票,无法付账,接她出院。当时,医院非常像负债者监狱。父亲最后让母亲获得释放,付清医院账单(九十九元,我查看母亲的账簿而知),月薪却用罄了。

我的双亲当时一贫如洗,所以父亲也没有存款。为了请阿姨上馆子吃午餐当作答谢,他典当了自来水笔。(他认为必须这么做,这也显示,他明白得以感激之礼回报阿姨的照料与效劳之礼。)当阿姨与友人搭火车返回新斯科细亚,也收到两样珍贵的临别礼:一串葡萄与一小盒劳拉斯柯德巧克力,这是她们火车旅途中唯一可吃的。她们没有铺位,得全程不舒服地坐着。不过,有名男子出租枕头,一只二毛五。哎呀,她们两人共只有四毛八。她们开出四毛八与两颗巧克力的价格(阿姨说,她们睫毛眨啊眨),出价被接受了,她们于是安稳入眠。

小时候,我听到这个故事,得知枕头顺利取得,开心得不得了,还将议价程序谨记在心:不主动开价,交易便不会成功。后来,我对笔起了兴趣,心想那支笔是哪一种自来水笔?既然双亲生活一贫如洗,父亲怎么会有一支昂贵到可以典当的自来水笔呢?再后

来,我很讶异火车旅行竟如此廉价,现在拿出十元,很难买到一罐水加几片洋芋片。我还惊奇那串葡萄所被加诸的高价值。

不过,我现在想想,我的父亲! 行事耿直的人! 进去当铺! 多格格不入! 没错,讲到此一情节时,说故事人的口吻既压抑又窃喜,仿佛进当铺是丑闻,好像溜入脱衣舞秀,是逾越分际的违法行为,却又是牺牲自我的英勇之举:看啊,父亲为了正义之事所愿面对的经历!

我很小的时候,一直以为当铺(pawnshop)和西洋棋有关,可以上那里加购棋子(pawn),替补总是消失在沙发垫子后的棋子。不过,实情不然。西洋棋棋子的英文衍生自 peon 或 peasant,意为率先派出的步兵,你可以弃兵不顾,因为他的利用价值相当低。当铺中的 pawn 来自“当头”(pledge)一字:将某物留置当铺,当铺老板给了若干钱及一张有号码的票券,之后返回拿出票券,支付原额,外加使用金钱的费用与交易费,“赎回”或购回自己的物品。不过,若无法在指定期限内带现金返回当铺,将失去买回的权利,对象归属于当铺老板,他可卖出后留下利润。

至于父亲带着自来水笔前去典当那时,当铺为何拥有三流名声,意见分歧不一。如同拥有两端且涉及两方平衡的事物(以真理羽毛衡量灵魂重量的天秤、弑母与杀父之间的争议、记录善行的天使与记载恶状的天使、每月预算、当铺的良莠影响),双边很难完全等量。当铺历史起码可追溯到古典时代的希腊与罗马,在东方可

回溯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的中国。它被当成人民穷困潦倒时最后凭借的手段,也有人怀疑盗贼利用它来销赃:偷取某物卖给当铺老板,然后再也不返回取走。还有另外一种推脱妙计:预备破产或避债的人可赊账买货,典当之后,带现金远走高飞。以上便是当铺给人负面观感的地方。

从正面的角度看,当铺热心救济贫者,可算穷人的银行业者。中世纪的圣方济会修士,古代中国的和尚,皆为贫民经营典当买卖。无大量担保品的人无法从庞大的借贷机构借款,此类当铺商会则提供他们少量金额,实际上是微型金融业。圣尼古拉斯(Saint Nicholas)是当铺业者的守护神,根据一则动人的传说,有三位贫女无嫁奁可结婚,他于是提供了三袋黄金作为嫁妆。因此在西方每间当铺外,可见悬挂着三颗金球。(中国不用三颗金球,而是以象征吉利的蝙蝠。不过,那是另一个故事。)

圣尼古拉斯还有另一无关宏旨的传说: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,他自烟囱下来,带着满袋从当铺骗来的物品。然而,十九世纪意为撒旦的流行语“老尼古”(Old Nick),确实与圣尼古拉斯有直接关联,线索不只一条。请注意,两者皆穿红衣,体毛多,与燃烧煤灰有关,而表示偷窃(to nick)的俚语衍生自……不过,我离题了,只停下来补充一点:圣尼古拉斯除了保护年轻孩童(手指黏答答、精灵般的小鬼,缺乏对他人所有权的观念),也是小偷的守护神。圣尼古拉斯总会在堆积如山的赃物附近,遭人发现;问他在哪里得到这

些东西，他会吹嘘难以置信的故事，说有非人类的劳工在他委婉称为“工作坊”的地方敲敲打打。我认为是可信的故事。

说回三颗金球，嫁妆故事非常动人。不过，还有一个更可靠的解释。球是富豪之家梅迪奇(Medicis)家徽的一部分，接着由伦巴底(Lombard)家族采用，这些银行家、贷款者希望人民认为他们富可敌国，未几他们就富可敌国了，因为此类暗示性广告与“交感巫术”(sympathetic magic)的雏形起了作用。

一开始能典当的抵押品之中，包括了人。两河流域文化的《汉谟拉比法典》(The Code of Hammurabi)约出现在公元前一七五二年，是既有法律的修订，这意谓债务法律本身甚至更为古老。阅读这套法典会发现，负债男子可抵当妻儿、侧室、庶子、奴隶给商人当债奴，以换取金钱偿还债款，或者可卖断家眷。在后例中，他无法赎回家眷，他们将终身为奴。不过，假如他们被送出作为贷款抵押，贷款在一定期间内偿付，债奴即可回归给他。如果实在山穷水尽，他亦可卖身为债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大抵会继续为奴，因为无人会挺身相助赎回他。

因债为奴并非远古之事。想想今日的印度，有人可能毕生与债奴无异，许多印度人必须提供妆奁，因而陷入此种处境。再想想自亚洲被偷运到北美的非法移民，遭走私入境的人被告知，为还清旅费，必须一生无薪工作。十九世纪时，北欧的矿村中，员工商店

成了奴主,矿工得在店内购置食物与生活必需品,花费比矿工实际所赚还高出许多。

法国文豪左拉(Emile Zola)最驰名的小说《萌芽》(*Germinal*),以法国大革命后新实行的月份名称为题,意为四月。此书详细描写此种体制下悲惨却英勇的故事。商号经理行事下流,观念古老,以为性是可买卖的货品,以勾销债款为交换,利用矿工妻女达到邪淫企图。著名暴动事件令读者击节称快,众妻女施展报复,以枝条串起商号老板的生殖器,游街示众,庆贺胜利。的确,这是粗野的娱乐形式,不过当时并没有电视。十九世纪有另一种因债为奴的形式,逼奴者租借房间与衣物给妓女,或者经营妓院,对少女的衣食花费索讨流水账,而少女永远也偿还不了。这类情形依旧以某种形式存在,还有嗑药成瘾的花费也加在不断累积的账上。这些手段使人受制于人,为仅能糊口的报酬工作,是令人心死的处置,是永远无法跳下的梦魇跑步机。

在《汉谟拉比法典》记载成书以前,奴隶制度已经施行很久。它源自何处?在《父权制之建立》(*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*)一书中(“父权制”不代表慈蔼的爸爸坐在餐桌首位切星期天的烤肉,而是男子有权以绝对拥有的方式对待妻儿,可如桌椅般任意出卖他们),奥地利历史学者勒尔那(Gerda Lerner)有此一说:“有关奴隶制度的起源,历史资料阙如,推论性的说法难以评估。奴隶制难得发生在以狩猎或采集维生的社会中,随着放牧活动开始,却出现

在广阔疏离的地区与时代，之后又发生在农业、都市化、国家结构产生的地区与时代。多数权威专家断定，奴隶制衍生自征战，一般提出的来源有：战争俘虏、犯罪惩处、贩卖家庭成员、以身偿债、债务束缚……奴隶制唯独发生在某些先决条件存在之处：必有超额粮食，必有镇压顽强囚徒的手段，奴隶与奴役者之间必有区分（具体或概念）。”她接下来假设最早的奴隶是女性，因为她们较易受控制。她也假定男性战俘通常直接击脑致死或推下悬崖，直到有人想起让他们眼盲的取巧手段。这令我们想起英国作家弥尔顿（John Milton）的《力士参孙》（Samson Agonistes）一诗中的主人翁：“……无眼在迦萨，与奴绕磨臼。”

参孙是《旧约圣经》中的英雄，神赐的力气取决于保守自身的秘密：假如头发剪光，他将失去所有力量。然而，他的头发遭一位口蜜腹剑的女性剃除。（这种女性往往走漏风声；除非希望邻人听到，否则你不可告诉她们任何事情。）不过，参孙自敌人与凌虐者手中赎救自己，买回灵魂的自由，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肉体生命。当一个人因可耻行为而负罪，接着以善行义举抵消罪过，我们说他“赎救自己”，这真是有意思。看来灵魂当铺是存在的，灵魂囚禁于该处，却也许可以赎回。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讨论的。

首先，灵魂当铺中还有个有趣的表现形式：“食罪人”。噬食罪恶的习俗出现在英国作家韦布（Mary Webb）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小

说,书名《珍贵的毒药》(*Precious Bane*)源自弥尔顿《失乐园》(*Paradise Lost*)第一卷。撒旦自天堂落入地狱后派出一组采矿远征队:

附近有座山,怵目惊心的峰巅
喷发火焰和卷曲的烟雾;
遍山发出荧光,
无疑有金矿银砂
遭山腹隐藏的硫磺焚烧。
大队天军匆遽飞去,
如王师之先锋部队,
提锄擎锹,
挖壕掘沟,打造堡垒。
领军前去的是贪婪之魔玛门。
自天上坠落的天使中,玛门最是卑微,
昔日在天庭低首下心,佝偻不伸,
总是低垂眼睑,
却不欣赏圣明美景,
称羡天庭的黄金砌地和豪华铺道。
他首先破坏宇宙中心,
由于他的教导,

人类以不孝之手搜索大地之母的内脏，
夺取其中应善存之宝库。
不久该座山头遭他的手下开凿，
划出一道深伤，挖出黄金肋骨。
勿夸赏地狱所生之财，
该处的土壤最宜此珍贵的毒药。

由标题可知，韦布《珍贵的毒药》一书主题包含迷恋财富所招致的毁灭；果如其然。背景设于十九世纪英国沙洛普郡，该地古老民风依旧。吉登·萨恩的父亲中风而死，死时脚上穿着靴子，这是不祥之兆，因为他被推断“忿忿而死，一生之罪全在其身”。这种死法，也就是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期盼杀了继父克劳狄斯的死法。真心忏悔，可弥补罪恶之债，来不及忏悔的话，那么便完了，此时就需要一名食罪人。叙事者解释如下：

话说当时在我们这一区还有这个风俗。有人亡故之后，给某个穷人一笔酬金，他便会带着交给他的面包与酒来到棺木边，一面吃喝，一面说：

亲爱的先生，我现在赐你安乐与安宁，你不会穿过原野，不会走入僻道。为了你的安详，我典当自己的灵魂。

他露出冷静与悲痛的神情，走回自己的住处。爷爷常常

说，食罪人多半曾经是智者或驱邪法师，却走入了邪魔外道。或者是穷苦人家，因犯下某种恶行，脱离了正道生活，没有人愿意与他交易，唯一的食物往往是越过棺木的面包与酒。在我们的年代，萨恩附近没有任何食罪人，差不多都消失殆尽。此外，他们得被派去山区，旅途漫长，他们会要求高额酬金，而非如往日无偿做这件事。

在《珍贵的毒药》中，死者之子吉登充当食罪人，目的是得到家庭农场，然后全心全意工作，从而致富，对众人作威作福。然而，他吃了罪，招来厄运。饮用食罪之酒的描述如下：“他举起黑沉沉的白蜡小酒器……”读者心想：不妙，这不会带来好结果。假如食罪人的动机单纯无私，他有几分希望可避免诅咒。不过，倘使他如吉登一样，“神色与思维却是卑劣”，就无法闪躲了。

食罪在苏格兰边境和威尔士也是已知的风俗。美国学者海德（Lewis Hyde）在《礼物的美学：艺术经济理论的新主张》（*The Gift: Imagination and the Erotic Life of Property*）一书中，描述一世纪前类似却不尽相同的威尔士风俗：

棺槨放在屋外靠门的棺架上，接着，一位死者亲属将面包奶酪分送给穷人，小心将礼物自棺槨上方递出。面包或奶酪中偶有一枚硬币。穷人期盼收到礼物，事先会收集花卉香草

来装饰棺槨。

海德将丧礼致赠之礼，归类于他称为“出发点礼物”的上层分类之中，这种礼物助人自某一阶段推移至下一阶段。在威尔士风俗中，死者在此生通往来生时，得到协助。假如协助不当，他恐会变成鬼困于人间，而众所周知，鬼是在人间有未竟之事的灵魂。四海皆有类似习俗，置于墓地或金字塔的对象代表相同功能，在旅程中陪伴往生者，协助他们转移过渡。下次将花朵扔入尚未掩埋的坟墓时，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做。

不过，食罪还有一点特别。在棺材上交递面包与酒，这显然回应了基督教的圣餐礼。我们认为，领了圣餐，灵魂将置于神的恩典中，食罪面包与酒的效力则相反：下肚的是黑暗，而非光明。食罪人吃下所有罪孽，逝者灵魂因而摆脱了罪，如此一来，食罪人与代罪羔羊显然有关。他也押当自身灵魂，以保证某人（换言之，即他自己）在支付期限到来时，准备偿付所有罪恶。

食罪人典当灵魂，却非售出灵魂。他质押灵魂，确定可换得面包、水酒、金钱。他也做出无畏的冒险之举，一如在“传包裹”游戏中，他本人穿着靴子去世，假若没有食罪人为他站出来，堆积如山的罪孽将令他动弹不得。不消说，当铺老板是撒旦，接收抵押的灵魂，除非就像从铺子买回质当，有人赎回食罪人的灵魂。此处有一点值得注意，“质当”也有“人质”之意。如同今日，当时的人质遭到

囚押，以交换他人或一笔金钱。食罪人的灵魂于是充当人质，顶替为其食罪之人的灵魂。难怪，在《珍贵的毒药》中，食罪人返回“自己的住处”，露出“平静又悲痛的神情”。

神话故事里，这类人质的第一人，应是苏美族伊南娜神话中的格什婷南娜。生命女神伊南娜与死亡女神哀力思齐嘉打斗后遭杀死。然而，生命女神死了可不成，不但不利于园圃，遑论还有世间其余一切生物。所以另一位神造了两个像有生命的自动泥人，它们不具有机生命，所以不受死亡牵制。这些泥人挽救了伊南娜，让她返回人间。哀力思齐嘉却表示，死亡人数得维持不变，否则会破坏宇宙平衡，得找一名替身，取代伊南娜在苏美冥府的位置。牺牲者是牧者国王杜姆兹，也是伊南娜的凡人配偶。不过，杜姆兹的姊姊格什婷南娜自愿当替身。她牺牲自我的精神大大感动众神，他们于是将死期一分为二，杜姆兹在冥府六个月，格什婷南娜也六个月。

因此，个人自愿担任替身以赎救他人的例子，格什婷南娜大概算是第一个，这就是食罪人风俗的根本概念：有了亏负；债者无能偿还；他人于是挺身而出，清偿亏欠或取代负债者。这项风俗与基督教义相似处昭然若揭。

每一种人类行为典型都有正负两种版本。在这类负面版本中，与其主动为他人充当替身，有人会提议由他人顶替自己。负面的好例子可在英国作家奥威尔（George Orwell）的反乌托邦小说

《一九八四》(1984)中找到。命运悲惨的主角温斯顿·史密斯被送去可怕的一〇一房。一〇一房向来容纳世上最讨厌的事物，而温斯顿最讨厌的刚好是老鼠。这些老鼠长期挨饿，即将在他眼睛上尽情大啖。

面具往他脸上靠去，金属掠过脸颊，接着——不，不是解脱，而是希望出现了，一丁点的希望。太迟了，也许太迟了。不过他突然了解，在全世界中，他仅可将自己的惩罚转移到一人身上，只有一具身躯能塞入自己与老鼠之间。他放声大喊，一遍又一遍：

“咬茉莉亚！咬茉莉亚！别咬我！你们怎么咬她都可以。把她的脸咬下来，咬到骨头里去。别咬我！去咬茉莉亚！别咬我！”

顺带一提，茉莉亚是温斯顿挚爱的情人。以他代己，这是研究古老宗教的学生耳熟能详的概念，它藏于牲祭及以人献祭的风俗之后；亏欠神明，因此让某物或他人为你偿付。阅读《旧约圣经》，尤其是《利未记》与《申命记》，你会发现冗长的动物名单，可按照仪式杀害，以偿还自身的罪孽、逾矩、过失，或者用以回报上帝赐与的特别隆恩。动物可赎救另一只动物，举例来说，羔羊可赎救头胎出生的驴子，代替它被宰杀牺牲。

中东与希腊世界中，可以人作为祭礼，起码在重要场合如此。特洛伊战争远征军的领袖阿伽门农国王牺牲女儿，《旧约圣经》中，将领耶弗他也牺牲自己女儿，双双获得凯旋为回报。约书亚征服迦南众城邦后，残杀所有俘虏及其牲畜，作为献给上帝的祭品；以利亚也同样屠杀了邪神的四百五十位祭司。

在各种情况下，所有物种（包括人类）的头胎都属于上帝，因而当上帝交代亚伯拉罕牺牲独子以撒时，亚伯拉罕没有露出惊讶之情。结果，喉头遭切开的不是孩子，而是一只公羊，所以一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以牲畜代人献祭的习俗开始推动。人的祭礼多半是孩童，在古代世界倒是普行的常规，替代性的牺牲偿还了亏欠，回报神明的恩惠。人类提供适当的少量资产，一头公牛、一只鸽子、一名孩童、一位奴隶，来顶替自己，嘴里不停嘀咕另一版本的“咬茱莉亚”。

太好了，到了《民数记》时代，可提出等值金钱作为替代。下次将信封放入教堂奉献盘时想一想，二十元钞票作为替补，免于喉咙遭到切开，这代价真便宜。

我们来到基督教。耶稣基督被唤作救世主（the Redeemer），此称直接出自债务典当或抵押的语言，从而也出自替代牺牲的语言。事实上，基督教神学的政体基础是：精神负债与负起清偿之责，还有如何利用他人替代偿还来逃避此债。它还有一个基础：基督教时期之前，代罪羔羊角色（包括以人为祭礼）的漫长历史；这人

为你带走罪。

以下是浓缩版。如果简扼版本无法充分传达公道评论，我先致歉：

上帝赐人生命，人因此亏欠一份确实的感激与顺从之债。这份恩义，人类当偿却无还，反而经由抗命行为背弃它，如此一来，永远典押了自己与后裔。处理过遗嘱的人都晓得，个人债务会转移到嗣子与借方受让人手中。关于与身俱来的罪债，我们有时认为债权人死神，有时是撒旦，他取走你的生命，或者接走你的灵魂，抑或两者皆取，以补偿你因为卑鄙的远祖而拖欠的债务。

你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债负担（又称“原罪”），加上自身也许与原罪无关的罪行，让负担累增，而且因总额庞大，你将永无了偿的一日。除非有人代表你站出来，否则你的灵魂会灭绝，或者成为地狱撒旦的奴隶，以恐怖的方式被处置。但丁描写过形形色色的处置方法，而地狱统治者则仿如英国音乐家吉尔伯特（Williams S. Gilbert）与苏利文（Arthur Sullivan）的歌剧《天皇》（Mikado）主角的骇人变形，足智多谋，致力创造适合罪行的惩罚。假如，那样的意象对你而言过时，请将论述地狱的布道加上乔伊斯的《年轻艺术家画像》（*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*），便可得到较短的地府描绘版本。

一般相信，一生当中，灵魂若无蒙受神恩，也无完全卖给撒旦，最后将处于中间地带：置身险境，却尚未打入地狱。耶稣扮演宇宙

的食罪人,我们认为他已经赎救所有灵魂,起码理论上是如此。他钉在十字架上,将众人之罪加诸自身,发挥格什婷南娜般的无私精神,奉献自己,作为献祭的替代者,并终结所有替代的人的祭献,从而清偿累累的原罪之债。不过,个体也必须参与这场戏:你实际上必须允许自己被救赎,才能赎救自己。

由此,所有生命的灵魂都可视作归属于灵魂当铺,不全然是奴隶,也不全然自由。时间一点一滴流逝,在午夜钟响之前,扛镰刀的狰狞死神抵达时,你能得到救赎吗?还是情况更糟,穿着红袍的撒旦准备将你迅速提放到地狱的收款麻袋中?千万撑住!未到最后关头,绝不轻言放弃!

世事难料,基督教生活因此有了戏剧张力。世事难料,唯有信奉“反律法论异说”(antinomianism)才得另当别论。假如你敬奉反律法论,信誓旦旦自己将得到救赎,即便罪当万死也无妨,因为犯罪的人是你。我在此引用《伦敦每日电讯报》二〇〇五年刊行的一篇文章,来概述此一立场。作者利思(Sam Leith)暗示前英国首相布莱尔(Tony Blair)信奉此异说:

我没自称是神学专家,因此得简略陈述。大体而言,反律法论的概念是:因信成义,人从而无须行善。正当凌驾律法,这可算是首相对伊拉克所抱持的立场。

就某个角度,可看作微妙的神学圆圈被拉直成方形:卡尔

文教派主张，早在任何人成为祖先眼睛眨动中的闪光，神已经做好规画，选民将会得到救赎。假如通往天国的必然之途是因信成义，而非因行成义，根据此逻辑，极端分子会完全不在乎行为。

我们无能控制神恩，神恩引发信仰，信仰带来救赎。因此，如果你未蒙受恩典感召，能做之事无多，唯能盼望长期的退休生活，在草叉旅馆让恶魔温暖你的脚指头。

另一方面，假如你是选民，欢狂吧，耶稣要你快乐，无论多少劣行恶状，都无法阻挡他判辨你的正义。多数人会同意，这是极为疯狂的观点，以历史而论，公权力与宗教当局往往劝阻此一态度，理由十分显然。然而，事情就是如此。

现今，既然政治家（起码在使用英语的西方社会）越来越趋向将宗教扯入政治，选民以自身神学观点来询问他们，大概算是公平的吧。到了提问时间，以下问题俨然为恰当的第一棒：“你相信以下所言吗？由于身为上帝选民不会犯错，所以你自己终将得救，你涉及的贪污、欺骗、谎言、拷问等犯罪行为，完全情有可原，一切都如你本人一样清白。你表示希望担任大众的政治代表，大众低贱无用，命定在地狱下油锅，那么为什么你还要去关心他们呢？”

一八二四年，苏格兰作家霍格（James Hogg）出版小说《称义

罪人之秘密回忆与自白》(*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*), 彻底探讨反律法论的异说。在政治人物号称比人民圣洁的今日, 此书吸引越来越多的评论注意, 这并非巧合。小说情节如下: 叙事者的母亲心绪狂热, 扭曲了他的宗教观点, 他深信自己注定获得救赎, 满心嫉妒与仇恨, 对魅力更高的哥哥与微醺的老酒鬼父亲尤为反感。就在他深信不可能丧失选民资格之际, 刚好遇上一位陌生神秘客, 经由他的牵引, 接二连三犯下滔天大罪。

早期描写与撒旦订契的称誉文学作品中, “地狱之书”被视为必要道具, 理由容后再述。在霍格的小说中, 它适时地出现。最初与神秘客的偶遇, 有次发生在教堂, 主角发现谜样之人正在阅读某书, 乍看仿佛是本《圣经》:

我趋前与他交谈, 他却专注在书本上, 我开口说话, 他连眼睛也没抬起来。我也看那本书, 它依然像是《圣经》, 诗行分段成章, 只是以我一个字也看不懂的语言写成, 整本书写满红色的诗文。当我的目光第一次落在那本神秘书上, 电击似的感觉穿过身躯, 我动弹不得。他笑着抬起眼, 合书收入怀里。“亲爱的先生, 你看了我的书, 好像受到奇怪的影响。”他客气地说。我说: “以上帝之名, 那是什么书? 是《圣经》吗?”

“是我的《圣经》。”他说。

未几，神秘客谈论起血盟，读者发现了他的身份，因为血盟和令人震栗的邪书是十五到十九世纪撒旦明显的标志，起码在文学作品是如此。他鼓吹人类，与他订下得以自己血液签署的契约。霍格小说中的邪书似乎是撒旦版的《圣经》，更常见的撒旦巨卷却是账册，其中记录已收购的灵魂、关键时刻来临时预备收取的灵魂。法国作家赛林(Louis-Ferdinand Céline)有本小说《分期死亡》(*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*)，其实即是撒旦推销的产品：当下买入，享受撒旦提供的商品之好处，然后付款，永远不停地付款。

美国记者蒂尔尼(Patrick Tierney)在其出色著作《最高祭坛：人祭的故事》(*The Highest Altar: The Story of Human Sacrifice*)中，谈论到南美的喀喀湖区巫医(称 yataris)，他们之间盛行某些古老奇异的传统。

将灵魂卖给魔鬼以交换宝藏，为自虐之举，与基督教教义有关。在这地区，此概念从未流行，或者说，对人民的意义不大。艾马拉族(Aymara)的巫医行事手段更为实际：将他人的“身躯与灵魂”一并卖给恶魔……与魔鬼订契约时，只要献给魔鬼一名人类牺牲者，就能驱凶……在这桩邪恶的交易中，某人肉体遭受杀害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阴险的潜在交易却未被发觉，那人的灵魂将永远遭受奴役……

旧时，当欧洲人尚未到此地区，献祭的牺牲者通常是单纯的年轻人或孩童，事前做好精神与情绪准备，收受他人的款宴、奉承，听从劝说，乐意承担此角，自愿成为众人的守护精灵，为那服务整个社群的超自然力量，担任强而有力的沟通管道。由此，牺牲者与食罪人的性质相仿，类似代罪羔羊，是民众戒忌之人。如《珍贵的毒药》中，食罪人被形容为“受诅”，但也得到庇佑；此人牺牲死去后，将受人敬畏，民众心怀恐惧，颤抖靠近，轮到自己献出牺牲。

而蒂尔尼表示，在今日的喀喀湖的巫医与主顾中，个人接受与地方神明之间的契约，出于与世俗财富权力有关的自私目的，牺牲者则绝非出于自愿。他或她其实被引诱至牺牲地点遇害，灵魂遭受奴役，受迫从事设陷者想做的勾当。据说，执行献祭的人活在灵魂逃脱的恐惧中，于是展开报复，如罗马共和时期奴隶叛乱领袖斯巴达克斯与左拉作品《萌芽》中的众多妻女。不公对待引发的憎恨是普世未还的债务，它呼吁秤盘两端应保持平衡。

在人类历史初期，民众即供奉超自然力量，与其订立协约，亏欠其恩义，活动成千上万，却没有以不变的形式记录。不过，随着书写发明，记录、书本、契约合同问世。人类对未知灵界的想象，往往反映出尘世可得之物。比方说，十七世纪的美国新英格兰居民描绘出的巫婆聚会，与同时期清教徒集会有相似之处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因而当人类拥有书写工具，撒旦登时也有了自己的一套。其实，他甚至可能从更早期的死后记分员手中继承而得，例如埃及的

书记神托特。

长年以来，撒旦择选的媒介变化不定，有时是要求以血签署的非实体册子，有时则是一卷羊皮纸，或如英国剧作家马洛(Christopher Marlowe)十六世纪末的剧本《浮士德》(*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*)，是一份天赋让渡书。不过，无论实体形式为何，它，是契约，签署了，你的名字便写入坏书，而依上帝律法之人的名字则写在好书里。撒旦有不同角色，尤其扮演了律师一角，可算是起诉律师，所以非常喜欢契约，也喜爱记录与账本。

为何需要种种文件呢？我们来细想债务与成文记录之间的关联。

无记忆，无债。债，是过往发生的交易中所亏欠的，假如借贷双方皆不复记忆，这笔债实际上便清偿了。我们常说：“既往不咎。”其实，除非忘却，否则无法完全宽恕。在但丁的《神曲》(*Divine Comedy*)中，地狱受苦之人牢记每一件事情；而在天堂，人竟忘却自我，忘记谁欠你五块钱，转而沉思起无我的存在。或者，那只是理论罢了。

假定没有记忆，没有债。可是，我们能记住故事，因而记得嫌隙、无法律约束的债务，还记得谁必须对谁报仇。除非我们是数学天才，我们记住人与其种种行为，会比背诵长串数字还简单。我们的进阶数学能力是后来开发的，根本不是与生俱有的本能；九九表

只能经由背诵一途,强行灌注至脑海中,即使学会了,仍偶尔求助指头来计算(确切说,那是在计算器发明之前)。芭比娃娃苦思不解,说“数学好难”,她只是在陈述事实。因此,即使只是一张纸、一支笔,我们多数人仍需专业协助,才能完成计算。

不过,拥有那张纸之前,我们如何经营事业?譬如,如何交易?考古学家告诉我们,人类交换实质品目至少有四千年历史,不过缺乏登载记录,长距离之间的交易必有风险。为了确保取得希冀的等价物,交易得面对面进行:你的黑曜石换我的赭土。捐客靠不住,派送之物不见得永远等于收受之品,双方俱无可兹证明的稳健方法。一旦有了记录买卖的工具,斡旋的商人即可为你处理交易,带回所得,而你则能核对数额。

人类一切科技皆为人体与心智的延伸。因此眼镜、望远镜、电视、电影、绘画的影像是眼睛的延伸,收音机与电话是声音的延伸,手杖拐杖是脚的延伸,诸如此类。书写与成文数字尤其为记忆的延伸。备忘工具在众多人类社会中独立发明,而且传递数额的方法(因此包括债务在内)似乎总是在诗文与宗教书写成形之前出现,因为出于动作与口述本能的作品,更容易存在于口说形式。

在南美印加民族中,一串串彩色结绳(称为 *kipu*)用于此目的。在两河流域文化的萌芽期,小型黏土做成圆锥、球体、圆柱等几何形状,封入泥作信封之内。今日,这些形体被证明是母牛、小牛、绵羊、羔羊、山羊、小山羊、驴子、马等畜牧动物的象征。信封可

与牧人一同送去，非得打破才能打开，因此无论谁买下畜群，都会取得一张经过保证的账单或运货单。

楔形文字的字板更晚出现，绝大多数属会计记录与物品清单，因为此时两河流域的祭司国王出售剩余谷物，成立最早的银行：粮食银行。没有食物，无法喂养军队；食物过剩，又引发大规模战事。有了战争，就有了更多的物品清单，在分配战利品时无它不可。当一座城邦投降，成吉思汗军队的首要工作是取得物品清单，不光是所有资产的清单，还有全城人口的名册。成吉思汗往往屠杀富人贵族，却留给文书官一条生路，因为管治帝国需要大批官吏，读写能力便派上用场。

先是登载记录，后有追踪借贷的技能，精密的征税系统因此得以快速扩大。起初，课税是收取保护费：纳税给宗教机构，照理可得到诸神的保佑；缴税给国王或皇帝，理当得到他麾下军队的保护。税金负担最重的是耕农，他们生产实质食物，维持上层组织运转，迄今依然如此。理论上而言，税金与有人直接走进你家取走你的东西是不同的，后者称为“抢劫”。反之，缴税后应可获得回报，而到底获得什么回报，这提供了多次近代选举争辩不休的论点。

成文记录发明了，对目不识丁者，必然如同妖术，他们无法理解诡异记号，律师与地主却提出来，作为对他们不利的证据，因此这类对象获得邪恶名声。这就是撒旦地狱账簿最可能的起源。的确，在近代初期，撒旦与收税员或苛刻地主有许多偶然的相似点，

四处挥舞地狱卖魂换钱的合约，像是通俗剧中的恶棍，前来逼讨过期未缴的租金，调戏未成年女儿。尽管《圣经》有言：“恶人借贷而不偿还”，对于世间悲苦之人，真正邪恶的铁定是贷方，而非借方。

上述的一切回答了一个问题：在当作办公室的沉闷小牢房中，施顾己的低薪职员克拉契镇日在涂涂改改些什么？是账目，是施顾己无情放款所遭积欠的债款。天使长加百列之于上帝的角色，就是克拉契之于施顾己的角色。有债的地方，定有记忆存在。一开始，对施顾己而言，重要的记忆是放款的记忆，而将之化作记录的是克拉契手中的羽毛笔。

传统上，财务法律对贫困阶层加诸严苛负担，所以销毁记录是他们长久盼望的梦想。欺骗地主、收税官、放款者，不光被视为正义，更是美德。侠盗王子罗宾汉是歹徒、是盗贼，也是英雄人物，而郡长诺丁汉与国王约翰性格贪婪，收钱放款，逼讨税金，是流氓一类。苏格兰诗人彭斯(Robert Burns)写过一首短诗《撒旦随税务官而去》(The Deil's Awa'wi'the Exciseman)，诗中，有人被派来收取村民自酿麦芽威士忌酒，撒旦带着他一同跳舞而去。此夺取之举使撒旦得到由衷的感谢，因为世界最坏的债主偷走自身的缩小版，摆脱了两者，真是太好了。

借方和贷方？何者更应当责难？在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(*Hamlet*)中，倔强的波洛涅斯对急躁的儿子雷欧提斯说：“别向人

告贷,也别借款予他人,因为放债往往失去金钱,还丢了朋友,借款会遗忘了简约的习惯。”换言之,假如借给友人一笔钱,他不还账,最后你生他的气,他生你的气。假如你借了款,花用不属于自己、非自己挣得的金钱,而非在一己收入限制内设法应付。波洛涅斯,你的建议真是好极了!怪的是,遵循的人少之又少。或者,怪的也许是还有人仍遵循这建议,因为我们不断被告知,求借其实值得赞赏,此举转动了“系统”之轮,消费者花用大量金钱,某个庞大抽象又高傲之物因此免于陷入困境。此物称为“经济结构”。

不过,波洛涅斯的观点是对的。当借方/贷方的天平严重失衡,长久下来,怨恨累积,彼此看对方不顺眼,债务便成了双边角力之争,贷借二方同样应得谴责。英语谚语“擦净书写石板”(To wipe the slate clean)表示弥补罪孽,补偿做错的一切。与所有隐喻一样,此谚以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当基础:小吃店、酒吧中记录常客历来累积账款的写字版。写字板之所以肮脏,因为上头抹抹擦擦欠了账,对负债者与债主一样都是肮脏的。

我自英语俗谚摸彩袋中,抽出两条歧义的碑文作结,一条给贷方,一条给借方。给贷方的:“人死百债了。”给借方的:“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。”严格来说,两句皆非实言。人死之后,债可拖赖,而“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”则要看所指为何,不过,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在下一章,我要谈的就是另一个故事:“债的故事”,探讨债为故事本身的主要推动力。

三 债的故事

无记忆,无债。换言之,无故事,无债。

故事,是一连串随着时间发生的动作;在创意写作课中,我们曾经油嘴滑舌说:祸不单行啊。债,则是随着时间发生之动作的结果。如此一来,债与剧情线有关:如何负债,做了什么,说了什么,负债时想了什么,接着如何还债(视结局是喜或悲而定);又或者,债务越积越重,直到债台高筑,无法负荷,深陷其中。

藏匿的隐喻出现了。我们“负”债,犹如担荷、承担、以肩背物。我们清偿债务,仿佛走入清爽的气氛,扫除了污秽。如果负债累累,我们说是债台高筑,冷酷无情的大楼高耸,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这听来都充满戏剧效果,肢体活动不断,又是担,又是背,又是清扫。就比喻而言,债的情节线与凄风苦雨的现实可是差远了。现实中,负债者坐在桌前,漫不经心看着屏幕上的数字,或是重新排列延宕的账单,希冀它们化为乌有,或是在屋内踱步,怀疑自己怎么可能有机会从财务的泥淖中脱困。

在我们的思考里,一如反映在我们的语言上,债是心理或精神

上的无空间,就像马洛笔下魔鬼梅菲斯特所形容的地狱。当时浮士德问他,为什么他不在地狱,却与自己同处一室。“噢,这里就是地狱,我没有脱离地狱啊。”梅菲斯特说。他随身带着地狱而行,仿佛地狱是私人专属气候,他在它里面,它在他之内。以“债”取而代之,你会发现根据我们的讨论,债也是同样无空间的地方。“噢,债就在此,我没有脱离债啊。”坐困愁城的负债者可能提出相仿的雄辩。

债的整体概念,尤其是告贷无门的巨债,听似英勇、高尚又有趣,而非纯然下流鄙贱,使得它有一种重于泰山的悲剧氛围。难道是有入负债,是因为债如同摩托车加速前进,会有一阵刺激兴奋感直窜而出,少了它,人生则穷极无聊?法警来敲门,因为你欠缴电费,所以灯光断电熄灭了,银行威胁要取消抵押赎回权,这种时刻,你起码不能抱怨生活百无聊赖。

科学家告诉我们,老鼠如果被剥夺玩具和同伴,宁可去触电感受痛苦,也不愿意忍受漫长的无聊,看来,连这种自我折磨的触电也能提供若干乐趣。期盼折磨的本身就具有刺激感,而兴奋还会伴随冒险行为而来。不过,更重要的是,在平静无波的时间空间点上,老鼠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来为自己创造事件。人类亦然:我们不光喜欢故事情节,我们需要它,我们多多少少可说就是我们的情节所造就的。没有故事的人生,不是人生。

债,可构成上述的人生故事。加拿大裔精神病学专家伯恩

(Eric Berne)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畅销书《人间游戏》(*Games People Play*),分析人际关系,列出五种“人生游戏”。这些游戏是个体终身会采取的行为模式,往往会带来破坏,却因为具备隐形的心理利益或收益,而继续进行游戏。不消说,每一场游戏需要一位以上的玩家,有的玩家心知肚明,彼此是伙同一气的,有的玩家则在不知不觉中上当受骗。“酒鬼”、“贱人,逮到你了”、“你踢我啊”、“看看你逼我做的”,这是伯恩人生游戏的四个标题。第五组游戏名为“负债者”。

伯恩表示,“‘负债者’不光是游戏。在美国,这个游戏越来越常被当作剧情脚本、终生计划,比方说,非洲与新几内亚某些丛林中的年轻男子,亲戚用天价为他买了新娘,他于是陷入债务负担好多年。”伯恩说,在北美,“庞大的花费不是用在新娘上,而是购买房子,沉重的债款是房屋贷款,亲属一角由银行接演。付清贷款给了个人一项人生目的。”的确,我记得我小时候,有一段时期(四〇年代吗?),大家认为在浴室悬挂“上帝保佑我们抵押的家”的针绣格言框,是很聪明的做法。那段时期,民众会举办烧房贷聚会,一旦缴清房贷,当真用烤肉架或火炉烧了房贷文件。

在此,我补充一点。房贷(mortgage)意为“死的押当”,mort是法文的“死”,gage是“抵押品”,就像中世纪的传奇小说,骑士扔下手套,挑战另一武士对决,手套或抵押品代表这人会确实依期出现,让你来攻击他的脑袋;接受了抵押品,代表你已保证响应。这

应该会让你对订婚戒指三思，它们也是信物或担保品；当你对唯一真爱送上这么一只戒指，其实在承诺什么呢？（或者，在这年头，送给众多真爱中的一位。我的友人在婚礼中说得真妙：“他会是非常棒的第一任丈夫。”）

回到房贷。以房子贷款，房舍是典押物，提出当作担保品。不过，一旦贷款免除，抵押品变成“死的”。我也喜欢此处用的“免除”二字；当人被释放出狱，我们会说他或她免除了牢狱之苦。

因此“付清房贷”是规规矩矩参加“负债者”人生游戏的结果。不过要是玩游戏不守规矩呢？每个孩童都知道，不规矩与作弊有关。不过，每个小孩也都清楚一点，骗子并非永远发不了财，他们有时居然在游戏场上与其他地方一帆风顺。

因此，有一种“负债者”游戏形式是不守规矩、狡猾多诈。伯恩称这种游戏形式“试了收走”，名称说明了一切。与他的书中其他欺骗游戏一样，逾矩的玩家总有若干赢利。基本上，负债者以赊账方式取得大量物品，然后赖账不付。与伯恩的其他欺诈游戏一样，“试了收走”起码需两位玩家，扮演与负债者相对角色的人自然是债主。如果债主变得意懒心灰，放弃追讨遭积欠的债款，负债者就会免费取得某物。假使债主对于索债锲而不舍，游戏成了刺激的追逐之战。假如债主郑重其事，诉诸法院诉讼一类的极端手段，负债者认为自己理当气愤填膺，因为债主的做法卑鄙又贪婪。负债者接着会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，人善得人欺，将债主描绘成恶棍，

手法恶劣，因此不配收到偿还。

赊账买货，躲账逃债，追逐刺激，迁怒债主，扮演苦主，这些事件都有连带奖赏：大脑化学作用引发的兴奋。这些事件也发挥功能，提供“负债者”情节线的人生故事关键要素。在贝克特(Samuel Beckett)的剧本《等待戈多》(*Waiting for Godot*)中，落魄流浪汉弗拉基米尔为了消磨时间，聊起不久前才目睹的不快场面。他的哥儿们亚斯特冈回应他：时间终究会过去。弗拉基米尔回答：没错，可时间不会飞逝而去。姑且不提其他，债似乎对负债者本身也具备娱乐价值。与其风平浪静，我们宁可痛苦降临自身，一如老鼠也甘愿遭受电击。

债如果成为主题，还有另一种娱乐价值；我指的不是现实人生情节在线的主旨，而是小说人生的母题。社会情势、阶级关系、金融趋势、文艺风潮改变，这类负债情节同样随着时间递变。不过，债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在故事中了。

一开始，我想探究读者熟悉的一位人物。此人大名鼎鼎，自担纲的小说中跃出，进入另一个明星界，成了电视与广告招牌红星。他就是施顾己，出自狄更斯的《小气财神》(*A Christmas Carol*)。即便你没读过此书、没看过几出关于施顾己的戏剧或电影，在路上碰见他大概也认得出来。广告说：“效法耶诞老人的慷慨，学习施顾己的节俭。”于是我们见到一个眼睛闪动光芒的可爱老人，告诉

我们有什么超值的便宜货,可以让我们省下一块五毛。

不过,这则广告结合了两位施顾己,企图两面兼顾。一位是洗心革面的施顾己,大肆消费,暗示神恩与灵魂救赎的到来;一位是故事一开始见到的施顾己,爱财如命,聚藏的钱连花在自己身上也不肯,更别提会花钱买暖气、像样的食物、保暖的服装,什么都不买。在讲求苦行生活的年代,早期的隐士喝清水、啃面包,对所有来者说:“啐!大骗子!”而施顾己以粥为食,生活简朴,这样的行径会受到嘉许,并被视为是敬神的表现。不过,年迈小气的施顾己得到的反应可不是这样。他的名字(Ebenezer)与压榨器(squeezer)、怪人(geezer)谐音,姓氏(Scrooge)则结合了“勒索”(screw)与“欺诈”(gouge)二字,小说作者对他的作风极不以为然:

唉!这个施顾己!是个守财奴,又是勒索,又是剥削,一毛不拔,抠门贪婪的老恶棍一个!铁石心肠,从不大方给谁一丝温暖。鬼鬼祟祟,独来独往,孤零零一人。内心的冷漠让他五官蒙上一层冰霜,鼻子刺痛,脸颊皱缩,连步态都僵硬起来。眼睛红了,薄唇青了,干练的说话声粗粝刺耳……暖日无法温暖他,严冬不能冻僵他。没有比他更透骨的吹风,比他更誓不甘休的落雪,比他更不顾请愿的滂沱大雨……

似乎连导盲犬都认得他,见他靠近,拉着主人往小路钻、巷子去,然后摇着尾巴,仿佛说:“失明的主人,没了眼睛好过

一只邪恶的眼睛！”

读者不只一次得到暗示，施顾己无论是否有所自觉，他已经与魔鬼订下契约。他不仅被认为拥有邪恶之眼（传说中灵魂卖给魔鬼的巫婆所拥有的记号），也被指控膜拜一尊金色偶像。他在夜晚看见幻象，快转来到自己的未来，在往日工作的地点，唯一偷听到他人对自己的评论是：“……魔鬼终于下手了吧？”如果施顾己并不知道自已签署了契约，作家对这点可是确定无疑的。

他认识这些人，而且熟得很。他们是生意人，家财万贯且地位崇高。他曾经特别努力，要让他们永远看重他，在生意方面器重他，也只有在生意上才能让人尊敬他。

“你好。”其中一位说。

“你好。”另一人回答。

“哎呀！”头一个说了，“魔鬼终于下手了吧？”

“我也这么听说，”第二人答道，“冷噢？”

“耶稣时节就是这样，我想你不溜冰吧？”

“不溜，不溜，想点其他的活动。先走了！”

没有其他话说。他们就这样会面、交谈、分离。

只是这纸契约诡异。魔鬼或能得到施顾己，但施顾己除了钱

之外，一无所获，况且他还不花钱，只是死守着它。

文学中，施顾己有几位有趣的老祖宗。最初与魔鬼订契约的人并非小气鬼，情形几乎是相反的。十六世纪末，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出卖肉身与灵魂给魔鬼梅菲斯特，用血签下借据，二十年后到期收货，而他的要求可不便宜。他洋洋洒洒列出心愿，正好是今日名士阅读的时尚杂志中的奢侈品。浮士德要旅行，要富可敌国，要知识权力，要报复仇敌，要与特洛伊战争导火线海伦的化身做爱。在男性奢侈品杂志中，海伦没有出现，她挂了其他芳名，不过还是一模一样的要求：美如天仙的女人，或更甚者，搞不好是邪魔伪装的；男人都说这样的女人才火辣。

马洛的浮士德博士既不小气，也不贪婪无餍。他不光追求财富，还将钱分配到其他心愿上，有一群喜欢玩在一起的朋友，挥金如土，四处慷慨解囊，喜欢美酒佳肴、欢乐聚会、玩玩恶作剧，至少利用权力拯救了一濒死之人。他的行为其实就像施顾己，与得到救赎后的施顾己一样，那个施顾己买下肥美火鸡，会咯咯傻笑，对可怜职员克拉契恶作剧，参加外甥的耶诞聚会，加入室内游戏，拯救了克拉契的跛脚孩子小提姆。我们不免怀疑，施顾己不见得没有自老祖宗浮士德博士遗传到热爱生活的潜在基因，这个基因只是等待外力来启动。（不过，施顾己并没有与特洛伊海伦的化身做爱，他年纪大了，做不来，那一部分的人生，他已经脱离太久，他因为未婚妻家境不够好而抛弃她，接着只一心一意从事账房中的悖

礼行为。他唯一做的，是在某一刻色迷迷看着外甥屋内的可爱少女，嘴里念着：“好美的女孩子！真漂亮！”仿佛是美国《花花公子》杂志老板海夫纳(Hugh Hefner)，不过，连色迷迷的模样都如叔伯般亲切，施顾己不会去捏人屁股，更别说去拧人家的脸颊。)

狄更斯创造施顾己时，是否察觉到这角色是浮士德的反面呢？透过英国哑剧，他必然知道浮士德的故事(他是哑剧的忠实爱好者，《小气财神》成书之前，浮士德在哑剧中依然是常见的角色)。两者之间呼应之处何其多，让人不由得联想在一起。浮士德渴望在天空飞翔，拜访遥远的时空；施顾己虽有所畏惧，两人都做了时空之旅。二者都有下属，浮士德善待华格纳，施顾己欺压克拉契。双双隐形现身欢乐的聚会，浮士德捣蛋搞鬼，施顾己中规中矩。马利是施顾己的梅菲斯特，随身带着自己的地狱四处走动，不过，他是为了拯救施顾己的灵魂而来，而非想买下它。马利有三位随从精灵，分属于过去、今日、未来的耶诞幽灵，他们不似恶魔，却更像天使。诸如此类，浮士德做的每一件事，施顾己都反其道而行。我相信有人已经更深入探讨此一题目，假若如此，我很乐意得知结论。

继马洛的浮士德之后，下一个重要人物自然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。这位浮士德的欲念同样无所不包，这个版本的故事激发了法国作曲家古诺(Charles Gounod)的灵感，他在歌剧中描写可怜的玛格丽特为了亮晶晶的珠宝而遭到诱惑。与马洛的浮士德的下

场不同，歌德的浮士德终究得到救赎。不过，救赎并非歌德的创举，更早期的故事已有与魔鬼订契约者获救的结局。与魔鬼订约的人，会挥洒金钱、享受人生、追求知识，施顾己却不是此一家族的后代。要找寻施顾己的吝啬老爹或爷爷，我们得谈谈美国作家欧文（Washington Irving）。

众所皆知，狄更斯曾公开承认喜爱欧文的创作。欧文比狄更斯早一个世代，在狄更斯时代名气响亮，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有无头骑师的恐怖小说《断头谷》（*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*）。他还写了许多狄更斯耳熟能详的故事，其中一部名为《魔鬼与汤姆·沃克》（*The Devil and Tom Walker*）。在描写浮士德签约的故事中，主角作风奢华，博施善财，因而早期的浮士德被烙上了追名逐利的污名，因此万劫不复。在欧文的故事中，签约者没有表现出这些特点，反而吝惜到不可思议的程度。他与同样小气的妻子居住在沼泽区，该地藏了若干海盗宝藏。一日，汤姆偶遇一位黑皮肤的人。欧文强调这人不是皮肤黑，而是皮肤被抹黑了，他的黑是来自煤灰。汤姆登时认出这个家伙是谁：

“因为你们野蛮的白人歼灭了红番，”这个皮肤被抹黑的人说，“我只好指挥别人去迫害贵格会教徒、重礼派教徒，好当作消遣。我时常支助并且鼓励奴隶贩子，我还统领了萨林镇的女巫。”

“要是我没有搞错这整段话的重点，”汤姆语气果决，“你通常被人称为魔鬼。”

他的确是魔鬼。汤姆与魔鬼达成协议，魔鬼指点汤姆海盗黄金的藏匿处，换取常见的报偿：身体以及灵魂，唯独坚持汤姆必须将财富投资在他挑选的生意上。魔鬼希望汤姆从事奴隶贩卖，这一点连汤姆都觉得太可怕，双方最后于是决定投资放债事业。

汤姆在波士顿开始从事高利贷，不日便门庭若市。有人贫困，有人想冒险，有孤注一掷的投机商人，也有怀抱梦想的土地掮客，奢侈无度的商人、信用破产的生意人也来了。简言之，想破釜沉舟、铤而走险发财的人，都急急忙忙来找汤姆。

汤姆于是成了贫者的共同朋友，表现如“患难之友”，换句话说，总是勒索高额利息与贵重抵押，条款随申请人的苦难程度比例增减。借据与抵押品堆积如山，他对顾客越逼越紧，他们最后从他的门口离去时，被榨得一滴都不剩。

他因此财源滚滚，钱财权力兼得，更衣时还得举高三角帽。为求炫耀，他照例为自己盖了一座深宅大院，只是大部分空间没有装修完工，未完工的原因是简省过头。他一心炫耀财力，甚而备了一架四轮马车，却险些饿死拉车的马匹，车轮也不上油，在轴木上嘎嘎作响，让人听了，以为他在剥削可怜

的欠债人，那些人的灵魂在呼号。

这是施顾己模式：腰缠万贯，交易苛刻，无情欺压急需之人。空洞的虚饰加上吝啬的性格，施顾己与汤姆一样住在几无装饰的大宅内。不过，汤姆与遇到鬼之前的施顾己不一样，明白自己灵魂处于危险之中，开始上教堂，带《圣经》，保护自己不进入魔鬼收款代办处。然而，他竟犯下错误，在手无《圣经》时，漫不经心发下诅咒，换来魔鬼，被逮个正着。皮肤黑沉沉的人将他带走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

此事一发生，他所有的财富化为乌有。借据与抵押品被人发现“化为煤渣”，金银成了碎屑与刨花，曾经摇摇晃晃拉车的马匹变成一堆骸骨，大宅则付之一炬。欧文从民间故事学到很多；在探访仙境的轶事中，一旦太阳高升，人得到的黄金通常被发现是煤块。这一点令我好奇，这类传闻中，有多少来自人类在引发幻觉的物质作用之下所感受到的经历，我们发现，原来不义之财与酒醉的幻象相去不远，要不随着死亡化为泡影，要不则跟着清晨醒来的严重宿醉而灰飞烟灭。

施顾己的财帛就是如此。第三位拜访施顾己的鬼是未来的耶诞幽灵，让他看到一幅幻象，看看假使他继续当下的作为，死亡将是怎样的景况。举个例子，他看见一个贼窝，作者以此巧妙讽刺施顾己自己的账房。施顾己过去的仆人正将他的财物卖给收购赃物

的人，此人精通会计实务，以粉笔依序列出积欠的总额。货品有：“一或二颗印章，铅笔盒，袖扣一对，廉价胸针。”施顾己下葬时穿的衬衫也自遗体上剥下，另外还出售他的毯子与床帘。那就是命运。铁定有人继承了施顾己的巨产，可故事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。我们反而得知猫咪抓门，老鼠在壁炉底下啮咬，施顾己的遗体搁在床上，“遭人打劫，夺走财物，无人看顾，无人落泪，无人关心……”这是一幕赤贫如洗的景象，物质与精神皆匮乏。

不过，如我们所知，施顾己在故事末了得到拯救，而比他更加慷慨体贴的浮士德博士，身躯撕成碎片，灵魂被带往地狱。施顾己获得救赎的暗示，如买火鸡等行为，与浮士德下地狱的暗示形式相同，原因何在？在马洛之前的数百年，理想的基督教美德（厌富、禁欲、安贫、遁世）具有深远的影响，也许在他写作的年代，这套美德不算遥远，依然被当作圣洁的典范。当时，根据教会的官方说词，富人进入天国，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头还困难，在布道会上，教士依然描绘着一幅画面：富人在地狱遭到焚身，心满意足的穷人从天国俯视。此举不过是想让富人将钱吐出来，贡献给教会。

不过，从马洛到狄更斯，新教徒改革在英国大获全胜。此项运动本早已开始推动，但因亨利八世与教皇决裂，随之又解散了修院，它于是跟着披上了英国服装。到了马洛的年代，伊丽莎白一世化身为改革运动的典范，成了英国教会领袖。其后的两个世纪，新教徒继续发展。到了十九世纪，靠土地发迹的英国贵族依然掌握

多数权力，商贾与工业家却取而代之，成了豪门财阀。到底要如何看待财富呢？效法乔布的时代，将它看作神恩的象征？还是如苦行僧与遁世者的年代，它竟是珍贵的毒药，是世俗与堕落的标记？在基督教不同派别之间，教徒们长期争议这个论点。有人主张，骆驼挤过针眼是人世间绝无可能的事，但在天国，一切倒是不无可能，所以为何凡人不能拥有高额的银行账目，并且在死后天赐宴会中也保有一席之地呢？耶稣说：“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”他所指的显然是精神果实。不过，有些护教论者怀疑这些果实也意味实质的果实，就他们的观点而言，发达致富象征了上帝的恩典与恩惠，在今日的美国，强调《圣经》字面意涵的基督徒圈子内，也有人拥护上述立场。

新教徒改革期间，发生了另一件事：不许基督徒借用与收受高利贷(usury, 这字本指索取任何利率的贷款利息)的正式规定解除了。以往，信奉基督教的银行业者为了规避禁令，以其他名称称呼交易所得，一如今日伊斯兰教银行业者的做法。现在，禁令解除了，亨利八世之后，英国基督徒可以合法收取利息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也相继跟进，无数民众欣然跃入此一市场。教会曾企图限定收取金额的多寡，不过成效不大，直至今日情况还是一样，我们于是有了高利贷业者，有了信用卡债的每日生息率。

十九世纪，资本主义盛行于西方世界，财务弹壳遍地散落。真正了解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人，寥寥无几，它俨然是个庞大的谜

团：有人不做通常被称为“工作”的事情就能致富，为什么？迷信的人可能认为，某只非人类之手将地狱手指插入派饼中，协助发达却必然邪恶的资本家挖出了梅子。由于缺乏管理机制，景气时时在暴起暴落之中循环，少了社会安全网，景气低靡期间哀鸿遍野。赚钱的人从事时机好坏皆会获利的工作，汤姆·沃克与施顾己同为放贷者，并列获利之流。（在利息禁令废除之后的几个世纪，usury的意思改变了，从取利变成过分取利。）

近代基本主义基督教派，特别是美国南方的教会，认为罪与肉体最为有关，尤其是性欲之罪，只是纵酒与嗑药也是那里主要的罪行。天主教教会也长期将罪与性连在一块，不论意图为何，结果则使注意力从金钱之罪转移到性欲之罪。不过，无论是欧文或狄更斯，都没有谈论到性欲之罪，汤姆与施顾己禁欲修身，他们的罪完全是因为崇拜贪婪之神玛门。

马利是施顾己旧日的事业伙伴，去世之后，他的鬼魂必须补偿马利在世间的罪孽，此点显示，死后秤心的通则不仅适用于古埃及人，也通用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。马利的罪状并非是与特洛伊的海伦闲混，而是出自施顾己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不受拘束的特色：冷心冷面的生意手腕。马利拖着以“钱箱、钥匙、挂锁、总账、契据、钢制沉重钱包”所打造的锁链，他告诉施顾己，他被自己在世时亲手打造的锁链所束缚。束缚与奴役，是负债的常见意象，这里又是一例，然而，现在戴上锁链的竟然是债主。沉溺剥削的高利财务

生意,除了犯下精神之罪,也犯了物质之罪,因为你必须冷眼面对他人的需求与苦难,在自己内心中禁锢个道德罪人。

小说末了,施顾己不再死守,开始花用大笔钱财,从自己钱箱的沉链中解脱。没错,他将钱花在他人身上,表现出狄更斯小说中最珍视的人体部位:一颗敞开的心。不过,关键是他确实花到了钱,如果是更早的年代,虔诚的做法应是分送出每一分钱,并且披上布衣,拾起托钵。狄更斯却一点也不反对施顾己当一个有钱人,他的作品其实出现过几位讨人喜爱的富豪,最早有匹克威克先生一角。重点不是拥有财富,更非生财之道,譬如施顾己遇到鬼魂之后,并未放弃生意,生意是否依然包含放贷业务,我们不得而知;最重要的是你如何运用你的财富。

施顾己犯下的弥天大罪是冻结金钱。学过通货的人都知道,金钱唯有在流通时才具有用处,价值全出自它所能交换之物。在这个世界上,与施顾己一样的人,拒绝用金钱换取他物,因而搞乱了活动机制。通货之所以称为“通货”,因为它必须流通,因此,施顾己的幸福结局与资本主义坚信的核心信条一致,人生模式可与白手致富的钢铁巨擘卡内基(Andrew Carnegie)并称,先是榨压生财,而后从事慈善。我们的心愿经常包含了不劳而获与脱罪王牌两项;我们喜欢施顾己,多少是因为他符合了梦想成真的法则,表现出等式的两边,既贪婪赚钱,又开心花钱,下场却是安然无恙。

狄更斯是否明白施顾己的名字(Ebenezer)意思? Ebenezer 意

为“有益的石头”，指出了施顾己善恶的两面，坏心的施顾己严厉、顽固又冷酷，而善心助人的施顾己渐渐浮出台面。坏心施顾己的作为，是我们在比较自私的时刻可能选择的表现：紧揣着一切不放，对乞丐不屑一顾。善心施顾己的作为，则是我们诚心希望自己荷包满满时的表现：分享财富，出手救助世界上所有的小提姆。

我们却没有充裕的现金，或者我们不断这样告诉自己。那也就是为什么你对站在家门口的慈善工作者说：“我在办公室捐过了。”你希望能与施顾己一样，两面兼顾。施顾己是十九世纪显眼的人物，正是在十九世纪，小说的书页上处处可见欠债的情节故事。

年少单纯时，我以为十九世纪小说的驱动力是爱情。但是现在，我变得世故，也成熟了，发现金钱也是驱动力，无论有多少理想中的情爱优点在高空飞舞，金钱的地位确实比爱情更靠近核心。在《呼啸山庄》(*Wuthering Heights*)一书，希斯克里夫热烈爱着凯瑟琳，对情敌林顿深恶痛绝，唯能运用金钱将爱与恨付诸行动。而扭转乾坤的是债务，他让呼啸山庄屋主亏欠自己，顺势成了山庄主人。这样的情节在一本接一本的小说中出现。十九世纪最高明的报复，不是见到敌人红色鲜血流满地，而是看到他资产负债表上一片红墨。

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家不只从古老神话汲取灵感，也自十九世

纪的艺术家获得启发。弗洛伊德提出见解：“诗人（他所指不光是诗人，包括任何叙事体类型的创作者）的智识比我们常人先进许多。”弗洛伊德本身从希腊语系作家及《圣经》英雄事迹获益良多，但也受惠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（Henrik Ibsen）。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荣格（Carl Gustav Jung）埋头研究德国民间传说，又热爱活灵活现的戏剧，例如芭蕾舞剧《吉赛尔》与《天鹅湖》。我们如果想找俗世凡间的议题，想了解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（Alfred Adler）的动力精神分析，想探讨欠债在社会中如何发展，最好的征询对象，是一批精选的十九世纪仿写实主义小说。

譬如，伯恩“负债者”的诈欺版（称为“试了收走”），最理想的实例在英国作家萨克雷（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）最知名小说中：一八四八年出版的《名利场》（*Vanity Fair*；书名原意为浮华市集）。书中，我们看着可怜的阿米莉亚·沙德尼经历家庭破产的悲剧，也目睹到贝齐·夏普在社会底层运用高超手腕冒险淘金，并且凭借与不学好的时髦年轻贵族罗登·克劳莱结婚，一步步攀上阶级之梯。克劳莱娶贝齐进门，惹恼家人，家庭金援因而中断，他于是靠着纯熟的打牌与撞球技巧为生。在《全无收入怎么才能过好日子》一章中，萨克雷详细描绘克劳莱家庭的财务分配。商人喜欢贝齐与克劳莱的高贵举止与社会地位，让他们赊账，可是永远收不回款项，贝齐尤其是“试了收走”的熟练玩家。萨克雷解释：

我常常想，克劳莱一类有本事的家伙不知害得多少人干起坏勾当，日渐堕落。不知有多少名门贵胄欺负小商人，屈尊去哄骗穷苦的仆人，诈他们几毛钱，不过是为了三两个先令，也肯耍弄虚伪的把戏。我们在报上看见某某贵族到欧洲大陆去了，某某勋爵的房屋充公了，有人欠了六、七百万镑的债，居然觉得他们的失败好光彩，欠了这么一大笔钱，真是令我们佩服。可是，可怜的理发师替他们家的听差梳头洒粉，做了白工；可怜的木匠为了夫人的早餐，又是装修这里，又是在那头搭起大篷帐，把自己弄得精穷；还有，给总管当差的裁缝，那个倒霉鬼，受了勋爵的嘱托，为他们家佣人做制服，倾其所有，甚至还欠下了款。有谁会同情这些人呢？豪门贵族要是垮台了，这些可怜虫倒霉鬼就给压在下面，也没人去注意。从前的传说故事说得好：自己要去找魔鬼的，会派别的灵魂先去。

滴流经济学理论(trickle-down economics)主张让富者愈加发达，因为有钱人行事一定铺张，于是部分财富会往下渗流，沾濡位于经济阶梯下层的人民。请注意，这个隐喻不是用水量丰沛的瀑布，而是漏水的水龙头，从文字中显现，即使对此观念最乐观的背书者，想象的水源也不充足。不过，人类想象中的每件事情，都有正反两种版本，同样道理，人类生活中的每样事物也是。假如财富的滴流理论是正面版本，反过来的是债务的滴流理论。负债累累

的人滴流下的债务,对其本身不见得是沉重负荷,对被债务滴到的人,却是天文数字。可怜的雷格斯先生将房子租给克劳莱,却从没收到租金,当克劳莱一家垮了,成员逃之夭夭,他也彻彻底底倾家荡产,一无所有。

“浮华市集”一词,出自英国基督教作家暨传道者班扬(John Bunyan)的《天路历程》(*The Pilgrim's Progress*)书中的同名城市,暗示《传道书》中所言:“虚空的虚空,凡事都是虚空,”尤其代表尘世物质与精神的交易环境,同时也象征了凡事皆可售的心态。班扬列出浮华市集包山包海的商品:“房子、地皮、职业、地位、荣誉、升迁、爵位、国家、王国、欲望、快乐,以及各种享受,如:娼妓、鸨母、丈夫、儿女、主人、奴仆、生命、鲜血、肉体、灵魂、金银、珍珠、宝石等等。”

“等等”?当真?每个人类社会都限制了可买、可售之物,班扬的浮华市集则不设限。班扬表示,每个旅行者必得通过此地,这个邪恶无比的地方充满“变戏法的、行骗的、斗技的,有人赌博,有人扮丑,有人仿效他人,无赖恶棍都有”。还有人“偷窃、杀人、通奸、发假誓,染了一身血红色”。事实上,那里是地狱的边缘,通过该城的最后一段路上,人会目睹可怕的折磨与肢解酷刑。这是震惊所引发的幻觉,而震惊出于旧世界信仰对新世界信仰的抨击。旧制度保有美德与忠义,比方说被视为超越金钱的信心、希望、慈悲;新世界拥立商业为王,而且是绝对专制的君王。贪婪之神玛门将获

得胜利，坚信旧制度的人一定感到绝望，班扬刻画一座市集的阴森商店街，呈现出这一份绝望，在他眼中，崭新的金钱世界是毁灭之城，我们首要之务就是尽快离开。

然而，到了十九世纪中期，改革成了遥远的过去，社会讲求虔诚，并且过度强调礼俗。钢琴脚不称为脚，称作“肢木”，因为“脚”容易引发遐想。还有，年轻男子才刚离开椅子，有教养的年轻淑女绝不坐下去，因为害怕挑逗欲念的体热也许还残留在椅垫上。不过，知所进退的成功牧师不会大肆谴责财富之恶。班扬单刀直入，语气热切又激愤，有的读者恐怕会认为他天真好骗。萨克雷的旁白口吻则不一样，他的语气通晓世故，慢条斯理地述说人间世态。他告诉我们，他的小说是傀儡戏，在傀儡戏中，角色比观众渺小，追求的是娱乐效果，不是提升观众的道德。因此，萨克雷的《名利场》是本喜剧小说，最起码也算讽刺小说，克劳莱与贝齐骗了人、偷了东西，却没有受到惩罚。他们的确逃出了法网，各自逃离联手干下坏事的社会，最后出现在英国以外的国度。

贝齐与克劳莱的故事，是伯恩“试了收走”的喜剧版本。不过，十九世纪多数小说对债的论述更加黑暗。以债为主题的小说比比皆是，例子不好选。我们要看看狄更斯笔下出生于负债者监狱的《小杜丽》(*Little Dorrit*)？还是去注意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(*Uncle Tom's Cabin*，又译《黑奴吁天录》)中，鲁莽签下借据、卖身偿债的后果？要不要栽入《董贝父子》(*Dombey and Son*)的财务深渊？还

是往回走数十年，读一读英国作家吉辛(George Gissing)在深刻写实小说《新寒士街》(*New Grub Street*)中描写的单调缮写工作，想一想两位有志之士破产身亡的悲惨命运？

还是来讨论债务对女性的冲击？那么，我们不妨从法国作家福楼拜(Gustave Flaubert)一八五七年出版的小说《包法利夫人》(*Madame Bovary*)开始吧。故事讲述一位乡居的已婚妇人，她耽溺于浪漫爱情与婚外恋情，挥霍金钱来逃避聊赖生活，双面人生导致了恶果，被拖账的债主威胁要揭发她的内情，她于是服毒自杀。由于情节淫秽，这本小说被送到法院审理，福楼拜提出辩护，强调包法利夫人外表丑陋的尸首是这本书以道德为本的例子，犯下淫乱罪的代价是吞下砒霜，它不光夺走性命，更毁了容颜。不过，那是转移注意力的手段。包法利夫人其实并非因性而受罚，她的罪行是购物成狂。假如她曾学过复式会计，懂得规划预算，应该不难一辈子继续外遇，起码在年华老去之前不是难事，不过作风得更加简朴。

或者，我们横渡大西洋，研究美国小说家华顿(Edith Wharton)的《欢乐之家》(*House of Mirth*)中莉莉·巴特的凄惨经历。要是她对债务管理所知更深，就无须步上与包法利夫人相仿的服毒一途。莉莉行事贸然，没有细细思量过一报还一报的原则，假如男人借你钱且不收利息，他要的是另一种回报。莉莉拒绝偿付，也拒绝利用泄漏虚伪友人秘密的信件来换取金钱，于是在这追名逐

利的世界上，她无路可走。如同名字的暗示，莉莉·巴特(Lily Bart)如百合(Lily)般纯洁，却又过度单纯，无法如姓氏所暗示的，以物易物(barter)。她一度打算在婚姻市场上出售自己，却因为身无分文，价格不高，既不喜欢庸俗的潜在买方，名声又遭人抹黑，还有谁会要一件受损的商品？

这个故事让我们开始思考“沦落”在十九世纪的两种意涵。对十九世纪男子而言，沦落是破产，你积欠了超过清偿能力的债务，法警来了，取走扣押物的人来了，财产被夺走了，旧识在街上避开寒酸落魄的你。不过，对于十九世纪的女子来说，沦落主要表示与性有关的沉沦，无论是否出于自愿，婚前发生性行为，甚而被误以为有过性行为，就是沦落了。假如女孩子能使自己户头的数字增多，发生性行为不必等同财务沦落。以下是英国作家哈代(Thomas Hardy)所写的讽刺诗：《沦落的女子》(The Ruined Maid)：

“啊，亲爱的梅莉亚，你一身好贵气！

谁想得到我在城里竟然遇上你？

你哪来这么漂亮的衣服，你怎么发达了？”

“噢，你不知道我沦落了啊？”她说。

“你离开时衣衫破烂，没穿鞋，也没套袜，

不想再挖马铃薯，不想再掘船埠；

现在戴上鲜艳手镯，还插了三根羽毛！”

“对，那就是我们沦落后的打扮。”她说。

“你的手像爪子，脸色阴沉，

柔软的脸颊却好迷人，

小巧的手套与淑女戴的一样！”

“我们沦落后从不工作。”她说。

(……)

“我好想插上羽毛，穿起拖地的华袍，

还有一张细致的脸蛋，我想招摇过街！”

“亲爱的，你是纯朴的乡下女孩，

万不可如此期待。你不要沦落。”她说。

这首诗指出了我们所讨论议题的最佳模板，一部结合了债、财务沦落与性沦落的小说。这本小说是英国作家艾略特(George Eliot)的《河畔磨坊》(*The Mill on the Floss*)，情节如下：

玛吉·杜利佛与汤姆·杜利佛两个孩子住在佛罗斯河畔的多雷克磨坊，磨坊水轮转动磨臼，碾麦成粉。他们的父亲是磨坊主人……

说到这里，我得插个话。玛吉是磨坊工的女儿，不是文具商或水管工之女，这一点让事情有所不同。磨坊工之女的身份具有深刻的神话意义，磨坊工也是，甚至磨坊也带有意涵，所以我要稍微谈一谈磨坊。

磨坊，磨坊工，磨坊工之女，我将依此顺序讨论。

水转磨坊的历史悠久，在西方世界可回溯到希腊与罗马时代，当时，有关磨坊的谈论通常是正面的，因为它取代了人工（多半是奴工，例如眼睛被挖出的参孙），也代替了动物的劳动力。英国的盎格鲁-撒克逊人使用磨坊，中世纪民众也普遍利用，这段期间，它的名声开始变得暧昧不明。首先，它是机械工具，迷信的乡下农夫不单羡慕它（我希望有一座！），也怀疑它，因为自动运转的东西必有妖术存在。磨坊或许也引发了恐惧，比方“要是它失控了怎么办”，或者“怎么才能让它停止”。关于此类恐惧的现代例子，你可以想想早期的机器人电影，或者第一次提起胆子使用高级电动厨房家电。

民间传说常常描述奇妙的磨坊，还有它无法停止运转的惯性。有位贫穷农夫得到一组小型自动磨臼，它可磨出农夫要求的任何东西，农夫因此变得富裕。可是，别人得到它之后，要它磨出自己想要的东西（在《格林童话》中是麦片粥），磨臼无法停止转动，于是整间屋子、接着道路，都被粥淹没了，这画面想了便觉得恐怖。这个情节与《魔法师的学徒》（*Sorcerer's Apprentice*）的主题非常相似，你最后一次可能是在迪斯尼电影《幻想曲》（*Fantasia*）中看到过。电影中，米老鼠扮演学徒一角，停不下来的机器化为一支扫把与一桶水。故事的寓意：小心免费午餐，因为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，一定事有蹊跷。赫尔墨斯是诡计之神，职司一切流动流

通的事物：谎言、行窃、通讯、贸易，不过也掌管机械装置，例如磨坊等。

小时候，我读了苏格兰作家兰格（Andrew Lang）的《蓝色童话》（*Blue Fairy Book*），看过另一则狡猾小碾磨的故事。农夫去死人之府，做了笔交易，得到碾磨。他拿了碾磨，死人得到火腿。这其中包含两层意义：在民间传说中，死者总是饥饿，而新奇的机械装置拥有可怕的特质，可能来自另一个世界（姑且不论另一世界的名称为何）。诡计多端的农夫吩咐碾磨磨出金子，碾磨照办，金子堆积成山，农夫有钱的哥哥看到之后嫉妒心起。有钱哥哥设法买下碾磨，要它碾出几条鲱鱼，却忘了询问停止碾磨的方法，于是淹没在鲱鱼中。最后有位船长买下碾磨，要求它磨出盐巴，他可以卖盐，如此就不用经常出航了。不过，他也找不到停止的开关，便将这个恶魔般的东西带到远海，扔到船外。就在此时此刻，它沉在海底，依然磨啊磨，那就是海洋含盐的原因。

所以你现在可懂了。

接下来，你可以自问，爱幻想的堂吉诃德攻击风车磨坊，相信它是邪恶的巨人，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不攻击其他高耸的东西，例如树木或塔楼？不过，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，风车磨坊不停自动转动，拥有摧毁事物的力量，还具有磨坊固有的邪恶名声。（在哈弗特[Cristobal Halffter]的精彩歌剧《堂吉诃德》中，报社代表磨坊一角，概念相同，只是现在磨坊不停磨出真假交杂的新闻与传闻。）除

此外，堂吉诃德凭直觉得知一件事情：磨坊预告即将来临的工业革命，对他这种侠义浪漫者而言，它所带来的一切是噩耗，如同浮华市集对班扬那样虔诚的浪漫者是凶信。

英国诗人布莱克(William Blake)在磨坊中看到同样的邪恶特质，在其知名的《耶路撒冷》(Jerusalem)一诗中，提到了“阴暗的撒旦磨坊”。在他写这首诗时，磨坊不光磨出面粉，还制造出织品，过程中消耗了大批为了工资而劳动的虚弱苦力。不过，布莱克的磨坊承继了磨坊流传已久的现成邪恶名声，这个名声继续传到十九世纪，编织出工业革命的证据，例如英国作家盖斯凯尔(Elizabeth Gaskell)描写磨坊小镇的经典作品《玛莉·巴顿》(*Mary Barton*)，以及加拿大葛罗夫(Frederick Philip Grove)的企业大亨故事：《磨坊主》(*The Master of the Mill*)。

现在轮到磨坊工了。我读小学三年级时，学校还有歌唱课。我们现在应该让学生再上歌唱课，因为大脑专家告诉我们，那根本不是无益之事，而是协助青少年神经中枢发展不可或缺的活动，简短的歌曲让孩童更聪明。总之，我们当时有歌唱课，唱了一些古怪的歌曲。有一首名为《荻河的磨坊工》(*The Miller of Dee*)，我学到的版本歌词如下：

有个快活的磨坊工
住在荻河旁；

从早到晚工作歌唱，
比云雀还快活；
歌声中总是出现这段副歌——
我不关心谁，不关心谁，
谁也不关心我。

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有人会以为这种反社会的典型人物适合小小年纪的唱歌者？在几个净化过的歌词版本中，假如没有人关心磨坊工，他也就不关心任何人，磨坊工被塑造成刚毅的英国小地主，成为经济独立的典范。不过，我学的歌词版本中，磨坊工对谁都不放在心上，这是最可能的原始版本。《新旧民谣中的磨坊与磨坊工》(Mills and Millers in Old and New World Folksong)一文中，班克斯(Jessica Banks)告诉我们，民间故事中的磨坊工，往往被描绘成偷儿骗子，巧取农夫，偷斤减两，私下将若干磨碾的面粉挪为己用。有句十七世纪的谚语这么说：“在袋子里一同放进磨坊工、织布工、裁缝师，摇一摇，第一个掉出来的是个小偷。”换言之，这三种职业都遭人怀疑行窃。为什么？种植或制作而得的成品是一清二楚的实物，而上述职业执行加工，将谷子碾成面粉，将纺纱织成布匹，将织布裁成衣裳，提高了物品的价值，但是产品的质量难以计算。况且，有些原始材料还会失窃。

在乔叟(Geoffrey Chaucer)的《地方官说的故事》(Reeve's

Tale)中,正有此类行骗的磨坊工。故事中,磨坊工家境富裕且性格傲慢,有两位大学职员(或学生)带了大学的谷物来碾磨,他私吞了那两人应有的四加仑粗粉。不过,其中一位表示,有条规矩声明:“遭到迫害,日后将得到安慰。”于是他们以诡计诱拐磨坊工的妻女,当作索讨赔偿。这故事强化了一项事实:债,尤其涉及受屈一方的荣誉感时,偿债的经常不是金钱。

另一项凸显的事实是,身为磨坊工的女儿很危险,可能被磨坊工的恶行所殃及。磨坊有模棱两可的道德性质,磨坊工在传说中继承了邪恶的个性,两者注定招惹麻烦,你或许无意间也在那麻烦之中。

《格林童话》中有一篇《没有手的姑娘》(The Girl Without Hands),故事如下。一位磨坊工不知不觉陷入财务困难,最后一无所有,唯独剩下磨坊与磨坊后的一株苹果树。一日,磨坊工遇见一位奇怪的老人,老人说能让磨坊工变得富裕,换取的代价是磨坊后方的事物。磨坊工以为他指的是苹果树,便签下了书面契约。(应该指定每位法学院的年轻学生阅读这篇故事,警告他们别在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上使用暧昧语言。)不过,读者早知道了,这个奇怪的人是魔鬼,否则还有谁会诱惑你签署这类近乎不劳而获的合约呢?还有,在磨坊后面的是磨坊工的女儿。

合约期限为三年,三年过去了,魔鬼前来收取应得之物,想带走磨坊工的女儿。以荣格的心理学术语来说,女儿是磨坊工灵魂

善良一面的替身。她举止虔诚,将自己洗得一尘不染,而洁净与神圣并列,魔鬼没有能力靠近她,便命令磨坊工取走她的洗涤用水,让她身子变脏。不过,她僵在手上嚎啕大哭,手因此保持得干干净净。恶魔命令切断她的手。然而,她还是用哭泣的方法洗净残余的身躯。三是幸运数字,魔鬼尝试索讨交易品三回不成,只得走了。

之后,故事描述磨坊工的女儿到世界各地旅游的经历。读者不难了解,她不愿意与卖掉自己给魔鬼、切断自己双手的父亲同住。她得到天使的庇护,天使协助她吃下一颗梨子,这颗梨子是国王的梨树长出来的,结果她与国王成婚,国王为她做了一双银手。不过,魔鬼对她依然兴趣不减,试图采取古老的手段谋杀她。他拿自己的信与国王的信调换,诬赖她生下一个妖怪(女子邪恶不贞的常见暗示),命令人将她处死。她于是又开始流浪,得到第二位守护天使的协助。《没有手的姑娘》因是童话故事,有个美满结局,磨坊工女儿又赢回国王的心,还养了一个可爱的孩子。加上她十分善良,手也长回来了。

艾略特的《河畔磨坊》不是童话故事。玛吉与汤姆住在多雷克磨坊,同住的还有父亲杜利佛先生,也就是磨坊工。杜利佛先生意外陷入财务困境,没有遇到魔鬼与他签约,却做了十九世纪无异与魔鬼签约的事:他顽固不通,动不动就打官司,将自己与家人推入危险。他的诉讼案与佛罗斯水域的使用权有关,杜利佛反对水坝

与灌溉等工程,深信它们会影响到流至他家磨坊的水流。对方的代表是威坎律师,杜利佛将愤怒与怨气都发到他身上。

艾略特一再告诉我们,磨坊工杜利佛为人正派;她必须再三告知,因为他的正派异于典型。敌人威坎律师才是民间故事中诡计多端的磨坊工,事实上,他最后买下杜利佛拥有的磨坊,成了磨坊主人。假如杜利佛多几分奸诈,一定能领会游戏规则,结果却发威动怒,轻率行事,被自己称为“三流手段”的手法蒙骗。他打输了最后一场官司,必须支付大笔花费与补偿损失,让自己与家人背上债务。倾家荡产的震撼让他中风,一时间变得体弱不振。磨坊原本就已经抵押出去,现在丧失赎回权,所有家产也遭查封拍卖。还未成年的汤姆与玛吉不得不离开学校出社会,在刻苦的环境中赚取薪水,在人心狭隘的乡间地区自谋生路。

这部小说一般被视为原型女性主义(proto-feminist)故事,大抵而言,聪慧的玛吉性情冲动,怀抱理想与热情,却生不逢时,饱受波折。不过,如果我们将它读成杜利佛欠债的故事呢?小说的推动力就是这笔债,它推动了情节,改变了角色的心态,决定了他们行动的机会。没有父亲的债务,玛吉或许能吸引到一位牢靠的丈夫,但其实她却身无分文;在十九世纪,贫困让人不堪一击。古今皆然,无论是购物或婚配,贫穷严格限制住一个人的选择。玛吉没有手,在女子机会有限的年代,可让她正正当当赚钱的工作寥寥无几,她也没有手艺技巧,连做出来的针线活儿,也都是花色不多的

简朴样式。

她感到孤苦无依，人生无趣，陷入四角恋情的纠葛中。威坎律师之子菲利浦爱上她，她则爱上对表妹露西求婚的史蒂芬，史蒂芬也爱玛吉，玛吉则想对露西忠诚；结果，玛吉与没有手的姑娘一样，被误会不守妇道。虔诚的玛吉认为接受史蒂芬、嫁给他，违背了她的基督教信条，这种行为很自私，还背叛了表妹露西，于是与他断绝往来。不过，玛吉这回没有守护天使，她沉沦了。几乎人人都离她而去，教区人民开始议论，一开始试图为她辩护的牧师也不再理睬她。她深爱着哥哥汤姆，铁石心肠的他也对她弃之不顾。身为母亲的人，如果知道杜利佛太太一心向着她，应该会感到很欣慰，不过，这位女性长者的支持完全不具备黑猩猩群体中的女性权威。

在此期间，不幸破产的杜利佛先生留在多雷克磨坊，担任经理一职，老板是他的敌人威坎律师。威坎买下磨坊，雇请杜利佛，这是一种复杂的复仇行为。艾略特说：“发达的人，偶尔顺手做点小小的复仇，当作消遣，对事业也无碍。让适任者走投无路，在无预谋的谈话中诋毁他人名声，这种报复简单又平心静气，深深影响生活，带来各种程度的快感。”

这是报复的滴流理论，威坎乐于参与其中。

……对他来说，做了令杜利佛先生出乖露丑、惭愧无地的

事情,是一种乐趣,是一种难解的乐趣。它不是出于粗俗的恶意,倒是添加了几许的自我赞许。见到敌人蒙羞,有种满足感。不过,看见他被你的善行羞辱,那种错综复杂的心满意足又让人觉得索然无味……那是属于美德天平的复仇,威坎刻意在天平上放了可观的美德。

杜利佛接受工作,为了得以留在钟爱的祖传房子里,为了提供妻子少许的安全感。不过,他怨恨威坎对他的所作所为,拒绝原谅他,因为宽恕是“魔鬼支持三流手段的做法”。他要汤姆在家里的《圣经》上写着,无论是杜利佛或汤姆,都绝对不会原谅威坎,还写下他希望祸害降临到威坎身上。玛吉抗议说:“诅咒与心怀恶意是缺德的事。”她说的对,以《圣经》当作这种契约的写字纸,尤其不祥。这是一份契约,汤姆因而必须签名,不过契约的乙方是谁?上帝吗?我们不相信。缺乏慈悲天性的汤姆,却不会为了签约而良心不安。

汤姆弄到一个工作职位,努力不懈,加上几件耍小聪明的兼差,赚到足够的钱,偿清了父亲的欠款。债务了偿的那一天,杜利佛先生遇上威坎律师,律师又羞辱他一番,只是杜利佛此刻认为工作丢了也无所谓,于是痛打了威坎一顿,“让世间多一点公平。”接着,他再度中风,就在他表达对古代公道正义概念的敬意之际,离开了人世。“轮到我了,”他说,“我打了他,那绝对是公平的,我要

的只有公平。”偿还金钱无法清偿的债，这是其中一种。杜利佛曾经负债，却又自认为债主，威坎以卑鄙态度对待他，因此“亏欠”了他，这笔账得以痛苦与羞辱来偿还。

杜利佛与威坎之间的冲突，是我们之前见识过的：感情丰富的正派人士，对抗新一代欺世惑俗、冷嘲热讽的剥削者。只不过，曾经狡猾邪恶的磨坊与磨坊工站在古老憨直的一方，诡计属于苛刻的法律。力量，自拥有有形商品之人的手中，转移到拥有管理商品契约的人手中。赫尔墨斯是掌管贸易、盗窃、谎言、计谋、把戏、机械装置的神祇，现在则倒戈渝盟。至今情况依然，我们不再开“行骗磨坊工”的玩笑，但是你知道多少“行骗律师”的笑话呢？

堂吉诃德的结局不理想，杜利佛的下场也不完美。杜利佛过世不久后，汤姆与玛吉也离开人世，两人一同在洪水中溺毙，于最后一刻重修旧好。孩童时期，汤姆与玛吉常常阅读班扬的《天路历程》，他们与书中的基督徒一样，得到最后奖赏，渡过死亡之海。如格言所述，人死百债了，起码针对玛吉认为自己亏欠露西的道德债而言，说得一点也没错。

然而，威坎律师逃过一劫，只是被痛打一顿。我说过，这不是童话。

一开始，我讨论了作为人生故事情节线的债务，也就是伯恩描述“负债者”人生游戏各种版本的策略。

不过，债，亦以现实游戏的形式存在，存在于古老的英国室内游戏中。实际上，隐形的施顾己曾在外甥耶诞聚会上目睹这个游戏。狄更斯的安排是特意的，因为幽灵让施顾己看的每一件事，一定与他本身悖德的人生有所关联。这是“没收游戏”。

“没收游戏”有多种不同玩法，以下大概是所知最古老、最完整的游戏规则。玩家坐成一个圆圈，其中一人被选作裁判。包括裁判在内，参与游戏的每个人捐出一件个人物品。在裁判身后，某人挑出一件物品举高，然后朗诵以下诗句：

好重好重，悬在你头上。

我该怎么做才能赎回它？

裁判并不知道物主是谁，要指定出物主接下来必须表演的绝技或花招，有趣的地方几乎都在其后出现的可笑行为。

这个游戏依据的现实雏型也有两种。第一种比较仁慈的是当铺，悬在头上的重物是债，付出代价才能赎回物品。不过，“赎”（redeem）的字根 deem 意为赐与身份，也有裁定之意，此字的意义与动词“定罪”（doom）有关，而没收品表示因犯罪或过错而失去的东西。“没收游戏”第二种邪恶的雏型是，宣判或判决囚犯死刑，高悬在头上的重物是刽子手的长斧，等待赎救的是性命。

人类能够想象的事物，包括债，皆能转变成以娱乐为目的的游

戏。而且,反过来说,无论游戏多么无聊,也都能以慎重其事的态度参与,偶尔发生忿忿不快的场面。假如你曾经与赢牌不留情面的白发老人家打社交桥牌,或看到拉拉队队员母亲想暗杀女儿对手的新闻,就能领略到这一点。从孩童玩的尕仔标,到大人参加的滑铁卢战役,两者之间还有曲棍球、足球等类似游戏竞赛,比赛时,球迷呐喊:“宰了他!”这是有几分玩笑之意。不过,当比赛难分难解,气氛紧绷,它便成了伯恩所称的“冷酷竞赛”。在“冷酷竞赛”中,赌注高,过程下流,结果搞不好是地上一滩血。

在下一章,我想讨论贷主与借主之间的冷酷竞赛,其中涵盖了报仇、犯罪、刑罚、总体经济学、拖欠巨款、因债而生的决心。章名很恰当,就叫做“灰暗的一面”。

四 灰暗的一面

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：难道现在还不够灰暗吗？诸如灵魂当铺、食罪、魔鬼契约等等，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，事态还可以再多灰暗呢？可以更灰暗，因为在更灰暗之前，是最灰暗的。不过，别担心，我将希望的光明留到此书的最后，就像潘多拉将希望留在盒中。

在这一章，我打算提出一个问题：不还债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或者，付不起债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又或者，不想还债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接下来呢？这个问题还有延伸题：假如，本质上，这是无法以金钱偿还的债呢？

我开始思索“债”这个主题，有几点理由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我对某种说法不了解。现在这种说法不再普遍，却还是有机会听见。以前经常有人说：“他偿还了对社会的亏欠。”我们也会说：“犯罪是得不偿失的行为。”以乐观的心态来思考，犯罪对罪犯而言终究是划不来的行为；事实上，它可能表示另一种悲观的意思：犯罪的人不告而辞，诓骗了你，没付账，讨厌的赖账鬼。

四〇年代,还是孩子的我,看过三流的恐怖犯罪漫画,里面的罪犯都没有好下场。在这些讲道德却又阴森森的故事中,罪犯干下许多坏勾当,场景通常是在一球光秃秃灯泡的强光底下,或是在两道圆锥柱的车灯光之中。到头来,他们总是会遭到逮捕,有人会说:“你没戏可唱了。”我看了更是摸不着头脑,什么戏?演戏的戏吗?没戏唱是什么意思?还有一种下场:在一阵红黄相间的机关枪炮火中,他们溅污了一片墙,发出“呃啊”的哀嚎声。不过,假如他们不是遭到歼灭,而是被人逮捕,他们得做某一件事,叫做“为罪行付出代价”。

这种说法让我想象了一间犯罪超市,你可随意浏览出售中的各种罪行,挑选想做的,拿去结账柜台,交出现金或信用卡,严重的罪行贵一点,轻微的罪行便宜些,接着快快乐乐出去犯罪。过去确实有类似的犯罪超市存在,天主教教会曾经贩卖赎罪券,不过不用先付钱,干下坏事之后再付。现在你依然可以买到类似商品,名称不一,例如:地狱天使、黑手党、种种可雇请代为犯罪的企业。据悉,付款方式是先付一半,事成后再付一半。不过,“为罪行付出代价”通常不是这种意思。

“偿还对社会的亏欠”通常也并非意谓一笔罚款,而是代表死刑或入监。我们说过了,借贷双方是唇齿相依的双胞胎,在天平两端相互权衡,一切亏负清偿之后,方能达到平衡。我们从这方面来思考,假如接受死刑或入监者是被认为亏欠某人某事的债方,假如

债主是社会，社会如何自死刑或监禁获得利益？这份获利自然不是以金钱衡量，因为审判、囚禁、斩首、火刑，或是去除内脏，或是通电让人鼻孔生烟，诸如此类的刑罚都所费不赀。因此，一定有其他预期中的报偿。

如果我们依然遵循“摩西戒律”中以眼还眼的严格复仇制度，也就是说，倘若受死的一方先前谋杀了某人，那么死刑是有几分道理可言。一具死尸抵销另一具死尸，天平于是平衡了。然而，我们很难判断坐监服刑与何事是等量的，那也就是为什么每个年代、每个地区对既定罪行的服刑判决差异甚远。社会所得的有形利益是零，而且是远远低于零，因为实际支付代价的，不是蹲苦牢的罪犯，而是纳税的大众。监禁有两个常见的理由，一，收杀鸡儆猴之效，二，收坐监者道德提升之果；以金钱来计算，成效显然并非良好。教育是更理想、更便宜的遏制手段，小区服务是更切合、更经济的提升道德手法。

呜呼哀哉，“为罪行付出代价”所代表的偿还其实等同于复仇。支出项目底下是犯罪与犯罪为他人造成的可能祸害，收入项目底下是种种感受，包括自以为是、洋洋得意、人渣败类罪有应得，两边根本无法确实转换成等量的两笔现金。同样地，有些债绝不可能是钱债，而是荣誉之债。由于这种债务，我们认为其他形式的偿付必须存在，而这些形式几乎离不开在他人身躯加诸或轻或重痛苦的卑鄙手段。哈姆雷特的父亲鬼魂说：“哈姆雷特，你要记住。”他

可不是表示哈姆雷特应该去对克劳狄斯说：“好，你杀了我爸爸，算你一千银币。”他意思是，除非克劳狄斯死了，这笔账无法抵消，即使克劳狄斯寿终正寝也不成，他定得死于哈姆雷特的报复行为之下。

复仇是迷人的话题。如果你曾在餐桌底下踢兄弟姊妹，之后反遭到更用力的一踢，如果你曾扔出雪球，之后却回收一颗石头，那么这会是吸引你的话题。我相信读者渴望听听这个话题，而且还要举例说明。譬如，遭人抛弃的女子，潜入前男友的公寓，在昂贵名牌领带上剪出爱心形状的洞，在卧室窗帘上涂抹鳀鱼酱。被女友甩了的男子，请人送给往日恋人一打系着黑缎带的丧礼用大花圈，外加花圈的账单一张。还有更恶劣的，打电话给警察，说分手情人的屋内有具尸体，对方却否认说没有，警方于是需要申请搜索票。还有，在依然按照老规矩解决旧日血仇的国家，家门阶梯出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；在有礼的加拿大社会中，孩童不可能玩这种游戏。这等事情就像艺术，无法量化，无法客观评价，因此无法判断执行的报复是否果然让天平平衡了。于是，复仇迅速化为一长串的复仇反应，一次比一次恶劣。

不过，报仇一题容后再续。报仇不光是以冷食为佳的菜肴，更带领我们搭上阴暗且恐怖的隧道之旅，进入更加漆黑、更多骸骨散落的人性心理角落。这样的经验应留至尾声再谈。首先，我们将继续相对欢乐的旅程，前往灰暗之地轻松的外围，讨论拒付仅与财

务相关的债务可能产生的形形色色后果。

如果欠了一笔货真价实的钱债，不还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不还有“不能还”或“不想还”的意思，就像家长常对孩子说的：“你不行，还是你不想？”无论何者，不同的社会拿出多不胜数的榔头与钳子，或踢打或折磨，逼迫负债者吐出钱来，正义女神若是少了长剑，连往你手腕上重击的必要手段也没有，那么她无权且无能。

过去，有许多惩罚拒付的严刑厉罚，从为奴抵债到资产查封都有。在英国，自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期，债主可以让你遭到逮捕，指控你藏匿财产，接着使你被扔进拥挤不堪、潮湿不洁的负债者大牢，除非偿清欠款，或者有人替你还债、保你出狱，否则你得在那里哼哼呻吟。在苦窑内，你还得自付餐费与房钱哩，想一想，这招好残忍，被关不就是因为本来没钱吗？所以，若是无人前来搭救，你可能饿死冻死。十八世纪，可敬的作家约翰生博士(Doctor Samuel Johnson)对负债者大牢有以下说法：

继续经营经验显示无济于事的机构，徒然无益。我们囚禁了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的负债者，人数却不见得降低。我们已然明白，它无法遏止轻率鲁莽的赊账借款行为；不妨来试试看，它会不会更容易约束骗子与贪婪者……立法者显然认为，无力清偿是负债者之罪，但是总是犯下误判信任之错的贷

主,更往往是脱不了罪。某人为了谋利,签订合同,而遭人赖账,或者甘冒风险交易,以求一己之利,我们难得监禁这种人;因此,一张双方同意的契约,一方会惩罚另一方,这毫无道理可言。

换言之,借方与贷方的协议破局,双方均应受到谴责;前者错在因赊借危及自身安全,后者不该因借方穷途末路或投机取巧而想追求获利(假设是巨额获利)。合约出于双方自我利益而成立,无法履行合约的责任归咎于双方的误判与贪念。约翰生博士对狱中负债人可能抱持慈悲的观点,因为他险些也成为其中一员。

常见的实例如下:在英国,负债者一家老小一道搬入监狱,妻儿外出工作,支付全家的食宿。这种情形十分接近四千年前《汉谟拉比法典》所规定的,人可卖妻鬻子还账。也非常类似今日印度的卖身童工;根据“人权观察”(Human Rights Watch)组织估计,童工人数达一千五百万,他们长时间辛勤工作,偿付家长所亏欠的债款,而家长往往无其他还钱之道。不过,在十九世纪的英国,这种一家大小参与劳力的情形,不以“奴役”称呼;“奴役”是主人号称可完全支配奴隶的另一种苦工。不过,以童工还债,无论古今,都是剥夺自由之举。

狄更斯的父亲被关在马绍尔负债者监狱,十二岁大的他被迫离开学校,送到鞋油工厂工作,这个充满绝望的经验让他毕生阴

郁，时时做梦忆起。他的作品充斥着冷若冰霜的阔绰浪子、一无是处的乞丐、心灰意冷的债囚，而施顾己个性中吝啬的一面来自狄更斯本人，他在许多地方公然慷慨解囊，却又锱铢必较，唯恐步上奢侈无度的父亲后尘。

狄更斯小说中，最知名的破产者是《块肉余生记》(*David Copperfield*)中的米考博先生，据说角色原型是狄更斯的父亲。米考博先生总是等候“时机到来”，一旦时机到来，却又将金钱挥洒在酒上。常常有人引述他追求快乐的秘方。书中主人翁戴维在年少时前往负债者监狱探望他，他呼天抢地；戴维叙述：“我记得他神情肃穆呼唤我，以自己的命运警惕我，他说一个人年收入二十镑，花掉十九英镑十九先令六便士，那他会很幸福。假若花去二十英镑六便士，那他的结局会很悲惨。”据悉这段话直接出自狄更斯的父亲口中。

米考博先生说完这段道德演说，后面还有一段故事则少有人提起：“之后，他跟我借了一先令给门房，为了这笔钱，给我一张写着米考博太太名字的汇票，然后收起手帕，心情快活起来。”米考博自作自受，走上绝路，所以干脆享受起这个绝境。在狄更斯的笔下，许多负债者自觉丢人现眼，米考博则不然，有首蓝调老歌《消沉久了，也像苦中作乐》(*Been Down So Long It Seems Like Up to Me*)可由他来演唱。他甚至向其他负债者求借，这个不识羞耻的角色，正直、责任感、诚意一概全无，精通哄骗手法，最会利用眼泪

打动人心。不过，读者竟有些欣赏他抛开压力的作乐能力，狄更斯也多少表达出钦佩之意。起码，米考博没有恶意，虽然造成伤害，却非存心如此。

负债者监狱主要是大多数地区的旧日现象，由于城市人口过剩，人工低廉。不过，北美快速发展之初，迫切需要体格健壮的工人，所以因赖账而关在牢中并不符合经济效益，负债者反而被迫签下劳动契约，成为劳工，服务指定雇主，直到债务还清为止。今日的“小区服务”十分类似这种惩罚，不过，我们很少利用小区服务来抵销未付的债务。西方社会仍然监禁拖欠债款的人，多半的实例是因为事主不提供子女赡养费，不过，罪名可能是藐视法庭，处罚的是态度（“你不愿意付”），而非财源匮乏（“你付不起”）。

撇开这一点不提，在今日的北美，不付清债务，可能造成的下场对生命毫无威胁，因而对奢侈无度的借款者影响不大。有人告诉我，大学生讲起助学贷款激增的故事，不是绝望地落泪，而是露出苦笑，每个人都欠钱，所以呢？事情就是那样，不然他们该怎么完成学业呢？至于偿还一事，他们日后再想。

下面故事发生在七〇年代。当时，刚发展起来的信用卡公司，喜欢随便发送邮件，我有位朋友正是目标客户。他们不先询问问题，就寄来信用卡，我朋友收到一张，旋即就花到额度的上限。接下来，是一场活生生的“试了收走”的游戏。他每个月偿还一小笔金额，例如五块三毛二，让人看了就气的少少几块钱。信用卡公司

果然非常不高兴,将账单转交给讨债公司,我的朋友于是开始接到激烈追讨的电话。这个故事发生时,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的功能。

我朋友对打电话来讨债的人说:“不好意思,我了解你为什么得打电话来,不过我不喜欢你的语气,你不用无礼,要不是有我这种人,你那种人也找不到工作。所以,打电话来没关系,但是讲话请客气点。”

讨债公司的人了解到这种态度的道理何在,说:“噢,好好。”这件事发生在加拿大,从此以后,对方果然客气有礼。

当今,债台高筑的人采取一种对策,这种对策在过去不见得可行:他们可以宣告个人破产,或多或少离开了困境。有种公司还能助你一臂之力,顺便抽取一笔费用。地铁广告轻柔地说:“让欠款减少吧。”此举诚然具有缺点,你的信用等级受到影响,你会失去某样闪闪发光的玩具,不过,你不会被推进冷冰冰、黑漆漆的土牢,在那里,你只得吃奶酪硬皮与发霉面包维生,囚友还会偷走你的丝质手帕以及袖扣。这种情形不常见,这里没有,还没发生。

到目前为止,我们一直谈论法律合约上的债账不付清,他人可以如何合法对付你。但是,倘若债务游走于法律边缘之外,是在隐蔽角落里商妥的呢?比方说,如果欠债者向黑手党经营的高利贷求贷?那么,承担的压力等级可能大不相同。

这类事情,我主要的情报来源是独树一格的美国作家雷纳德

(Elmore Leonard)。在他的犯罪小说《黑道当家》(*Get Shorty*)中，非典型正派主角帕尔玛在黑手党底下做事，负责追讨呆帐。他东奔西跑，追踪一名赌性坚贞的三流赌徒，这位赌徒玩着冷酷却愚蠢的“试了收走”游戏。帕尔玛对于高利贷的手腕是这么说的：

有个家伙来见你，无论他想要多少，无论急需的理由是什么，给他一毛钱之前，你先跟他说：“你确定要借这笔钱？你不用抵押房子，不用签任何文件。你要给我的只是一句话，答应我，你一个星期内会连本带利还我。”……假如这家伙还是露出迟疑神色，说“唉，我很确定我可以的”一类的话，我会告诉他：“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建议你，他妈的，别借钱。”这个人苦苦哀求，拿自己的小孩发誓，说会如期还钱。你知道他走投无路，不然一开始也就不会来借高利贷了，所以就告诉他：“好啦，可是要是你少付一块钱，会后悔曾经来过这里。”你绝对不要告诉那人，他可能会有什么下场，让他运用想象力，他会想到更凄惨的结果。

之后，帕尔玛补充说明：“要明白，放高利贷的，跟每个做生意的人一样，不是要找机会伤害人，做生意是要赚钱的。”不过，由此可推论，假如高利贷业者赚不到钱，那么他会去伤害人。在借贷的灰暗之地，债的本质与多寡没有设限，处罚赖账的本质与恐怖程度

也没有设限。帕尔玛说的好，永远有更凄惨的结果。

迄今，我们持续将重点放在负债的个人身上，负债的平民，负债的大众，负债的百姓，没有军队的负债者。但是，放大屏幕画面呢？举个例子，假如欠债者是国王，是皇帝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公，是成吉思汗或匈奴王一类的军阀，是现代政府（不论是否民主）？那么，事情会比帕尔玛说的“更凄惨的结果”还要更凄惨，沉重的债务如飓风、海啸、火山爆发，能创造历史、重划领地。

十六世纪，马基雅维利（Niccolo Machiavelli）写了《君王论》（*The Prince*），这本深具启发性的专书论述外柔内刚的统治之道。他将此等内容大剌剌摊在台面上，推论的逻辑令人寒心，却又难以反驳。他表示，领导者以及想成为领导者的人，最想做以及最需要做的，是赢得权力，然后扩张权力、巩固权力。这么做，就需要拥护者与臣民（在我们的年代，就民主国家来说，这两种人可改为“党员”与“纳税者”）。他们能以继承、武力征服或图谋叛节来获得领土，却也需要军队或国家警力，总之就是一帮携带武器的民众。为了向军队提供食物与装备，他们需要钱。

要支付军队，一则征服更多领土，大肆劫掠，花用别人的钱；二则动用自己原有的财富；三则对人民征税。不过，如果课税过重，民怨沸腾，最后会招致叛乱。（“过重”，大概就是当臣民心中的小孩一天呼喊超过十二小时“不公平！”的时候。）另一方面，假如他们

当真对人民收税过重,因而导致贫困饥荒四起,人民也许严重营养失调,身体衰弱,无能起义反抗,也会失去从事生产劳动的动机以及力气。但是,再换个角度来看,如果情势走到如此严重地步,人民也许认为反抗也无损失。这部分要仔细算计。

关于课税一事,有个微妙的说法:政府向人民借款(有时发行公债,就真的是借款了),欠了人民债款,应当提供服务作为偿还。马基雅维利甚至也说过,可以的话,君王应该试图改善子民的命运。(“可以的话”似乎意谓“如果扣除我想进行的战争花费,还有余钱的话”。)人民想要的,是不缴税就得到服务;统治者想要的却是收税但不提供服务。自从有了剩余的食粮,自从出现社会阶层、军队、税金,这些冲突的想望似乎持续在人类历史上发生,所以总是免不了听见几声不平之鸣。

然而,在理由听似正当的激战背后,你可以将许多沉重的征税计划付诸实现。战事集中了注意力,人民不想在这种时刻感觉或甚而表现出不忠。吓唬他们,要他们想一想,垂涎的低等蛮族可能洗劫掠夺,可能烤了小孩来吃,可能强暴妇女,可能挖去他们的内脏(别笑,这种事情发生过)。于是人民就算不积极,也会乖乖把钱缴出来。顺便提醒你:一七九九年,大英帝国为了筹措拿破仑战争的资金,开征所得税;在美国,所得税于一八六二年开始征收,当作内战的财源;在加拿大,第一次课征所得税发生在一九一七年,当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时集资措施。然而,税金有如斑纹贻贝,一

旦引进,便会迅速增生,难以彻彻底底歼灭。所得税预定支付的战事开打了,也结束了,所得税却留下来。好吧,所得税好过针对窗户、胡须或单身所课取的税,对,这些都曾经是征收的项目。

有一点值得注意,一般政府常常忘记收到公民缴纳的税金,却得偿还假设的服务债。钱一旦花用,人民没有办法收回被迫借出的款子,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军队的一方。在民主政体下,你可以罢免不得人心的领袖,把票改投给他人。在专制政府下,你可以冒险发动军事政变或鼓吹民众起义。然而不管是哪种政体,即便赢得选举、成功政变或起义,你依然是赔钱的。在最糟糕的脚本中,孩童依然挨饿并(或)未受教育,水质净化场还是尚未兴建,税金放在瑞士为数有限的几个银行户头中,前任暴君在海滨度假胜地晒太阳,四周有高墙与一帮收费昂贵的保镖挡在他身旁。在民主政体中,你的钱经由一迭未经投标、订价过高的合约,消失在前领袖政治密友的衣袖内,前领袖避开了疯狂的新闻记者,坐上六七个董事会成员的位置。从另一角度来看,如果局势混乱,暴动开始进行,你也可以到大街游行,以棍子举起某人的头,大喊:“你没戏唱了!”虽然此举符合报复,却是短暂的刺激,消失的金钱依然不会回到你的荷包。

顺带一提,戏,不光是表演形式,也可代表把戏、精妙的诡计,从这个字义来说,某些征税制度就是把戏,是精妙的诡计,强行征收的金额,高过于收税者打算以服务补偿的金钱。

税制有两类：一类引发民怨，一类严重引发民怨。公元前一世纪，罗马帝国处于扩张阶段，实施严重招惹民怨的税制，征收农务税来支持接连不断的军事冒险行动。农务税的征收方式如下：上级订定税金区域底价，地方包税人出价争取收税权，数字至少要高于底价，以最高出价为赢。包税人先预付税金给中央，接着有权对地方民众榨取金钱。

不消说，他的目标是收取超过付给罗马的实际数字，以赚取差价，为了中饱私囊，诡计百出。包税人征收货物代替税金，先低估货品价值，接着出售谋利。或是垄断谷物市场，造成粮食匮乏，再以天价卖回给人民，与强行征收税金无异。收税的手段不一而足。这当然是严重腐化的制度，有些历史学家将其列为罗马帝国崩溃的起因之一：过分压榨农民，农民于是停止生产。如同弱肉强食的金字塔，没了小鱼，大鱼的总数就会暴跌。我怕你以为只有罗马以此法征税，我们再想想，中国明朝以大同小异的方式动摇了国本，奥图曼帝国也是，路易十六之前的法国专制政府亦然。

罗马包税人称作税吏（publicani），这让我想到《新约圣经》中一段吊诡的文字：“税吏并罪人”。我从前以为 publican 是酒馆老板，这些人的行为与常跟他们一块提起的酒鬼有关。耶稣向来与三类行为不检的人在一起：税吏、罪人、酒鬼，既然我告诉你农务税，你明白为什么耶稣的伙伴认为与包税人为伍是败德不义的行为。

耶稣的反对者曾经问他，缴税给罗马是否有罪，吃人的罗马农务税说明了他赫赫有名的响应：“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；神的物当归给神。”这个回答巧妙跳脱陷阱之外。如果他回答“是”，要缴税给罗马，他就是为压榨农民的税制背书；如果他说“不”，不用缴税，则会被罗马暴君指控叛乱。不过，直到现在，这回答还是令人摸不着头绪。一般而言，金钱是世俗之物？耶稣的意思是去欺骗税官？除此之外，许多政府特地营造上帝与他们在同一条船上的印象，所以纳税给他们，如同付款给上帝，或者两者相去不远，也许吧。只消去看看政府在钱上面写了什么，举今日流通的货币为例就好：加拿大的钱上面写了“蒙上帝保佑的女王”；在英国，铸印的文字更长，添加了“信条守护者”的缩写；在美国，钱上面题了箴言：“我们信赖上帝。”当我就读中学，这句话引发一个笑话：“我们信赖上帝，其他人都付现金。”不过，在政府发行的货币上写出“上帝”，显然有个好处：流通的货币看似拥有上帝赐与的发行认可。

亘古至今，重税酝酿而成的民怨引发无数次的叛乱。让我解释一下用语：假如造反成功，那称为“起义”，否则只是叛乱。导致民怨沸腾的重税，十之八九与战争有关。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，导致法国在一三五八年发生叛乱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扎克雷农民暴动”（这个名称之后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又出现），这次暴动也鼓舞了英国在一三八一年发生叛变，而英国叛乱的导火线是为了筹募战争经费而征收人头税。在不平之鸣中，贵族采取行动，准备恢复

封建制度，耕农隶属于土地，必须以无偿的劳力偿还地主，其实也就是农奴制。这个制度过去因黑死病而动摇，因为黑死病夺走欧洲半数人口，造成劳工短缺，最低薪资标准于是提高，农民协商的权限也同时增强。故事的寓意是：即便是黑死病也产生过好处。

一三八一年，自耕农泰勒(Wat Tyler)领导英国叛乱，牧师波尔(John Ball)参与其中，他的布道中有一段众所熟知的押韵诗：“自古男耕女织，焉有豪门贵胄？”反抗者以切口互通：“磨坊工约翰磨粉磨得细又细。”闻者的正确回答是：“天国之子将全盘买单。”我没有找出这段暗语的确切解释，不过，磨坊工磨细粉一句，我想当作一则古希腊谚语的参考数据，这句谚语常有人提起：“神的磨坊磨粉缓慢，却磨得细腻滑溜。”意为“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”。至于暗语的回答：“天国之子将全盘买单”，我猜测意思是，反叛者对付敌人时，必定取了少数人的性命；来世时，他们会得到宽恕，基督将以鲜血牺牲，偿还他们的罪债。在失败后遭遇恐怖死刑之前，他们果然杀了若干人，不过，叛乱主要行动是攻击税务官、烧毁他们的文件记录。没有记忆，就没有债，而书面记录是一种记忆形式。税与债所催生的暴动，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上演，税务与债务记录都是首要的攻击目标，民众实行的原则是：假如你不能证明，我就没有亏欠。

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也是民众察觉征税不公，政府强征税金，以便支付开打中的战事，而这场战争是英法之间的“七年战争”。

期间，英国在一七五九年占领了魁北克。假使魁北克没有沦陷，美国独立战争就不可能爆发，因为当时的殖民地居民不可能以常备军来防卫法国的侵略。然而，法国的北美殖民区“新法兰西”一落入英国手中，美国殖民地人民便可以自由起义，果然，他们登时发难。你应该记得，他们在该次事件中呼吁：“没有议会代表，就不缴税。”这果真是一场税金之战。

英国赢了七年战争，法国绝对君主政体为了报这一箭之仇，支持美国革命分子，不顾后果，为反专制运动的典范背书。此外，他们动用过多财力支持美国人，于是加重早已衣衫褴褛的民众税金。抗议运动开始，核心成员是非贵族子弟，称做“无裤党”（sans culottes）。我以为这表示他们穷得没有裤子穿，但真正意思是，他们不穿贵族的时尚精品：及膝马裤。无论是一七八九年接踵而至的法国大革命，还是任何革命行动，此类服装差异代表了极为重要的意义。巴士底监狱遭到攻破之后，农民大肆暴动，焚烧了每个穿短裤者名下的城堡，而税金与债务文件记录再度成了首批销毁物。

这种模式并非只存在于过去。一九三〇年的缅甸，一九三〇年的越南，一九三五年的菲律宾，都经历过反殖民的叛乱。这些动乱凸显出帝国主义政权强行征收苛税，利用这些资金，达到马基雅维利的目标：掌握权力之后，加以扩张并且巩固。一九五六年，匈牙利发生暴动，我们以为是推动民主运动自然开花的成果，但起因其实是重赋，因为当时的苏联忙于冷战军备竞赛。在所有例子中，

叛乱者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销毁税务与债务记录，此举生动体现了一幕抹净写字板的画面。

如果你是国王、大公、暴君或民主政府，想发动战争，却不想因为榨干农民而引发征税叛乱，还有其他筹款方法，例如赊借。非属税赋的贷款有三种来源：一，自己的人民，向他们出售战争公债；二，国内的放款业者；三，其他国家的政府或金融机构。假如向他国求借过多，早晚会发现你被迫进行己方的权利扩张与巩固行动，因为对方国家如果不喜欢你的所作所为，他大可学贷方一样收回金援。然而，贷款数额已是天文数字，你此时随时可以提出赖帐作为威胁，对方将承担赤字的重担。所以，这还是唇齿相依的贷借关系。

（我不必压低声音说“当下的美国与中国”，但我至少要小声地追加一句：马基雅维利说得好，这可怕的政策让领袖将国家推入债务深渊，损害国家权势与影响力，而领袖大动干戈想得到的，却正是权势与影响力。想打劫掳掠，行，算盘要先打好。只要记得一条原则：以打劫掳掠的总获利，扣除时间，乘以每分钟战争花费，等号后面就是非红即黑。若是赤字，就接受米考博先生的建议，别打了。）

然而，假如放款业者不是其他国家，而是在自家国土之内，而且你发现求借的借款过多，那么可以耍一个非常下流的伎俩。这种下流招数的确有人在玩，而且屡试不爽，那就是“杀了债主”。

(别拿你家附近的银行尝试。)

举个例子说明,我们来想一想圣殿骑士团的悲惨命运。这支战斗武士教团收受信徒赠与的礼物,十字军东征期间也获取林林总总的宝物,因而累积了大量资产,充当起欧洲重要的放款业者,放债给君王以及其他的人等,为时长达二百余年。基督教徒不可放债收取高利,借地收租则不违法,所以圣殿骑士团借钱给人使用,收取所谓的“租金”,取贷款时一并付租,而非使用之后再付。不过,约期到了,本金依然得支付。对借款的人来说,这可能是困扰一桩,在今日也是如此。

一三〇七年,法兰克王腓力四世发现自己欠了圣殿骑士团一屁股债。在教皇与严刑的协助下,他诬赖骑士团的行为离经叛道、亵渎上帝,将他们围捕后,架上刑柱,以火刑侍候。他的债账不可思议地化为乌有。(圣殿骑士团难以估量的财富也下落不明,迄今尚无充分理由解释此事。)

腓力四世“杀了债主”的行径,是以一个存在已久的常见典型为本,该典型姑且称为“杀了犹太债主”。过去,收取债利违背了基督教信条,犹太人向非犹太人收取利息,则不违反犹太教信仰。无田不成富、无土不成根,因此犹太人居住的多数国家内,他们被禁止拥有土地,不得不从事借贷一行,进而遭到怨恨与轻视。不过,他们从事放贷发了财,反而常常被君主课税。于是,一种便利却又危险的共生关系产生了:犹太人靠放贷赚钱,君主则靠对犹太人的

收入课税来赚钱。借款者有君主，也有贵族豪门。贵族如实运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，努力建立自身权势与影响力，目的是要当上君主，或者推翻旧君主，推举新君主。他们横竖想发迹，而发迹得花钱，便常常向犹太人借。

钱、君王、贵族、犹太人，混成爆炸性物体，无处不在的反犹太思想随时可以在上头加油，不计其数的“杀死犹太债主”暴动从而引发。欧洲各地出现诸多这类故事，不过我只举个英国的例子。——一九〇年的约克，一群贵族亏欠了犹太放款业者巨款，于是组织一群暴民去追赶犹太人，假借宗教之名而发出指控，这样的手法也曾用在圣殿骑士团身上。英王理查德一世庇护犹太人，但当时人却在外地参加十字军东征。一场大屠杀之后，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：债务记录付之一炬。不过，理查德一世仰赖犹太人的金援，猜猜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他在战场上的努力，他为此气恼不已，创立出一套复制记录的制度，接着继续对犹太人收税，收的比以往更多。

十三世纪，在英国的犹太人处境更加艰辛，屠杀事件频传。除此之外，英王巧立各种名目对他们课征难以负荷的重税。一二五五年，他们请求离开英国，这点不难理解。但是，亨利三世回绝了请求，因为犹太人是他方便的岁入来源。的确，十分方便，他为此称他们为皇家资产，犹如他们是乡间庭园。不过，之后一连串的法律变动更进一步限制了犹太人的活动，禁止他们从事放贷，只开放少数的职业选项，造成他们生活贫困。一二九〇年，犹太人被驱逐

出英国，英国成了第一个赶走异族的国家。

怕你以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犹太放款业者及圣殿骑士团身上，我再提醒你几件历史。一九七二年，乌干达领袖阿敏（Idi Amin）将大多从事银行业的东印度人驱逐出境。七〇年代，越南对待华裔的手段也包括驱逐一项。每当外人欠了小集团一大笔款子，“杀死债主”的策略就依然存在，纵然这是悖德的消债方式。请注意，你无须诉诸谋杀，只要能让人拔腿就跑，他们会不顾家当，你便可窃为己有，接下来，不用说，放火烧了债务记录。

你发现我这部分的论述中没有提到纳粹。重点是，我不用提起他们，因为讨论他们的论述已不少。

好了，我们来到债务灰暗面之旅中最灰暗的地点。没错，我们即将抵达复仇之地，在此，金钱无法了清你的荣誉之债。现在我想回到本书一开始，我提过灵长类动物的公平意识，还记得吗？在我描述的实验中，猴子十分乐于以小卵石交换黄瓜片，当某只猴子竟然收到更珍贵的葡萄，多数猴子会停止交易。另外，还有一组实验：两只猴子如果合力拔出绳子，就能获得梦寐以求的食物，不过两者无法独立完成此任务。然而，之后只有一只能得到食物，假使这只猴子拒绝分享，第二只猴子日后会回敬一枪，拒绝拔出绳子。它宁可惩罚自私的猴子，也不愿意赌看看自己会不会得到食物。

你了解这种感受，人人都了解。复仇的模块是不是历史悠久、

深嵌在我们的内心呢？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鼓励复仇的表现，不过复仇看似无所不在。告诉他人，不该一心复仇，因为复仇心不好，通常是白费工夫。

经济学家钟爱“经济人”(Economic man)的概念，相信人类纯粹受到经济考虑的刺激。若此为真，世界不见得会更理想，却肯定是截然不同的环境。金钱，如猴群的小圆石，不过是交换的媒介物，可换成各式各样的其他物品，包括生命在内。有时候，它被用来偿还你所造成的死亡，如一条母牛、一匹马、一个人。有时候，它被用来支付你想造成的死亡；有时候，它是避免死亡发生的酬金。在最后两种情况中，我们称它为“血腥钱”。不过，偶尔金钱达到的平衡还不够，唯有血才能办到。

狄更斯的小说《双城记》(*A Tale of Two Cities*)描述法国大革命。故事中，德法奇太太遭受种种委屈，在等待恐怖行动水到渠成期间，手打编织品记录人名，一旦风暴爆发就该断头的人名。正如她的丈夫所言：“对于怯弱无比的懦夫来说，要从德法奇太太的编织记录上，消去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母或罪行，不如主动从人间消失还比较简单。”她的编织品令人联想起希腊的命运三女神，这三位姊妹纺织人类的命数，然后剪去了线头。不过，织品记录也是我们谈论的可怕债务记录的一种。断头台架起来，死刑开始执行，德法奇太太前去旁观每一场行刑，数数人头数，拆开遇难者名字的毛线，因为他们已经以血偿还“罚金”了。在德法奇太太身旁，坐了一

位在编织的妇人,她的绰号是“复仇”,代理了大革命指挥神祇的职责,代理了我们的旧识:女神奈米西丝(或报应女神),以及红眼睛、铁石心肠的复仇三女神。正义女神立场比较持平,然而当她套上眼罩,手中天平失衡,这些年代更悠远、更加嗜血的女神就会横冲直撞闯过来。

在此先暂停一下,我们来思考“复仇”(revenge)一词。根据《牛津英语字典》(*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*),它出自拉丁文 *revindicare*。*revindicare* 的字源是 *vindicare*,意思是赦免、救援、释放或使自由,如同解放奴隶的解放。因此,向某人复仇,等于使自己重获自由,因为报仇之前你不是自由之身。那是什么束缚了你?是对他人无法释怀的怨恨,还是你的复仇心。你认为唯有复仇一途,才能摆脱这份悬念。必须解决的宿怨是精神上的宿怨,是金钱无法了清的债,是精神的债。那,是灵魂的创伤。

复仇者与他们希冀杀害或惩罚的人,好比是债主与欠债者,缺一不可,并且互为唇齿。这一点与荣格的阴影理论相当接近。

荣格派学者表示,无法释怀的无由仇恨,代表个人还未接受自身的“阴影”,尤其当此恨意的对象是自己不怎么熟的个人或群体。“阴影”是我们的黑暗面,储藏了内心羞耻且不愿承认的一切,也贮藏我们自称鄙视却想实际具有的特质。如果我们还未承认我们拥有这些特质,可能会将它们投射到他人或其他团体上,对那人或群体逐渐酝酿不合情理的恨意。小说中,比方爱伦坡(Edgar Allen

Poe)的《威廉·威尔森》(*William Wilson*),或王尔德的《少年葛雷的画像》(*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*),“阴影”以真实的替身、孪生手足或复制人呈现。此类双生角色在文学与电影中不胜枚举,电视影集中也比比皆是,比方说,我想起《星际迷航记》(*Star Trek: The Next Generation*)中的机器人“百科”,他曾有个坏心肠的阴影人物。荣格派学者应会指出,这类“邪恶双胞胎”情节皆与“阴影”有关。

自然,这与“阴影”猖獗的复仇故事也有关。谁知道为什么角色甲对角色乙深恶痛绝呢?“阴影”知道,除非角色甲也明白这一点,承认“阴影”是自己创造的产物,否则他无法摆脱恨意。

伊丽莎白与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,有种戏剧类型叫“复仇悲剧”,观察几出这类戏剧,你会找出复仇情节的原则。一般而言,剧情血流成河,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法,因为复仇一件引发一件,尸首累积的速度几乎与工业大量生产无异。这不只是以牙还牙,这是为了以牙还牙而以牙还牙的以牙还牙,美国作家汉密特(Dashiell Hammett)早年的犯罪小说有相仿的情节。在前面几章,我提过财富的滴流理论与债务的滴流理论,复仇悲剧则阐明了复仇的滴流理论,无辜的旁观者被泼了一身的血腥。《哈姆雷特》尤其是一出复仇悲剧,只是莎士比亚一如往常采用外来的题材,改写出意料之外的情节,在剧本最后,堆栈起成塔尸体的不是迅疾的雪耻,

而是缓慢的复仇。

在《威尼斯商人》(The Merchant of Venice)中,莎士比亚再度改写复仇悲剧。这出戏层次复杂,脉络难解,争论的热度时至今日依然不减。常有人说,每个演员都向往饰演哈姆雷特,不过扮演夏洛克可说是更艰难的挑战。夏洛克不是剧中的英雄主角,也不是反派人物,他的性情扑朔迷离,可能两者特点兼有,可能两者特性俱无,随着时间流转,此一人物愈加难懂。经历了纳粹的历史,演员如何饰演夏洛克?夏洛克鄙视并痛批收取利息,利息却已成了基本的商业常规,演员究竟要如何饰演夏洛克呢?

我们已经找到借贷双方角力战中不可或缺的道具,从古代埃及人估量心脏的秤,正义女神在法庭外高举的天平,接下来有留给当铺老板的抵押品,再来是语意含糊的书面契约。在《威尼斯商人》中,道德或金融的道具一应俱全,故事讨论了借款、强索特殊质押物,以及公平观。

夏洛克是犹太裔,是放款业者,对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,这两项背景特点不啻敲了这个人物两下,至少你会这么想。不过莎士比亚是非常狡猾的作家,含糊暧昧是他的特征。他是否发现夏洛克与安东尼奥是彼此的阴影人物?剧末,唯独他们两个孤独无伴,其余角色则皆男婚女嫁。从某个角度来说,安东尼奥和夏洛克是否结缡成婚呢?可惜,莎士比亚不在了,不能做作家专访,永远不得而知。

故事是关于一笔债务和三名牵涉此债的男子，剧情相当简单。安东尼奥想借钱给友人巴萨尼奥，但是手头现金不足，于是提出担保品，向第三方贷款，这个放款人是夏洛克，也是他长年来的仇敌。不过，要是借款没有如期偿还，夏洛克不想要担保品，他要安东尼奥的一磅肉，还要从心脏旁割下来，放到秤上称重。安东尼奥仰赖商船带来现金，商船却失踪。约期到了，夏洛克索取他那一磅肉。有人提议以三倍金钱“赎”安东尼奥，免得他以性命抵偿，夏洛克却依旧要求依据契约上的白纸黑字。在这里，金钱不是重点，唯有复仇才能解决问题。

先前，巴萨尼奥利用夏洛克的金钱与一己的智慧，娶得波西亚为妻。波西亚乔扮成律师，为此案辩护。她一开始激切请求宽恕，表示犹太人必有慈悲之心。夏洛克的回答颇有道理：“我为什么一定要有呢？”波西亚针对宽恕发表了一段精采却说服力不足的演说（此种演说通常都是如此）。接着，她祭出律师常用的手段，又是吹毛求疵，又是玩弄文字游戏，表示夏洛克可以得到双方同意的担保品，但是多一分都不行，他得准确秤出这块肉，不得流出半滴血，因为血不包含在合约之中。

如此一来，夏洛克没有得到一磅的人肉，也没有收回原本的债款。不仅如此，由于他身为“外人”，又想图谋一位威尼斯人的生命，连自己的性命也被法律没收了。波西亚与法官饶他一命，只要他改信基督教，还有，他得将半数财产捐给政府（此类判决中常见

的受惠者),另一半财富留给违抗父命、偷溜私奔的女儿洁西卡,以及与她结婚的基督教徒。

夏洛克不是浮士德型人物,并没有与魔鬼签订契约。西方戏剧有个刻板的守财奴角色,先是起源于罗马时代的新喜剧,在中世纪的道德剧中继续象征贪婪的罪状,接着出现于威尼斯即兴喜剧,“潘特龙老头”一角可见他的影子,此后又出现在法国剧作家莫里哀(Molière)在十八世纪创作的剧本《吝啬鬼》(*The Miser*)。尽管夏洛克拥有几个外表特征,却不是此类角色。先前的守财奴因为本性之故,所以行事贪婪,但夏洛克是犹太人,这点让情况大大不同。我提过激动暴民对犹太人的迫害,夏洛克担心房子、资产、女儿是否确实藏妥上锁,这是情有可原的。假如我是夏洛克,我不会随便给别人房子的钥匙。

一般读者认为安东尼奥个性善良,因为他借钱不收利息,不过,为什么这样就给他加分呢?他是基督教徒,身在当时剧本所假想的“威尼斯”,他本来就不准收利息的!

当然,他根本也不用借钱给人。他借钱出去,等于抢了夏洛克的生意,不过,目的不是为了与他竞争生意。他不是生意的竞争对手,也不从事放贷一行,因为放贷无法赚钱。依我看来,他的举动出于反犹太的思想。根据剧本所提供的证据,他在语言与行为上对夏洛克表现出敌意,已经有一段时日了。他将夏洛克当作他的“阴影”,朝他身上投射了自己拥有却不能承认的恶念与贪念,让夏

洛克成为自己的挨鞭童，这也就是夏洛克憎恨他的理由，而他一再压低交易价格并非唯一理由。

这类的暗示，莎士比亚不会为读者说明。比方说，《奥赛罗》(Othello)一剧中，伊亚戈的恶行关键在于他的名字。伊亚戈是圣徒雅各布的西班牙文名字，圣徒雅各布在西班牙被人称为“摩尔人杀手”，所以伊亚戈是种族主义者，种族主义是他所作所为的起因。而安东尼奥借款一事，不只出于与借款人之间的好交情，也出于对夏洛克、所有犹太放款业者、所有犹太人的怨恨与报复心。

饰演安东尼奥的难度，与扮演夏洛克的挑战一样高；一来要呈现出安东尼奥的善良，二来得按照莎士比亚的描写，展现出他对夏洛克复仇的潜在动机，这该如何诠释呢？多数制作轻描淡写安东尼奥与友伴的反犹太思想，而罗斯(Richard Rose)在二〇〇七年安大略省斯特拉福(stratford)演出的版本中，则彻底发挥了这方面的观点。在以往过分夸张的诠释之下，夏洛克这角色既滑稽又惹人嫌；罗斯导演的夏洛克则由北美原住民饰演，他不会牢骚满腹，也不阿谀谄媚，呈现出庄严又腼腆的形象。与众多北美原住民的经验相仿，他所承受的社会仇恨让他受伤，不得不做出疯狂的行为。我认为此一手法让观众得以了解剧本的全盘意义，只是多数评论家不喜欢，他们多希望安东尼奥是普通的家伙啊。

三位核心角色都违背了自称信仰的宗教。安东尼奥违反基督教精神的中心教义：爱邻如爱己；耶稣曾以好心撒马利亚人的故事

说明这一点。邻人不只是与你笃信同样信仰的人，神学理念相异的人也属于邻人。夏洛克是安东尼奥的邻居，安东尼奥却不以邻人待之，如同一个老笑话说的：“基督教，是很好的宗教，只是从没有人尝试实践过。”夏洛克说，他的复仇心是自周遭的基督教徒学来的，说的没错，他的确是。

至于夏洛克，他违逆了“摩西戒律”。依据《申命记》戒律，我们不该取走他人的谋生工具当作抵押品；换言之，在借贷交易中，不能危及他人的性命。剧末，夏洛克也亲口强调了这一点，指明波西亚剥夺他的求生能力，他说：“假如当真夺走我赖以维生的工具，你便是取走了我的性命。”今日债务与破产法规中，也纳入同样的原则，你不能没收某人的吃饭家伙。夏洛克遭受两次剥夺：第一次是破财，失去了营运资金，也是他的生财工具；第二次失去收取利息的能力，因为被迫改信基督教。

波西亚似乎是三人中最善良的。我就读高中时，必须背诵她那一段关于慈悲的动人讲词，讲词一开头说：“慈悲并非出于牵强。”无人告诉我，“牵强”代表“逼迫”，也就是强迫、强制、势所必然之意，我于是想象出一张筛子，至今还难以摆脱这个画面。

与波西亚演讲旗鼓相当的，是夏洛克著名的辩论：

我是犹太人。犹太人难道没眼睛？犹太人难道没手，没五脏六腑，没血没泪没感情吗？吃的还不是一样的食物，还不

是被一样的武器所伤，罹患的还不是一样的疾病。冬天也是会冷，夏天也是会热，跟基督徒一样啊。你们要是拿刀剑刺我们，不是也会流血？要是搔我们的痒，我们不是也会呵呵笑？用毒药谋害我们，我们不是也会死？那么要是你们欺侮我们，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？要是在其他方面我们都跟你们一样，在这一点上，也是彼此相同的。

我在学校研究这一段文字时，以为夏洛克是在表明自己与其他人一样善良，其实不全然正确。他反而是在表达他具有人性，身躯与其他人类相同，报复之心亦然，与其他人没有差别。

在演讲中，波西亚呼吁让慈悲凌驾于公道之上，听起来的确动人，但其实那段话在强调夏洛克必须比他人对他的态度更慈悲。由于夏洛特办不到，波西亚不顾慈悲的高尚特性，转而诉诸以眼还眼、一报还一报的天道，而且变本加厉。是的，这件事的确透露出若干的慈悲：安东尼奥死里逃生，似乎也没有那么想报仇了；而夏洛克依然存活，不过他日后如何糊口，却是个有意思的问题。

然而，夏洛克肯定无须被冠上贪婪的罪名，有人开价以债款三倍金额收买一磅的肉，他拒绝了，便也违反经营生意的法则：无论如何要获利。他也违背“摩西戒律”中关于赎回典当物的礼俗，反而选择复仇。英国作家布坎(James Buchan)在探讨金钱本质的杰作《冻结的欲望》(*Frozen Desire*)书中，精湛分析了《威尼斯商人》：

“为了偿还而创造金钱,这是一种暴力,而夏洛克恰恰在必须成功的那一刻,沦为这种暴力底下的牺牲品。我无法太过强调这点。一磅的肉不是担保品……因为它无法扣押,不能换成金钱,而是荒唐又原始的没收品……金钱无法弥补对身躯的羞辱,反过来却是可行,不以财偿血,却以血偿财。”

冤冤相报的解药有两种,一是透过法庭调解。法庭理当秉公无私解决贷借双方的争议,衡量轻重之后,判出决议。当然,法庭是否永远公平,有许多争议,不过理论上它具有公平的功能。

另一帖解药较为激烈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(Nelson Mandela)曾经历重重迫害,被采取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关入大牢。据悉,他终于要离开监狱之际,对自己说,走到监狱门口之前,他必须有恕无礼对待过他的每一个人,否则将永远受他们控制。为什么?因为复仇的镣铐会将他与他们束缚在一起,他与那些人依然是双生的阴影人物,唇齿相依。换句话说,复仇的解药不是正义,而是宽恕。有人问耶稣,我们必须宽恕多少次?答案是七十乘七次,也就是说,需宽恕几回就宽恕几回。因此波西亚的论点大体上是对的,只是她本人也无法彻底遵行。

依据伊斯兰教教义,受害者家属可参与凶手的判决,愿意的话,可以选择慈悲以对,社会认为这项高尚行止能让受害者摆脱愤怒与牺牲之感。一命不以一命抵,在许多文化中还有例子,比方

说,才在不久前的二〇〇五年,一群北美原住民团体向美国政府提交宽恕声明书(如果他们列出想宽恕的一切,我想声明书是很长的),我应该也不用提起,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取消之后,出乎意外地进行起“真相与和解”运动。你或许心想,宽容就是泪眼汪汪的理想主义,自以为存在的童话故事。不过,如果真心诚意付出宽容,由衷诚恳地收下,尽管双方公认施行困难,确实可让自己的心获得自由。我们说过了,复仇心是沉重的锁链,复仇本身会引发连锁的反应,宽恕会斩断锁链。

现在,深呼吸,闭上眼睛,尝试练习修正以下的历史。时间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,两架飞机冲向纽约双子星大楼,大楼坍塌,烟火奔腾。基地组织传达了两条复仇讯息。美国总统上国际电视节目,说:

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,这个打击的动机出自于伤害我们的顽念,我们了解,这是一小群狂热分子的行为。其他国家可能会大肆轰击狂热分子目前所在地的人民,不过,我们承认这样的行为徒劳无益,也不会指控任何旁观的国家牵涉在内。我们明白,复仇行动会回报到创始者的头上,我们不希望复仇的连锁反应永远存在。因此,我们将宽恕他们。

想想看采取以上立场会带来怎样的冲击,就算天塌下来了,也

不可能发生这种事。好,如果有人真的采取这样的立场,眼下的世界会有多么不一样啊。没有炮火依旧的伊拉克战争,没有阿富汗的僵局,最重要的是,美国的负债不会失控激增,拖累了人民,动摇到国力。

你一定扪心自问,哪里是这一切的终点?那取决于你所指的“一切”是什么。至于本书,它的终点是下一章,也是最后一章,我将探讨贷借平衡更为失控时的下场。最后一章名为“还报”,我在网络上搜寻,除了几出以此为名的电影,还找出一个叫“还报商店”的网站,自称为“你一切复仇需求之家”,你可在网络立刻下单,产品有“死鱼”、“恶作剧箱”、“粗俗乐透彩券”等等。

不过,在最后一章,我不谈论送一箱枯萎玫瑰给深恶痛绝的分手情人,而要谈神的磨坊收到的订单。神的磨坊磨粉缓慢,却磨得细腻滑溜。

五 还 报

以宏观的角度而言,本书整体主题是我一直思考的债贷双生关系。在最后一章的开场,我想概述迄今讨论过的几道重要论题。

第一章《古时候的公平》,我谈论了人类历史悠久的公平正义观,针对猴子与黑猩猩的行为进行科学研究,结果证实公平概念或许起源于人类出现之前。这些动物对物品分配与公平兑换率持有强烈意见,譬如,当邻居拿到葡萄,它会拒绝以黄瓜片交换小卵石,帮忙其他动物之后,也记得哪一只亏欠自己一份恩情。我提出假设:人类有一套内在人性模块,少了它,众多的债贷制度都无法成立;这套模块裁决公平或不公,致力争取平衡,否则没有人愿意借钱出去,没有人愿意偿还债务。在非群居动物之间,例如豪猪,这种模块起不了作用;然而群居动物,比方说人类,因为仰赖交换,少不了这一套模块。另外,报复的观念也是不可或缺,在应还之物未归还的情况下,人类会采取负面行动。

在这块早期奠定的基石上,建立起林林总总债务与债权的繁复制度。比方说,古埃及人在死后接受灵魂审判,以代表真理、正

义、平衡、义行、宇宙秩序的女神当称量心脏的法码，心脏假如重量不足，就会被可怕的鳄鱼神一口吃掉。

于是许多债非属金钱债，而是道德债，或是破坏万物秩序而扛负起的债。因此，斟酌“债”的时候，平衡的概念位居中枢地位，而且借贷双方属一体两面，互不可少，在健全的经济、社会或生态体系中，两方之间的来往朝着均衡方向发展。

第二章是《债与罪》，探讨了债罪之间的关联。负债者与债主，何者道德咎过比较深？我认为过错归咎于两者。这章也探究了债与记忆之间的关系，从而讨论到债与书面契约的关联，自然而然又述及西方文化存在已久的母题：与魔鬼订契约。我认为这是第一桩先买后付款的方案，浮士德博士是最佳范例。浮士德式的交易，是以灵魂或同样生死攸关的事物，交换大批浮夸却终无价值的短期废物。我也探讨到“赎”的观点，这个概念应用在当铺业，也适用于赎救奴隶与救赎灵魂。

第三章《债的故事》中，我详加探讨浮士德式的交易，特别以马洛的浮士德博士与狄更斯的施顾己当例子，我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相反典型。债是西方小说中的重要主旨，尤其是十九世纪的小说。在十九世纪，资本主义大获全胜，人多半以财富作为手段，债在真实人生中扮演吃重角色。当时，工业用磨坊日增月益，迫使资本主义扩张，我因而也讨论到民间故事中的磨坊工，他们被穿凿附会，说成具有邪恶特性，可无中生有变出金钱，招摇撞骗，可能也与魔

鬼签订契约。民间故事里，神奇磨坊可以磨出指定的任何东西，但要让它停下来则困难重重。磨坊与磨坊工总是与这种神奇磨坊联想在一起。这章结尾，我提到神的磨坊纵然磨碾迟缓，但磨得十分精细；多数的人认为这条古希腊谚语的意思是，恶有恶报，只是时候未到，时候到了，后果相当不堪。

这个刺激的观点带出了第四章《灰暗的一面》，我谈论平衡债务与信用账户的卑鄙手段，包括欠债者监牢、高利贷业者违法的催款策略、铲除债主、反抗强征沉重或不公税赋的统治者。还有，我走到金融圈之外，跨入金钱就是无法偿还的领域，谈起血腥的恶意报复。

现在，到了第五章也就是最后一章，《还报》，我会尽量让这一章没有痛苦。不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不会那么做，因为无痛的话，就不是还报了，对不对？

我的生活圈中，常常出现以下对话：

第一人说：“今天天气真舒服。”

第二人说：“有天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
我在加拿大生活，这里天气变化多端，我们总有一天会为好天气付出代价。有人说：“那不是加拿大的常见对话，而是基督教长老教会信徒挂在嘴边的话。”不过，加拿大到处有人这么说。

这段普遍的对话透露出：对人生中比较快乐的事，我们多半会

认为它只是借来的，或是赊来的，还债的日子迟早会来。这一章要讨论的正是了债的时间，假如你还没了债，那就是你还报的时刻。无论是何种情况，天平一端与另一端的物品相互衡量时，不管上面放的是你的心脏、你的灵魂或你的债务，最后的惩罚已准备好了。

债务皆有到期日，否则的话，债方永远无法收款，因而永远不会出借事物，借贷偿还的制度便会戛然停止运作。在财务服务这行中，到期日直接写在房贷或贷款契约或信用卡合同上，期限前必须缴款，否则得请求贷款延期。如果信用卡费用逾期未付，那么利息将迅速累增，事情马上就会变得丑陋了。

其他类型的债也有期限。事实上，每笔债向来是与时间、计算、数字的象征结合。在《但以理书》中，伯沙撒的宫宴上出现一只截断的手，它在墙上写下：“计算，计算，称量，分裂。”先知但以理解读这段文字，认为伯沙撒的王国气数已尽，即将灭亡，换言之，他的时候到了，他将被放到天平上称量，就像古埃及人以天平称量灵魂、心脏或罪孽。隔日，报应来了：伯沙撒被杀死，国土分崩离析。

日历、时钟、报时钟，为时间标明记号，而难免一死的生命以及债务都有到期的一日。祖父的时钟太大，架子放不下，所以搁置地板九十年，这个钟在爷爷出生当天从店里买来，它滴答滴答地走，九十年的岁月没有休止，滴答滴答地走，宛如心跳，计算了爷爷生命的每一秒。突然之间，它停止下来，再也不走动了。就在这一

刻，老人家去世了。（小学三年级时，我学过几首难忘的歌曲。）

在中世纪，死神除了扛着镰刀，还拎着一只沙漏。沙漏是时间之沙，一个人的时间之沙是有限的，是快速流逝的。时间之神有一辆带翼的双轮战车，时时横冲疾驰。在爱伦坡的故事《红死神的面具》(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)中，波斯波洛王子宫殿内，有上千位精挑细选的狂欢宾客，他们与王子从一间鲜艳的房间逃到下一间，希望能躲开瘟疫的逼近。在第七间也就是最后一间房内，有座黑檀木巨钟。（为什么是七？我猜想是因为人生有七个阶段。）这个不祥的钟也滴答滴答地走，接着突然当当当，敲响了十二下，原来午夜到了。午夜，不可思议的时刻，在场的每个人忽然起了红疹，双膝跪地。你可以跑，但是你躲不了，你躲不开时间之神与他或她的连体双胞胎，手足死神。（爱伦坡的时钟，九十岁爷爷的巨钟，在众多有子弹孔的谋杀推理小说中出现的手表与时钟，都在最后一下心跳时停止走动。）

因此，十七世纪英国诗人邓恩(John Donne)说得好，绝对不要询问钟是为谁敲响，它是为你而敲的，否则也将为你鸣响。敲过之后，它将如文学作品中的钟，停止发出声音。

时间是肉体生命的条件，少了它，我们无法存活，也因为无法改变，将如雕像般凝定不动。不过，在(我们)时间的尾声，我们不再需要它了。天国没有时钟，地狱也没有时钟，在这两个地方，事物物都总是现在，起码传闻是这么说的。天国没有债，一切债务

都已经设法了偿；但在地狱，却只有债，纵使永无付清的一日，你不得不接受严重的惩罚，你必须付出再付出，不停地付出。地狱因而犹如可怕的信用卡，刷到额度的上限，费用永无止境地增加。

与魔鬼的借贷合约到期的那一日，马洛的浮士德思索起时间的无情，却又渴望能够延展时间的长度。以下是他的雄辩：

我以自己的鲜血，写了一张单据给他们，
期限到了，时候要来了，他将来带走我……
啊，浮士德，
现在，你只剩一个小时可活了，
接着你必定将永永远远打入地狱！
不断移转的天空，停止吧，
时间或能终止，午夜永远不来；
美丽的自然之眼，升起来，再升起来，
让白日无止境，或让这一小时
成为一年、一月、一周、一天，
那么浮士德或能忏悔，赎救自己的灵魂！
噢，你且缓慢奔跑吧，夜晚的马蹄！
星子运行，光阴流转，钟将报时，
魔鬼将至，浮士德终须下地狱。

这段话中，“你且缓慢奔跑吧，夜晚的马蹄！”一句，带有既悲哀又渴望的嘲讽，其实是出自罗马诗人奥维德(Ovid)的拉丁诗。奥维德请求拉载时间之神的有翼马车走慢一点，如此一来，长夜漫漫，他有更多时间与情人同榻而眠。但是，可怜浮士德的祈愿没有奏效，时间之神无情逼近，时光流逝，时钟响了，宣告午夜的到来，他恐惧的报应霎时到了偿付的期限。

先前我说过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，马洛的浮士德与狄更斯的施顾己是彼此的倒影，浮士德做的每一件事，施顾己反其道而行。时间也是如此。浮士德渴望时间能有展延的弹性，如此一来，合约上的期限就不会到来，自己便无须以身体与灵魂偿还魔鬼。然而，施顾己确实得到时间的弹性。

对于上述两位角色而言，午夜十二点到一点是致命时刻。如果你留心注意，会发现午夜十二点在神话里间接暗示“枢纽时刻”的开始，枢纽代表转折点。不过，我要采用的是它在古代的意思，人类认为“枢纽时刻”是时间开放、关闭的特定时刻，例如万圣节与冬至夏至，在这些时刻，户枢转动，我们的世界与其他世界之间的门打开或关上。而正是在这一小时之内，魔鬼撕裂了浮士德。

同样的时刻对施顾己也十分重要。连续两天，他在半夜一点招呼头两位耶诞幽灵，第三个晚上则在午夜十二点见到第三个鬼魂。第一日是耶诞夜，当他醒来之后，三个夜晚却合而为一，原本的时间应是耶诞过后两日，却依旧是耶诞节的清晨。时间对施顾

己来说,走得更为悠缓,因而在一个晚上完成三个晚上才做得完的事情。那一夜,他经历了毕生光阴,瞥见日后可能面临的死亡,接着猛然被抓回到当下。因此,他的付款日期延后了,他发现自己脱胎换骨,回到人间,拥抱他终于视为属于自己的世界。

他心想:“没错!床柱是自己的,床是自己的,房间是自己的,最开心的是,眼前的时间也是自己的,他还有机会可以改过自新。”他表示不清楚今日是何日,小学生似的欢天喜地,甚至像个婴孩般。此时此刻,时钟响起,让人混淆了时间。这些钟声不是庄严的丧钟,也不是宣告时间无情流逝,而是庆贺用的钟响,庆贺某人的诞生,不,是两个人的诞生,即耶稣和朝气蓬勃的施顾己重获新生。他们也庆贺时间常规的暂停,从而庆祝债务常规的暂缓执行。施顾己得到缓刑,事实上是获得另一个人生。现在他将利用这个新的人生,偿还自己所收受的一切,如他所言,他要“改过自新”。

我们暂停一下,想想“改过自新”(amends)的字源。根据《牛津英语字典》,“改过自新”的字源意思是报偿,以金钱或货品抵消你的过失。那么,施顾己藉由改过自新弥补一项道德债,他欠了谁这笔债呢?为什么欠债?狄更斯认为他亏欠周遭的人,一生都在占他人便宜,财富也由此滚滚而来;不过,他从没有回馈任何东西。从金融意义而言,他是事业发达的放贷业者;从道德意义来说,他成了负债者;他改头换面的关键,就是这一份领悟。金钱并非流通发行才具有价值的唯一事物,为了让社会秩序维持平衡,恩惠与礼

物也一定得流通发行,就像在黑猩猩的圈子中。

我们知道施顾己利用额外的时间买了火鸡,协助小提姆,参与慈善捐献,参加聚会游戏,替克拉契加薪,简而言之,他以同理心对待身旁的人,从他准备花费的金钱上,我们看出几个实例。身为读者与观众的我们,见到这一幕故事情节,总是感到庆幸,仿佛水果甜酒下喉,感受一阵温暖与欣慰,落下感伤的泪水,起码我是哭了。接下来,雪光照得闪闪发亮的景象逐渐模糊,我们合起书,离开戏院,关掉电视,再也不想它了,因为施顾己的故事毕竟是年代久远的儿童故事,我们得回到成人的现实人生。

不过,让我们再多陪陪施顾己一会儿,试着稍微动一动脑筋。有人常说:“耶稣会怎么做呢?”这句话听起来好虔诚,好令人佩服,只是发问的人偶尔听到古怪的答案:轰炸伊拉克,压榨穷人,烧毁教堂,以不实的消息抹黑政治对手,顺手折磨他人,诸如此类。想象基督高高站在受缚的战俘旁,用赶牛棒抽打他或她,这并不容易。你可以叫我老顽固,没关系,但是在关于耶稣的经文中,他并没有施展这类手段,而是承受了它。

我们多数人与耶稣相差甚远,因此难以想象他活生生在场时,究竟会怎么做;但即使我们与耶稣的相同点少之又少,倒是很像施顾己。如果今天施顾己跟我们在一起,他会怎么做呢?还报的日期飞快朝我们而来,要是他面对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,会怎么做呢?要是他得到额外的时间来改过迁善,他会用什么方式来做呢?

施顾己是否认为自己应该对周遭的人偿还道德债呢？或者，他会发现还得清偿其他债务呢？

我们来找出答案。

你知道施顾己有两位，在故事中，我们第一个认识的他，又是勒索，又是剥削，一毛不拔，抠抠索索，狼贪鼠窃的老恶棍一个！我效法某些汽水与洋芋片品牌的推销语，将这—一个称为“原创施顾己”。接着，故事有第二个施顾己，重获新生之后出现的施顾己，我称他为“清新施顾己”，在英国插画家瑞肯（Arthur Rackham）的画中，原创施顾己因为扛着沉重的钱袋，弯腰驼背，而清新施顾己打直腰杆，摊开手心（表示变为慷慨），开心微笑，口袋与精神都清爽了。当代的研究支持狄更斯与瑞肯的论点，有钱人显然不会只是因为拥有财富而更加快乐，但当他们将财富捐出去，确实更快乐。我在报纸上读过探讨此一现象的文章，因此它必定是事实。

假如你个人想因此而真正快乐起来，我建议你协助信天翁免于绝种的命运。这是可以办到的。

这是你今日可以办到的事情，明天也许就不可行了，拯救物种免于灭种的这项任务，就像债务与有限生命，上头也盖了日期戳章。

总之，我们有两个传统的施顾己：原创施顾己与清新施顾己。来想想第三个施顾己，与我们一同身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施顾己。

我称这位为“全新施顾己”(Scrooge Nouveau),因为引进高档产品时,最好是为它取个带点法国味的名字。

全新施顾己与狄更斯的原创施顾己同龄,外表却与年龄不符,看起来年轻许多,因为他与原创施顾己不一样,会花用自己的财富,而且是花在自己身上。他做了植发,脸部动了几处,皮肤因多次搭乘私人游艇出游而晒黑,还有,一口经过专业修复的亮白牙齿,在黑暗中会发出诡异的光芒。

我本来打算给他一座个人专属高尔夫球场,不过那可不成,只有一个球员的高尔夫球场根本不算高尔夫球场,就像只有一只蚂蚁的蚁冢根本不算是蚁冢。还有,全新施顾己不想跟别人打球,他不喜欢输的概念,理论上的输也不喜欢。有时候,他出门打猎,射杀动物,不过,只留在安全的距离以外。在休闲兴趣方面,他非常像马基雅维利口中的文艺复兴时代君王,但他不会毒害人,至少不会直接毒害,牺牲他人是成本效益分析之后不幸又无法避免的副作用,不牺牲他人,成本过高,况且随后的诉讼案可当作营业费用注销。

与原创施顾己不同,全新施顾己的脾气并不乖戾,起码表面上不会。现在市面上有一本书,告诉你如何透过可厌的手段发财致富,全新施顾己已经够有钱了,所以不用表现出讨人厌的样子。之前他的确一副讨人厌的模样,那也就是他财源广进的手段。不过,现在有人会帮他做那些事情,所以他不会板起脸孔,作威作福,对

于恳求慈善捐助的人也不会无礼对待，以上是原创施顾己才有的表现。

假如一八四三年就有了今日的公司法，原创施顾己不会开设商行，而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，这样才能受到更多的保护！不过，股份有限公司要到一八五四年才出现，到了十九世纪末，配套的法律工具才完成。原创施顾己是商行合伙人，这家店称为“施马商行”（施顾己与马利），从名字的顺序，我们假设施顾己是资深合伙人，喜欢的话，他会分配到视野好、空间大的边间办公室。不过，事实不然，原创施顾己的办公室又暗又脏又臭，就像其他与他有关的事物。

然而，全新施顾己活在二十一世纪，用了视野好、空间大的边间办公室，也不经营商行，而是拥有一家股份有限公司。事实上，他名下有好几家，收集公司行号是他的嗜好，他不在乎公司生产的商品为何，只要赚钱就好。

全新施顾己的部分财产流入四位前任施顾己太太手中。讨论富豪名人生活风格的名流杂志，特别报道了这几位女人；有两位前妻还接受采访，不要脸地把施顾己的事情都公开了。在合理范围内，施顾己喜欢这种目光焦点，因为他喜欢跟自己有关的一切。他自恋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不过这不是他的错；在成长过程中，各方广告告诉他，他值得这一切，这一切是他应得的。他现在跟第五任施顾己太太在一起，她芳龄二十二，艳光四射，双腿修长，这是他应得

的，因为他值得。

我们听到了二十一世纪普遍的说法，这些话当然直接衍生自估价的语言，谁应得什么？值多少价值？也是从债的语言而生。施顾己自认应得，他既是自己的债主，也是自己的欠债者。他跟自己借了什么？我们猜想是时间与努力；原创施顾己的产业传给了外甥傅芮德，接着传给现代施顾己，时间与努力让他增加了资产价值。他现在偿还给自己，给自己这神秘的“一切”（通常也就是广告上的商品）。他应得“一切”，加以延伸来说，他不欠任何人半毛钱。以上就是他的观点。

我们到全新施顾己奢华的郊区别墅与他会合，位于……哪里好呢？意大利托斯卡尼好了，只是他正打算脱手，因为邻近环境越来越乱，住进了身家不如他的商业巨子，东一团西一簇盖起卖弄造作的房子，毁坏了街景风光。第五任施顾己太太人在米兰，采购当季最新上市的细跟高跟鞋。全新施顾己下午同底下某位执行长在一起，他叫做克拉契，全新施顾己认为这个小烂人的薪水太高，但人还算有用，态度酸溜溜的，行径缩头缩脑。克拉契有个脾气暴躁、穿着品味低俗的妻子，还有一群让人看了就讨厌的孩子，最小的一个是小提米，整天哀哀叫，不知道什么叫满足。克拉契常暗示他，应该邀请那一大票流鼻涕的小鬼头到他的泳池游泳，施顾己通常都会装作没听见。

晚上，施顾己享用了一顿不算奢华的晚餐，吃了智利海鲈。这

种鱼濒临绝种，却又肥美可口；既然它已经死了，总得有人吃下去，何必浪费了呢？餐后，他正放松心情，品味着一杯酒香味醇的（请读者自行填入佳酿名称）。就在此刻，他听见不祥的声音，闻到恐怖的气味。那阵声响好像含有水，像是吸吮水分的咯吱咯吱声，仿佛有人在沼泽上艰困地行走。气味是腐烂的味道。这段插曲从别墅的大理石阶梯走上来，朝着他一路前进。

施顾己心想，那瓶（请读者自行填入佳酿名称）里面到底是什么啊？回忆起年少时吸食麻醉药的经验。他以前的事业伙伴马利去世多年，当时在公司高科技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心脏病发，现在忽然现身在对面的扶手椅上。施顾己一看，几乎来不及在心底提出辩护（“我从来没抽过大麻啊！”）。一条长及拖地的锁链捆着马利，其中有发臭的鱼、越来越罕见的野生动物、发展中世界的农夫的头颅与头发。

全新施顾己说：“小马！你滴到我昂贵的东方地毯上啦！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？为什么身上挂着那一大堆垃圾？”

马利说：“我披着自己在人生中制造出的垃圾堆，你应该瞧瞧你自己的那一堆！比我的还长三倍、臭三倍。我是来警告你的，让你有机会避开我的命运。有三个幽灵会来拜访你。”

全新施顾己说：“他们有预约吗？”有的话，他会开除行政助理。“我无法见他们，我要开会。”

马利说：“今天晚上，时钟敲响一点钟时，期盼第一个幽灵到来

吧。”一阵恶臭传来，马利消失无踪。施顾己往窗外看去，发现天空中有许多腐烂的鳐鱼在飞，每一条都连着一位委员会主席。他冲个澡，让头脑清醒，吞了颗安眠药，在货真价实的十七世纪昂贵四柱床上昏沉沉睡去。

以上行为阻挡不了第一个幽灵的到来。在午夜一点整，她出现在他的床畔，是位样貌讨喜的女郎，穿得一身绿，头戴花圈，像从纯天然有机洗发精的广告中走出来。施顾己暗想，事情可能也没那么可怕吧。他指着床对她说：“想不想跟我躺在一块啊？”这是他值得拥有的，第五任施顾己太太永远不需要发现，就算她知道了又怎样？他负担得起她的不满。

幽灵说：“我是过去地球日幽灵，起床，陪我去散步。”

施顾己正准备声明，假如要从事像散步那样挑战性的活动，他得穿上价值千元的订做慢跑鞋才行，结果人已经不知不觉被拉到窗外，在天空中飞翔。

这时他才回过神想了想，对幽灵大吼：“以前才没有什么该死的地球日哩！”

他们在云端上滑翔。幽灵说：“以前不需要这种日子。想想，用一天的工夫来表达对地球的敬意吧！就好比母亲节，每年一次，丢给老女人一张卡片、几朵花，然后其他时间都剥削她。不过，在古代社会，人类在每个时令想起亏欠地球的债务，每个宗教传达对神圣大地的敬意，怀抱感恩之心，承认人类所吃、所喝、所呼吸的，

全依据天命取自大地。人类必须恭谨处理天然环境所赐与的礼物，避免浪费与贪婪的行为，否则干旱、疾病、饥荒将传达上天的不满。此外，古代人类认为有得必有还，于是产生了牺牲的观念。在若干南美部落文化中，以人献祭还是被视为‘提供大地食物’。普世存在一个文化精神：欠债必须偿还，而且要定期偿还，否则得到的恩惠将会被收回。”

施顾己好气自己，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，害自己挨了这么一顿自以为是的教训。他问：“我们到哪里了？”他们看似困在光明与黑暗组成的闪烁迷宫中。

幽灵说：“我们正穿越时光，回到过去。觉得头晕的话，就闭起眼睛。”

施顾己说：“唔，反正文明进步发达了，我们不再从事那种残忍的祭献活动了。我们现在理性面对事情，运用科学、成本效益分析，将债务当作精密的投资工具来操作，而且……”

幽灵嫣然一笑说：“大自然就是成本效益分析专家，虽然她使用的会计计算方式略微不同。至于债，从长远角度来看，她总是会收账的。你列举的理性行为不过起源于两个世纪之前，当时人类以某个称为‘市场’的东西取代上帝，认为它拥有与上帝一样的特性：无所不知，绝不出错，能够制造某个称为‘价格回落’的东西，价格回落就像是古代的神谴，有能力消灭成千上万的人口。后来民智大开，人类相信地球不过是机械组合，大地万物的存在，包括动

物生命在内,只是为了重新组合,以便达成人类的意向,完成人类的工作,与水转磨坊一样。即便到了二十世纪初期,科学家还是一再告诉我们,动物没有感情,可当作无生命的物体对待,就像以前人类谈起英国的社会底层、各地的奴隶,也是差不多的说法。

“然而,地球是活的,这个观念藉由语言保留到了近代。有人去世时,我们说:‘给大自然还债去了。’换句话说,肉体不过是借用来的,人类并不完全拥有,死亡是偿还借物的方法,这种说法一点也没错,只要家属没有火化尸首,没有将它封在密不透气的墓穴中。不过,假如它可以分解,回归到天然环境……”

施顾己觉得有点想吐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身体是借来的,当然也不想去思考这种必要又痛苦的偿还方式。他可以永久持有身体,身体像可以提高价值的房地产,他可投资了好多钱在上面!他知道有些生化工程师正在研究“长生计划”,一旦有了实际的成果,他就要出手买下。身体为什么不能永远持续为他工作呢?他说:“我们可以聊聊其他话题吗?”

幽灵说:“当然可以,我们的第一站是雅典,时间是公元前六世纪。”

施顾己发现自己身在一间干净朴素的屋子内,可眺望远方的海洋与天空。有个奇怪的老人家在床单上冥思。

幽灵说:“这人是雅典的救星梭伦(Solon)。贵族长期掌控政治,订定利己的法规,垄断大部分的国库。在歉收的年岁,他们逼

迫比自己贫困的农夫负担越来越沉重的债务,进而使他们成为农奴与奴隶,结果造成经济萧条。”

施顾己说:“我以为你是地球日幽灵,为什么给我上经济学的课呢?”

“因为达尔文说过:‘在资源方面,大自然表现出惊人的经济结构。’一切的财富来自大自然,少了它,任何经济体都不存在。原始财富是粮食,不是金钱。所以任何与土地处置相关的事情,也就与我有关。”

对施顾己来说,这是新颖的思考方向,他向来以为食物出自餐厅,或来自昂贵的熟食店。

幽灵说:“梭伦长久以来咸认是雅典最伟大的立法者。庞大的债款结构让某些人富裕,让某些人赤贫,他正在思考如何消账来解决城邦问题,最后他的确取消了债款,可以说将债务的写字板擦拭干净。”

施顾己说:“你是说他废除债契?”他开始发抖,想象自己的证券投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影响。

幽灵说:“一点也没错,否则只得进行成本过高的血腥革命。雅典农民已经被压榨到喘不过气来了,债权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人手中,账目必须以和平方式抵消,否则将导致混乱与毁灭的结果。多年来,有钱有势的人大肆搜刮,取消了他们的债权之后,社会复兴,城邦再度昌盛。这是一种平衡账目的方法。现在,我给你看看

另一种。”

时光再度闪烁不定。接下来，他们俯瞰一座中世纪的海港城。

幽灵说：“这是卡法，位在黑海海岸，热那亚人建立的殖民地，目的是剥削来自远东地区的陆路贸易。这一年是一三四七年，底下无数人民正在偿还亏欠大自然的债务。”

施顾己与幽灵往下俯冲，挨近卡法上空。城市一片骚乱，蒙古人围攻之后，它已经摇摇欲坠了，整座城因围城的外敌挟带病毒而染上黑死病。人民犹如苍蝇，在拥挤肮脏的窄巷中不支倒地。港口边，黑压压的民众惊慌失控挤上船，期盼能逃离劫难。

施顾己说：“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我们何时可以离开？”从卡法飘上来的恶臭比马利鬼魂的臭气还恶心十倍。

过去地球日幽灵说：“黑死病将侵袭欧洲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难。这场瘟疫自海路传来，从卡法驶出的热那亚单甲板帆船将散播疾病，接着瘟疫如野火快速燃烧整个欧陆。城市拥挤脏乱，国家人口过剩而营养不良，可得的粮食资源已经耗尽。除此之外，许多活着的人的免疫系统功能在童年时期受损，因为一三一五到一六年间发生过大饥荒，当时的滂沱大雨毁了庄稼，成千上万人死去。流行性瘟疫喜欢拥挤的环境、生态灾祸、营养失调的体弱受害者。两年内，第一波死亡潮结束之前，现存的半数人口会病死，城市将无人居住，无数的动物与禽鸟也会死去。丛林蔓生，入侵荒芜的农场。欧洲的全貌将为之改变。”

可怜的人民、饥荒、疾病、灾难等等，这画面正是施顾己总会关掉的那种电视纪录片，为什么老是要想着这类负面琐事呢？他真想回到自己床上，哪一张床都可以，但他们却快速通过阴森可怕的黑死病历史。有人咳血，有人逐渐发黑，还有人长出巨疖。

跟其他幽灵一样，幽灵女郎喜欢提出警告。她说：“每当情况日趋恶劣时，人类有几种可预期反应。黑死病肆虐期间，许多人采取自我保护，比方说去闻花束，坐在温暖炉火旁，遗弃染病的家人，或逃跑以致散布病毒。有钱人则关在城堡内，希望把瘟疫挡在门外。也有人认为长期的财务规划是浪费时间，应该活在当下，尽情享受人生。寻欢作乐有几种表现方式，从大吃大喝、两厢情愿的性行为，到抢劫奸淫掳掠都有。”

施顾己问：“我可以看看那些画面吗？”他想切入正题，幽灵却继续说下去：

“有人则尽力帮忙，发送食物给垂死人民，尽可能提供医疗协助，而在助人过程中，很可能赔上自己一条命。有些感染的村落确认瘟疫会透过个人接触而感染，于是自我封锁，防止疾病散播。还有团体认为瘟疫来自犯罪、恶念或水井下毒，责怪自身或他人，一面抽打自己，一面祷告，这种人也传播了瘟疫，因为他们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。许多人攻击外来者，比如麻风病患、吉普赛人、乞丐、犹太人，怀疑他们是瘟疫的带原者，估计曾发生过三百五十次犹太人大屠杀。有人观察记录眼前所见，我们得知那些时代泰

半的数据都出自事发当下记录的当代人。最后,有人试图勉力继续过日常生活,经营生意。施顾己,我说的话,你听进去了吗?”

施顾己说:“当然。”其实,他目不转睛看着下方正在进行的一段小插曲,有帮醉醺醺的十四世纪掘墓工(那时代的飞车党),正在打劫一座不像是他的豪华庄园。

幽灵说:“这些反应总结有自我保护、绝望寻欢、协助他人、自责诿过、见证历史、认真过活,这是非战争危机状况下,人类可能的六种反应。如果危机是战争,还可以再加上两个:战斗与投降,不过,这两项也可能是协助他人与绝望寻欢的附属反应。你或许已经注意到,与你同时代的人中,有人正采取这六种行动之一,他们是不是察觉到即将降临的全球危机?”

施顾己喃喃自语:“乌鸦嘴。”不过,这类事情如果当真发生,他知道自己反应为何。他会搭乘私人喷气机逃亡,在遥远的加勒比海岛上寻欢作乐,什么粗人都不能进去他的避难所。他以轻似耳语的声音对自己说:“我才不会把命运看在眼里。”“如果你还有眼睛的话。”他听了开始打颤,心想事情不可能这么严重吧。

幽灵看穿他的心思,说:“以前,事情没有那么严重,一死百债了,勾销了不少欠债,大量的流动资本因而终于得以自由流通。由于劳力短缺,存活者的薪资提升了,繁琐又贬低人格的封建制度崩溃了,女性的处境改善了,可以参与某些工作,就像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。无论好歹,科技革新的时代因瘟疫而展开,

想想看受死亡潮激发灵感的艺术佳作：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的《十日谭》、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小说《瘟疫》、瑞典电影导演伯格曼的经典之作《第七封印》……覆舟之水亦能载舟。”

施顾己说：“我宁可跳过经典作品，不想跟瘟疫扯上关系。”

幽灵说：“传染性瘟疫也许是大自然成本效益分析的一部分，是一种擦净写字板、整理账目的方法。当人类的行径可憎，人口过剩，对地球带来过多脏乱与伤害，瘟疫于是爆发。畜牧场的牲口相互推挤，同样也容易感染疾病。想想有只猫咳出一团毛球，你就能明白这种情形。”

猫咪的毛团，这个比喻是在奚落人性啊。施顾己听了，突然在有生之年头一回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。不过，幽灵已经再度将他往上拉，十四世纪瘟疫肆虐的城镇被抛在身后。

过去地球日幽灵带领施顾己快速穿越时空，第一站拜访的是一七九三年的北美，观看鸽子在飞行过程中丧命。成群结队的鸟儿被枪射下，有的被捡起来吃了，更多的则是留在原地死去。“人类无端浪费造物主的创造物，他绝不会坐视不管，不久便会还给鸽子一个公道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。”旁边站着一个带点土气的高个子老人，他说：“捕捉超过食量的鸟，这种行为不但有罪，而且浪费。”

幽灵说：“是皮袜子（Leatherstocking），出自美国作家库柏

(James Fenimore Cooper)一八三二年的小说《开拓者》(*The Pioneers*)。”

施顾己说：“他只是书中人物啊？”

幽灵带着责难的语气说：“你也是呀。”施顾己自忖，她说的也对。“我希望让你看看，即使当时的北美物资依然丰饶，已经有人在思考现在所谓的‘自然资本’，究竟怎样运用才对，怎样运用又是错的。”

接下来，他们目睹了便宜又营养的马铃薯从新世界引进欧洲，并且快速普及。尽管新一波的瘟疫来到，肺结核、白喉、天花、伤寒、霍乱、梅毒等死亡率高的疾病爆发，人口依然爆炸，城乡爆满。施顾己认为过去地球日幽灵的神经有问题。他被迫观看一八四〇年代爆发的马铃薯疫病，爱尔兰农地一片荒芜。幽灵表示，大自然向来不喜欢人类栽植单一作物，这次疫病暗示单一作物带来的风险。幽灵说，仅仰赖少数几种作物是愚蠢至极的做法，比方说，在二十一世纪，人类仰赖小麦、稻米、玉米与大豆，而只要发生一次植物疫病，就会立即引发饥荒。

离开了嚎哭不断的爱尔兰，施顾己与幽灵飞往伦敦。在慢速摄影的相片中，施顾己看到工厂兴起，烟囱冒出烟雾，环境变得拥挤不堪，早期资本主义景气大起大落的苦难也接踵而至。脸色发青的残障孩童挤在烟雾弥漫的贫民窟中；有人一家十五口睡在不通风的恶臭屋子内；污水在未加盖的排水沟中流动。

施顾己问：“这样怎么生活？”这画面让人作呕。

幽灵说：“他们有什么选择？此时还没有社会安全网。”

施顾己说：“噢，私人慈善机构可以介入……”像他这种人，坚持推卸社会不公的责任，税赋负担就更不用提了。

幽灵低声咕哝：“再无须怜悯，若不使人贫；再不用慈悲，若众人幸福如我。”

施顾己问：“什么？”

幽灵说：“一首轻快的小诗，布莱克的作品。我跟你的旅程即将结束，我让你再瞧瞧一幅景象，时间是一九七二年，地点是加拿大多伦多。”

时光闪烁，施顾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看似现代的房间。屋内不再有憔悴的孩童，不再有瘟疫病患，腐烂的马铃薯也不见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只有一名六十三岁的老妇人在看报。她剪下一篇文章，折好之后塞进信封。她封起信封，在上头注明日期，接着下楼到地下室，将信封放入长型衣箱内。

施顾己问：“她从报纸剪下的东西上面写了什么？”

然而，时钟又敲响了一下。过去地球日幽灵一闪一闪，消失无形，接着又再度现身，只是这一回变成个男的。施顾己不喜欢性别转换，他觉得毛骨悚然。

此人的口吻听来是西岸的人。“哟，施顾己老兄，我是今日地

球日幽灵，叫我今日小幽就好。”他头戴单车安全帽，身着麻布短袖运动衫，上头写着“拥抱我的树”。他一手拿着回收宝特瓶做的环保购物袋，一手捧着咖啡杯，杯面有一行字：“无害鸣鸟，荫下栽种，公平交易，不用虫剂，天然有机。”这一副有机农夫的装束，让他看起来既像加拿大环保人士铃木戴维(David Suzuki)，又有一点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(Al Gore)，还有一点神似英国查尔斯王子。他继续说：“好，你第一个想参观的发展中灾难是什么？”

施顾己想说“都不想”，但明白这不是眼下的选项。他板起脸孔，说：“你挑好了。”这家伙看似性情温和，却让人觉得非常诡异，好似一名嬉皮进入隐形传输装置后走出来，有几处地方是勉强拼凑起来的。

幽灵说：“好。”下一刻，施顾己发现自己人在海底。有张大网在海床上拖行，所经之处，无不遭受破坏。网子前方是茂盛的海底森林及无数活生生的动植物；网子后方则是一片荒野。网子被拉出海面，多数丧命与奄奄一息的生物体被扔出来，少数可销售的物种则留置在网内。

幽灵说：“这与开推土机很像，将整座前院翻起来绞碎，留下几颗小石头，剩下的扔到排水管。巨型渔船如果装有快速寻鱼的声纳设备，很容易过度捕捞，如果再配合上述的海底网捞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鱼。小型船只依然使用的年代，渔场多少能维持生态。可是，在过去的四十年，超效能、高科技的捕捞方式牺牲了三分之

一的海洋生产力。人类以为它会恢复,也许会吧,但在这几千年内是不可能的。人类现在利用的渔船越来越大,捕获的鱼却越来越小、越来越少,更蠢的是,政府补助这种造成很大伤害的捕鱼船队,人民买鱼来吃,花的费用根本不敷成本。他们没有直接拿钱出来,而是用人民纳的税来支付。”

施顾己心痛地说:“税金!”税金是他的痛处。“你是说,我一直在为这些该死的浪费行为付钱?”

幽灵说:“这不是唯一你为它付钱的浪费行为,我还需要提提某些政府的农业政策吗?他们补助生化燃料,生化燃料生产所需的能源比它们回馈的能源还高。当你将土地成本加入计算,实际的花费会更高。土壤侵蚀、杀虫剂与除草剂对生态系统造成伤害。粮食作物不吃,却拿来燃烧,这会影响世界粮食价格,生物能源自生态循环抽出,燃烧后化作了烟。不过,这个做法可能马上就会约束滥捕渔获的行为:当燃料价格飙到天价,巨型船只营运成本过高,以他们的说法,剩下可‘收割’的鱼量不多了,单位努力渔获量在三十年中已经减少百分之八十了。”

施顾己觉得不妙,听见晚餐吃的智利海鲈在肚子内谴责他。

他们接下来参观了亚马逊雨林。雨林急速铲平,腾出空间生产短短几年内可收益的大豆与牲口。接着,他们去了刚果,砍伐森林以火速进行;然后是北方的极区森林,树木遭滥伐滥用,与牙签无异。幽灵下了批注:“成熟树木制造一个人所需呼吸的三分之二

氧气,人类每年夷平数以百万计的树木,生育数以百万计的新人口,空气的质量会受到什么影响呢?况且还有洪水、土壤侵蚀、随之而来的干旱,在错误地区砍伐树木,下场是可预知的。”

他们在南极地区巡游,庞大的冰岩正在崩解融化,而北极圈融解中的冻原则释放大量沼气。他们监测水平面上升,看着人类溺死或逃亡,注视人烟稠密的低洼海岸线时,看到几个超级龙卷风。

施顾己哀号:“你不能阻止这一切吗?”

幽灵说:“这方面的国际法律难以制定,因为没有人能决定什么叫公平。就像猴子,如果有的拿到一颗葡萄,其他全都会想要葡萄。比较贫穷的国家说:‘为了利益,你已经破坏自己的生态,所以别叫我们不要做同样的事情。’谋杀地球的行为,一方面是贫困在逼迫,一方面是贪婪在驱使。也别忘了了一件事,严重破坏环境的国家中,有许多政府向富有国家大规模举债,所以谋杀之举也是受到债务的牵连。

“四〇年代,世界银行(The World Bank)展开所谓的救援行动,帮助所谓的发展中国家,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),说服那些操守不佳的国家领袖大举借款。接下来,领袖不受约束,自由滥花,压榨国内农夫,以便偿还不断累积的债款。农夫走投无路,过分耕作土地,作物产量因而降低,经济情况雪上加霜,更加容易面临粮食缺乏的问题。这与罗马帝国的农业税制度非常类似,由上而下,榨取贫民的钱财。结果就是我

们今日所面对的：地球上最富裕的两千五百万人口收入净值相加，等同于地球上最贫穷的二十亿人口收入净值总额。”

施顾己正准备说，富者值得富有，因为他们基因优秀，品格坚定，不过，他瞥见幽灵蹙眉看他，又把话吞了回去。

幽灵说：“债务与债权，贫者与富人，两者间若过度失衡，贫者会发现自己越陷越深，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人性中的公平观与正义感严重受损。以往发生这种情况时，人类常做一件事：推翻领导者，可以的话，抓了债主杀了；或者，他们干脆违反贷款合同。在这类事件背后，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存在。”

施顾己说：“不过，那样会使整个制度崩垮。”

幽灵说：“你没听懂我的重点，制度已经垮了。”

他们从同温层降落，不知不觉来到多伦多的一场晚宴。这里没有挨饿的农夫，桌面摆满食物与饮品。穿着光鲜的宾客亲切交谈着，话题是二〇〇八年春天的世界粮食短缺，以及接踵而来的粮食暴动。

一名宾客说：“是粮食投机商人的问题，他们囤积货物，你知道大企业从中获利好几十亿吗？”

第二位宾客说：“不是，粮食的确不足。”

第三位说：“总是可以生产更多。”

第二位说：“当然，生产到不能再生产为止。你不能一直拿个

不停，却不放回去。”

第三位说：“绿色革命增加了产量，利用肥料、杀虫剂、基因改良种子……”

第二位说：“一开始是会提高生产，接着资源耗尽了，留下无法利用的土地。在所谓绿色革命中，现在唯一成功的是在印度地区推广有机生产的农夫。”

第四位说：“那么，当所有中国人以及印度人都有了车呢？我们会窒息而死。”

第一位回答：“提高油价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，他们开不起车。”

第二位说：“人口已经过剩，地球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陆地，在这百分之二十中，只有百分之三适合生产作物。地球上多数人口住在百分之二的土地上。我们的栖地不足，同时又破坏仅有的栖地。”

第三位说：“这一类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预言(Malthusian predictions)，我们以前就听说过了。”

第四位说：“那不表示不会成真。”

第五位说：“好啦，不管怎样，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我无力制止，那对我们来说超过能力所及！我们最好及时行乐吧。”众人一听，纷纷举起玻璃杯。

施顾己对他们大喊：“别那么傻啊！”然而，他们听不见，欢乐的

笑声逐渐消失。下一刻，他回到一九七二年的地下室，看见一位女性长者与长型衣箱。不过，时间正值当下，打开衣箱的是另一位女性。她发现搁在那里三、四十年之久的信封，打开后自言自语说：“不晓得妈妈为什么保存了这个。”

施顾己从她的背后探头一看，剪报是《洛杉矶时报》，标题写着：“麻省理工学院团队表示，继续成长下去，世界经济将于二〇四二年崩溃。”内文描述麻省理工学院接受罗马俱乐部(The Club of Rome)委托，组成科学团队，进行一项长达十三个月的研究。文章开头写着：“除非经济成长立即停止，世界经济将在七十年内崩溃，瘟疫、贫苦与饥荒四起……地球的土地与自然的支持供应有限，人口与物质商品的成长无法永远持续下去。这一观点并非全新论调，起码与柏拉图的年代同样久远。”末了的结论是：“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会面临发展的物质限制。研究着重在五个主要变因上：世界不可恢复资源(金属、岩石、能量)的总供应量，还有人口水平、污染量、每人工业出产率、每人粮食生产量。”

施顾己大喊：“他们早就知道了！在一九七二年就知道了！为什么他们还有时间的时候不采取行动？”一气之下，他紧抓着现在地球日幽灵的麻布运动衫摇晃他。但是时钟敲响十二下，幽灵竟在他手下逐渐分解。

它变啊变，变成干燥的鳞片物，成了一只大蟑螂，以刺耳的声音说：“我是未来地球日幽灵。”

施顾己往后退，他讨厌虫子。“你不能像个人吗？”他说。

蟑螂说：“那要由你想见识哪一段未来而决定。在中距离的未来，人类将会灭绝，我很难化身为不再存有的生态型。”

施顾己连哄带骗：“那么，时间近一点的未来，好吗？”

蟑螂说：“没问题。”他摇摇晃晃，分解后又重组，化成一位眼神炯炯的三十五岁男子，身穿深色西装，带着一只金色耳环，拎着公文包。他说：“瞧，我现在是未来贸易商，你想要参观你的哪一段未来呢？”

施顾己问：“我的未来不只一个啊？”

幽灵说：“未来，什么可能都有。正如许多科幻小说家告诉我们的，未来的数额是无限的，比方说，在某个未来，你接受先进基因治疗，活到一百五十岁；但在另一个未来，你下星期就被公交车辗过去了。”

施顾己赶紧接口：“那一段我就跳过去吧。”

幽灵说：“事情没有那么凄惨，在那一段未来，你选择了环保葬礼，所以投胎转世，变成了一棵树。不过，我懂你的意思。来吧，要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”

施顾己说：“先来好消息。”他对自己的事都是乐观的，对别人的事才愤世嫉俗。

幽灵将公文包一挥，施顾己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座气氛欢乐、熙熙攘攘的中型城市。人人穿着天然质地的衣物，骑单车或驾驶压

缩空气车,运用的能源是由建筑顶楼与侧墙的生波机械与太阳能装置生产。每个人对垃圾食物说不,食用大量蔬果。蔬果产自邻近的有机农场或昔日的前院,护根与堆肥的大规模计划恢复了土地的表土层,也正是因为这个处置方法,空气的二氧化碳含量明显减少。没有人体重过重。每栋高楼在候鸟迁徙时节关掉灯火,每年不再夺走无数鸟儿生命。可恶的海底铲地捕鱼方法已经废止。空中旅行时搭乘氦气飞艇;水上旅行时搭太阳能控制的帆船。塑料购物袋已经禁止使用。

所有宗教领袖业已领会,他们接受的谕令包括协助维护万能之神赠与的地球,并且宽宥了避孕行为。再也没有噪音,污染环境的瓦斯动力吹叶机或除草机也不再使用。高峰会议讨论了全球暖化议题,全球领袖放弃偏执、嫉妒、竞争、夺权、贪婪,也不再争论谁应该率先减少碳的排放;他们开始动手处理问题。

施顾己本人出现了。他穿着相当合身的麻布西装,签下数张巨额支票,捐给雨林管理、水底海洋公园、鸟类栖地等自然保育组织。幽灵说:“在这一个未来,信天翁免于灭种,我得补充一句,这绝大多数要归功于您的努力。还有,这些奇迹似的改变,大部分得力于‘胜利公债运动’,民众借钱给自己的政府,提供了生态修复资金。另外,透过微型经济,就像孟加拉国葛拉敏乡村银行(Grameen Bank)已经实行的制度,将低额贷款以合理利率借给赤贫民众,协助他们在自家开创小规模生意,富裕国家自愿勾销巨债

也提供助力，如同古代的希伯来人，他们每五十年颁布一次大赦，在这一年内，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。”

施顾己问：“这个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有多高？”

幽灵回答：“不怎么高，或者说应该说还不高。不过，有许多与你同时代的人正在努力让它发生。按实值计算，凌乱的环境一年耗费数兆的代价，很不幸，有更多的人极力反对整理全球凌乱的环境，因为他们从目前的形势中获利太多了。好了，换坏消息了。”他又挥动公文包。

施顾己第一眼几乎认不出未来的自己。他样貌憔悴，心绪狂乱，推着装满现款的手推车。在他旁观的同时，这个未来的自己试图以堆积如山的金钱交换一罐狗食，不过，交易谈不拢。

施顾己问：“幽灵！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这一幕太惊人了。

幽灵说：“你见证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一刻，这种情况在通货历史上发生许多次。当人民对货币的价值失去信心，买东西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。然而，拥有食物或燃料等具实质效益与价值的人却不想出售，担心收到的金钱隔天价值就一落千丈。总之，金钱就这么化为乌有，它向来就是一种幻觉，毕竟只是人造的象征，唯有每个人同意它存在，它才得以存在。假如你无法用钱换得它理应表示的实物，它犹如粪土。”

施顾己呼喊：“但是，买不到食物，我会饿死的！”

幽灵说：“确实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下场。如果什么都买不到，

传统观念中的富裕对你并没有帮助。米德斯国王(King Midas)发愿,希望触碰的每件事物都变成黄金,结果心愿实现,人却饿死了,因为他碰到的食物也变成金子了。在样样东西都变成金钱的世界,没有东西是可以吃的。现在我们来鸟瞰概况。”

当施顾己在城市上空飞行,看到的景象十分类似在欧洲看见黑死病肆虐时的景况:乱乱腾腾,死尸遍地,公民秩序崩坏。五位施顾己前妻沿街兜售自己的肉体,以换取沙丁鱼罐头,生意有好有坏。她们外表看起来并不好,不费吹灰之力,就达到模特儿般瘦削的体型。幽灵指出有三个人为了吃一只死猫而打架,其中一人是未来的施顾己。他使尽全力,却没抢到半块猫肉,因为他太虚弱。其他两人踢打他之后,撇下他留在人行道,带着餐点匆忙离开。

施顾己呜咽地说:“这太可怕了! 幽灵,我不要再看了!”

幽灵说:“神的磨坊磨粉缓慢,却磨得细腻滑溜。人类创造出基本的科技,包括弓与箭,就立刻进行浮士德式的交易,不限制人口出生率来配合自然资源,反而自由生育繁衍后代。接下来,为了增加食粮供应以抚养增生的人口,操纵资源,开发更新更复杂的科技。现在,我们有了史上最复杂精细的机械装置,科技系统是一座磨坊,能磨出你所吩咐的任何东西,只是没有人知道怎么让它停止运转。大自然经过了高效能的科技彻底开发,最后将成为没有生气的沙漠。制造业的磨坊吞食并耗尽一切自然资本,亏欠大自然的债款将是无限大的数字。不过,早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前,人类就

会面对还报的一刻。”

施顾己惶惶不安，却同时赶忙做了几道计算题。假如美好的未来是真的，他应当投资替代性能源与海水淡化厂，这样才能大捞一笔。但如果可怕的未来是真的，他得垄断狗食市场，为自己打造一座强化的地下碉堡，以排管导入氧气；最后他将控制世界，至少控制住还存在的世界。

施顾己引述他大名鼎鼎的祖宗铭言：“有怎样的行为，就有怎样的报应，行为不变，报应不改。不过，如果改变了做法，结局也将随之改变，你让我目睹这一切，就是要告诉我这一点！”

未来地球日幽灵说：“我负责未来，我最多只能告诉你，可能吧。”

施顾己一把抓住幽灵的手臂，那只手臂逐渐瘪缩，最后缩小成一根床柱。他自己的床柱！他心想：“好可怕的梦，还好，目前只是一个梦，我要记住过去、现在与未来这三个地球日幽灵，牢牢记住他们的警示！我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！”

在你我“现存”而施顾己不在的现实世界中，我们讨论了看待债务的种种角度。债的概念，与所有财务安排一样，与所有道德行为的规范一样，事实上也与语言本身一样，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；而人类社会是一组复杂的想象构造。心理构造变化万千，对心理构造为真者，对债也是不假；既然它是心理构造，我们思考的角度

将改变它的运作。

也许,该是时候换个角度来思考它。也许,我们需要用另一种方法算一算,加一加,量一量。事实上,也许我们需要将不同的事物放在一块儿计算、称重、衡量长短,也许我们需要计算生活方式的实际花费、计算自生物层取用天然资源的确切成本。这有可能会发生吗?我跟未来地球日幽灵一样,最多只能告诉你,可能吧。

施顾己翻身下床,走向窗户。世界在眼前,有天空,有树木,美丽且动人。过去它看似坚不可摧,此刻竟好像不堪一击,宛如水面映影,风一吹便激起涟漪,然后消失无踪。

施顾己自忖,我其实一无所有,连身躯也不是自己的,我拥有的一切不过是借来的。我并不富裕,我负债累累。我到底该怎么偿还我所亏欠的?应该从何着手呢?

后记&致谢——那些没说清楚的事

为了配合演讲稿的形式,书写本书时,我的心中有位聆听者的角色存在。

一 古时候的公平

此章献给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,我九岁时在那里对埃及棺柩产生兴趣。献给我的父亲阿特伍德博士(Dr. C. E. Atwood),因为他,我才阅读了《水孩儿》。献给我在夏令营与家中担任临时保姆时看顾的每个孩子,他们以严格的方式教会我以眼还眼。

关于牙仙子与银行,如果你不再相信银行,它们的确会失去效力。

债额的数据取自加拿大广播中心(CBC)所制播的节目《市集》(*Marketplace*),该集节目主题是“负债之国”(Debt Nation)。

写信告诉我房贷故事的,是我的朋友薇乐丽·马汀(Valerie Martin);我感谢她允许我引用她的来信。

联合教堂指的是加拿大联合教堂(United Church of Canada),是卫理公会派教徒与若干长老会教徒组成的联盟。

谢谢我那神经心理学家的哥哥哈洛·阿特伍德博士(Dr. Harold L. Atwood),他寄给我好几篇讨论对位基因的文章。

“金龟拳”游戏有许多不同规则,其一必须指定金龟车的颜色。规则众多,这点我留给专家争论。

研究金斯莱与达尔文之间关联的著作繁多,不过多在探讨小说中所描述的逆向进化神话,在这种神话故事中,人类返回原始形态,躺在梦幻的树木下,轻松地吞食呓语梦话。

拉撒路与戴夫斯的故事出自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十九至三十一节经文。

二 债与罪

这章献给几位债与罪的专家:苏格兰的艾琳·克里丝金森(Aileen Christianson)、美国的薇乐丽·马汀、加拿大的艾莉丝·孟若(Alice Munro)。也献给我的母亲阿特伍德夫人(Margaret K. Atwood)、乔伊斯·巴克豪斯阿姨,她们分享了量力而为的见解。

“债是新式脂肪”这句话,是茱蒂丝·提姆森(Judith Timson)与我交谈时说的。

加拿大圣公会与英国圣公会颇为相似，与美国的新教圣公会也有若干相同点。

巴克豪斯阿姨认为，我父亲是从他母亲那里得到那只可典当的笔当毕业礼物。我想起另一个问题：她也一贫如洗，怎么买得起呢？肯定是存了很久的钱。

在犹太逾越节筵席上，有人提起上帝解救在埃及为奴的希伯来人时，你会再三听见 redeem 一字。我感谢罗萨琳·亚贝拉 (Rosalie Abella) 与厄文·亚贝拉 (Irving Abella) 提供这条知识，让我拥有毕生难忘的逾越节经验。

以羊赎驴的故事可在《出埃及记》第三十四章第二十节中找到。耶弗他牺牲女儿的故事出自《士师记》第一章。头胎子嗣归属于上帝是《出埃及记》第二十二章二十九节的经文。“恶人借贷而不偿还”引述了《诗篇》第三十七章二十一节。以西结与巴力神祭司故事在《士师记》第一章。

三 债的故事

此章献给我在多伦多利塞得高中的英文老师：贝西·毕林斯老师 (Bessie B. Billings) 与佛罗伦萨·史梅德利老师 (Florence Smedley)，让我在学校第一次读到《河畔磨坊》。献给维多利亚学院的杰·麦克波森博士 (Dr. Jay Macpherson)，他让维多利亚时代

小说成为情节错综的精采读物。献给哈佛大学英语系的杰洛米·巴克里博士(Dr. Jerome H. Buckley),他有几段狄更斯的评论万分精采。也献给多伦多的鹿苑图书馆,在四〇年代末,我从图书馆借出了每一本摸得到的兰恩童话。

我很小的时候,有人为我朗读《格林童话》,我把故事记得清清楚楚。

透过薇乐丽·马汀,我注意到“没收游戏”。

一条 redeem 的注释: To redeem 因此也意谓替自己重新命名或重新定义,从而可彻底改变毁灭的命运。

《荻河的磨坊工》出自我的记忆,不过我也对照可得的文本检查过歌词。

四 灰暗的一面

这章献给爱伦·坡,我小时候读了他写的《雪利酒桶》(The Cask of Amontillado),心底非常害怕,于是思考起一个不曾消失的问题:复仇到哪个地步才算扯平? 也献给埃布尔多·曼古埃尔(Alberto Manguel),他曾经对我说过:“加拿大人没有复仇故事。”我听了之后想写一篇,故事就叫《毛团》(Hairball)。献给雷纳德,精采说明了阴暗面的手法。献给葛诺(Larry Gaynor),他明白人类心中潜伏的阴影,也了解女性阴影中潜伏的感情。

再说一个真实的报复故事，在窗帘杆中放冷冻虾子，很容易闻到，很不容易找到。

五 还报

本章应该题献无数的人士与组织，择选困难。我献给带领我认识北极圈传统生活方式的老师：亚朱·彼得(Aaju Peter)、伯纳戴特·狄恩(Bernadette Dean)、约翰·胡斯顿(John Houston)。也献给帮忙联系多次的加拿大冒险会(Adventure Canada)的马修·史旺(Matthew Swan)。还有格雷姆·吉伯森(Graeme Gibson)，他讨论肉食动物、猎物与环境的著作与我的作品有重迭之处。

伯沙撒王盛宴的故事在《但以理书》第五章。

诗人邓恩对钟声的评论，出自《急难中的灵修生活》(*Devotions*)一书中第十七篇《沉思》(*Meditation*)。

我假设全新施顾己继承的财富来自施顾己幸福的外甥傅芮德，也就是他亡故的姊姊凡恩之子，换言之，也就是施顾己最亲的家人。清新施顾己也留下许多钱给慈善机构，不过，傅芮德接管了生意，冠上施顾己的姓氏，在家族事业中继续保有这名字。

全新施顾己的执行长克拉契是原始小说中克拉契的后代，属于小提姆传下来的这一脉。小提姆身体孱弱，喜欢书本，成了书呆

子,清新施顾己帮助他完成学业。之后的克拉契只具备原始克拉契的少数几项美德。

布莱克的话引述自他《人性梗概》(The Human Abstract)一诗。

在长型衣箱中存放剪报的,是我当时六十三岁的母亲。她从《多伦多星报》剪下来,《多伦多星报》则转载了《洛杉矶时报》的报道。多年以后(二〇〇八年),翻出来阅读的人是我。

寻找优良鱼类,请上 www.seafoodwatch.org 查询。想提供协助,请上 www.Oceana.org 查询。

树木制氧量的统计数据来自 www.torontoparksandtrees.org。

关于鸟类被建筑物灯光所害以及你可提供的协助,请上 www.flap.org。已有其他许多组织正处理此事以及鸟类与风力发电厂的交互作用。如果你是城市公务员或企业大楼租用者,何不关掉电灯,节能减碳,停止杀害迁徙的鸟儿,到底这会有多难?

想帮助解救濒临绝种的信天翁,请上“世界鸟盟”(BirdLife International)网站:www.birdlife.org,找到自己国家的世界鸟盟相关组织,捐钱给它。

孟加拉国葛拉敏乡村银行只是微型经济的例子之一。

想寻找早期人类看待动物态度的例子,请仔细阅读挪亚方舟的故事、研究释迦牟尼的人生、参考印度教与素食主义的理念,还有,看一看伊斯兰教动人的神话故事《动物对人类提出诉讼》(The

Animals' Lawsuit Against Humanity)与《可兰经》中对虐待动物的苛责。我感谢雪城大学的塔辛·卡山博士(Dr. Tazim Kassan)让我注意到后面几条信息。

维持本书作者打键盘的生物能源,部分来自她所消化吸收的巧克力棒,这种巧克力是“公平交易、天然有机、荫下栽种”而得,唯一不害鸟类的巧克力。

我应该提出很荒谬的一点:所有慈善捐款中,除去运用在宠物方面的金钱,提供给非人类的大自然只有百分之一一点五的低比例。你可以改变这个数据。

透过合作伙伴“自然加拿大”(Nature Canada),“世界鸟盟”已经收到与本书作者在加拿大地区预付版税净利等值的捐款。